

吳稚暉先生全集

易培基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9277B

卷九

論黨

讀民立報所載記述吳綬卿先生雜作書後

民立報所載謝先生炳樸等致廉南湖吳芝瑛兩先生書，論及錢學泉先生所作吳先生傳及孫寒厓先生所作吳先生詩稿題詞。傳與題詞，三月前亦刊在民立報，敬恆皆得詳玩而熟復之。諸君子之哀痛及表彰吳先生，意無不同，而胸境各別，故彼此皆若不相鑿，敬恆得舉其要點，拉雜臚論：

謝先生諸人之意，憾良弼殺吳先生，故一若欲塞吳太君之悲，惟有痛恨良弼，置良弼於不齒，乃爲得當，此人情然也。雖然，或者適所以誤造吳太君之不廣。吳太君爲堂堂烈士之賢母，未可輕測之，以世俗之常情。且卽以世俗之常情論，對於生良弼與死良弼，決不能苟同。如其今日良弼而猶生存者，則愛子飲白刃，仇家方視息，一聞其名，自增哀痛。若當日仇人，亦早授首，則私人之恩怨，俱付逝水。所餘者，止有千秋萬歲後之歷史而已矣。吳太君豈一尋常女子，止知輾轉于加刃之小仇，輒喜門子座客，俱能戟指而嘗耶？

讀民立報所載記述吳綬卿先生雜作書後

上海圖書館藏書

蓋吳先生之頭，必自少即奉賢母之命，預捐于我可愛之漢族。偶不得當，早拚爲滿人所購。良弼滿人，果使人購之去，是吳先生不憾良弼，獨憾既購其頭，不肯償極大之代價。乃當時之事實，契買中華民國之全費，即得自賣去吳先生一頭。所以張菊生先生序吳先生詩有云：『綬卿不死，京津大局必早底定。』此就才略言，自別爲一義。至欲竭我之所知，當吳先生喪元之日，余尙滯迹倫敦。前乎吳先生之死，西方人情，堅繫於滿清。及聞竟殺吳先生，始交唾滿清，以爲萬不可再使此惡物存在。即當時京津新軍界之斬然，全不兩附，又自殺吳先生始。亦非余之誣言。故就區區素狎，揣想吳先生之豪概，當馬惠田割其頭未殊，必曾痛極而笑曰：『良弼豎子，畢竟奴才，輕以汝虜江山，易吾頭耶？然則將之去可矣，但勿悔汝自己之腿，亦飛而走耳。』然則廣吾心於域外，良弼之與吳先生，私人即小有恩怨，並無足論。

就異日彼史作彼語，良弼自爲彼中之錚佼。若漢人無多吳祿貞，滿清有十良弼，以吾呼爾蹴爾，惟釣朱紫之民族當之，今日猶大清帝國可也。故吾人若登城頭，作胡語罵吳祿貞醜矣，在良弼棺材蓋上，錢刻漫罵之漢詩文更醜。以大義論，良弼不割吳先生之頭，不成其爲良弼，吳祿貞不炸

良弼之腿，亦不成其爲吳祿貞；故良弼之主謀，以殺吳先生，還良弼腿使走上海而自證，亦直應之曰唯，無所謂悠悠之口，不盡無因也。

顧良弼佳人，豈有全不知今日世界大義者？爲滿族謀，是其職也。但臣妾我，於義稍歉。不若吳先生爲漢族謀，既得職，復脫臣妾，與彼人亦平等，於大義更昭彰。吳先生又雄傑，良弼知欲曲殉其不完全之大義者，非屈意交歡吳先生用柔道不可。此良弼平生慣技，傳誦一時者。吳先生亦利用之，陽交歡已盡人言之。此則吳良之私交所由起。然人類非無情之物也，除不得已爲大義所束外，彼我血肉動物，詩歌唱酬，疾病扶持，安得無私交昆弟之感？雖深目多毛若猴，唇丹黝黑如鬼，風雨私窗，猶彼此纏綿生死，何況吳先生之與良弼，曾共蒙黃面皮於彼等之髑體哉？故吳良爲公仇，爲至交，無一可疵，無一當諱。

但良弼之營救吳先生，脫升允之逆謀，却非以私交動心，以行其小不忍。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良弼知之，故其腿確有價值。去年三月，良弼與寒厓先生夜談，曰：「惕生自柏林移書寄我，長篇累幅，主練兵造將，此君畢竟鍾子！」又坐搖椅而言曰：「東西洋之學生，來京就事者，我頗

冷眼數之，然亦頗有人不肯來者，其人家境並不裕，又不曾弄錢，又不肯做官，真乃大奇！其詞氣之間，得一解事。若鈕惕生先生者，已有餘慕，若盡恃冷眼中人，惟有斷送而已。西洋留學生，復有名言，謂狗能噬狼，亦能爲狼噬，人終視感情如何。良弼意中，固知吳鈕輩皆噬狼之狗，然爲凡情所動，癡望以相待冷眼中人之感情，轉變之爲噬人動物。吳尤雄偉，噬人可以無常，故以不殺之感情，收羅入彀之英雄，此真所謂鳳凰已翔於九仞之表，猶求之於樊籬下也。良弼雖佳人，不殺吳先生於升允署中，是其不智；殺吳先生於石家莊，是其寡謀；不智與寡謀，故終爲奴才。錢先生之傳，吳先生有曰：「甘督升允，深嫉祿貞，幾陷之至死。禁衛軍統制良弼，故友善祿貞，在北京營救得免。」詞意何等森嚴！按而不斷。良弼之深心，與吳先生以豪勇見忌，當死不死，皆躍然紙背。且事實如此，不可掩也。不然有人更爲吳先生之事略矣，深到之處，自與錢傳不相下，皆足載吳先生而千秋。獨敘述此一事，因有憾於良弼，遂造弱點，其爲言曰：「甘督升允忌之，奏請斬以殉，而君已先行，幸免於難。」此不惟違于當時報紙喧傳之事實，得京電而升謀始解，且果如先行之說，可邀幸免爲問奏請何事？升允何官？陝甘何地？御薄笨車，行泥土中，縱窮日夜之力，先行能言，電奏不復，總督之權不

出於蘭州，朝旨默許，吳先生能幸免乎？此不能答後世之讀史者也。不必引證高文曲冊也。卽著作三國演義之人，亦知曹孟德之禮待關雲長，五日大宴，三日小宴，進袍贈馬，聽踰五關而去。今日夕陽小市說書攤上，鑼鼓咚咚，追摹往事，何嘗以孟德之姓名，牽連並說，有遜于雲長公之神勇？反使樓門貴君倚欄而聽，目爲貶詞，致其悲憤乎？然乎？

至於寒厓先生，高潔孤往，雲中獨鶴，春秋大義，自然皆備，與廉吳梁孟鼎足高曠，故有坐致公卿之階，皆不過抱關擊柝，遊戲都門。值文網方密之會，翼逃闌幽，不畏偵誦，曾不一數；並世見誦，無待詞贅。特素操筆，不能割頭，素飲水，不善炸腿，意志無若吳良之強，故未登舞臺。然人世血肉物，交際之感，亦遂偏至，自興亡既定，恩怨同消，一縷柔情，遂止縈繞與懷舊。正南北相持統一，凡與良有一面者，皆諱莫如深。乃寒厓先生之題詞，悼吳良，如一手足，忽逕付報章，魂夢皆坦白，此豈胸有渣滓者，肯不惜其羽毛如此乎？吳先生之身後史談，何待詩傳題詞，益毫末于邱山，始符表彰！故寒厓先生，不費諛墓之筆墨，卽不肯隨癡人多說夢，論定之曰兩國士；卽不啻舉一部滿清亡國史。與一部民國開國史，一手作之，三字抵十萬言矣。餘則縱述家人瑣屑，以口吟終是難拋憐有母之

語，描盡吳先生之純孝，並多叙良氏之推誠相與，正顯出吳先生之徑赴石家莊，屹不爲私情所動，此次非十死笨伯語也。母也天只，竟削之，而使孤本行世。眞爲賣菜翁作傳，令人氣死矣！此或謝先生等之悼其死友，一櫛幾絕，失其倫次者歟。有是母始有是子，吳太君豈肯誤會芝瑛先生之意者？吾非強詞奪理，爲良弼作辨護也；千秋而後，人能不忘吳先生，豈獨忘良弼？良弼於世界之大義未完，前已言之。獨欲自貴其族臣妾他族，未如吳先生之志，脫他族之臣妾，並昆弟他族耳。然吾亦頗願爲良弼在張園開一追悼大會，用以愧夫人頭畜鳴之漢人，今日以失官之故，竟猶肯投身宗社黨，祝己族之復爲臣妾者！

關於黃花岡立碑姓名籍貫之往來函件

吳稚暉致林子超書

子超先生執事：頃承遠道惠賜海濱先生所編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事略，景仰先烈，俾得供奉座右，以昭式敬，不勝感謝！惟曩年奉到克強先生寄贈一小冊，乃彼與展堂先生二人報告三月二

十九攻燬督署情形於海外各埠同志，弟去冬回國，因欲向章君太炎將鄒慰丹先生傳內誣罔之詞，作一質問；曾攜回故紙一束，備編一質問書之材料。昨日開箱檢點，見黃胡兩先生之小冊亦夾在故紙之中。從前每在精衛先生處見彼所書黃花岡烈士姓名之碑文懸於齋壁者，缺名甚多。弟想碑必經展堂先生參定，胡先生昔年自己記載之報告，必早用參證。乃今日找取黃胡兩先生之報告與鄒先生事略細對，事略內雖經補訪缺逸已足七十二人之數，汪先生亦補書於碑。然讀連江九烈士傳略，則稱劉烈士元棟所屬者六，劉烈士死，莫知其姓名籍貫，是當日死義之數不止七十二人，又讀花縣十八烈士殉難記，據徐維揚先生所述，十八烈士中有徐烈士容九，係身受重傷及家而歿。是又可見碑上之七十二人，非盡爲塚內之七十二遺骸。黃花岡檢得烈士七十二具遺骸同葬之，乃潘達微先生所報之數，雖當日既死於攻燬督署之難，乃遺骸別葬他所，例得同書於碑，毫無問題。而弟之爲此考訂者，因據黃胡兩先生報告死義人數，其確有姓名，今則不見於碑者，有相近二十人之多。雖其中有吳任之先生一人，已見烈士林文傳，當時實未遇害，又可見黃胡兩先生當時報告，亦因亂後各不相見，調查尙有未週，但除吳先生以外，尙有十數人，未知胡先生參

定碑文時，曾據其昔日報告核之，後來調查，因訪知此十數人實未遭難，故不書於碑耶？抑當參定碑文時，胡先生因流離播遷，已將其舊自報告失落耶？弟見而遺未書確有姓名之十六人，俱屬閩同志；則有可討論之價值：（一）因報告稱當日福建有四十人，今已在碑中者十九人，碑以外報告所多者連未遇害之吳任之及說明不知姓名之一人，共爲十八人，合之得三十有七，與四十之數相近。（二）因連江九烈士傳略中，明言劉烈士元棟所屬六人死難而無姓名籍貫，今四十人之姓名止缺其四，如此劉烈士所部之六位烈士，姓名定有在，所遺寫之十六人中者。（三）因克強先生所率之同志，卽爲閩同志，故彼所書姓名甚備，且有不知姓名者一人之記載，尤見其審慎，當日胡先生尙因搭趁夜輪之故，未及預於戰役，而黃先生則親率閩同志左衝右突，經黃先生親手報告，自應最有價值。有此三因，故弟懸想參定碑文之時，胡先生或已失去其當日報告，而弟所藏之一冊，已成爲海內孤本，亦未可定。惜前年未將該小冊姑一檢呈，至爲疎忽！今特爲分別說明如左。

黃胡兩先生所報告死義人數，具有姓名者四十二人，姓具而名不具者一人，不知姓名者二

十五人，都六十有八人。(甲)已見碑文者十二人：李文甫、方聲洞、周華、李文楷、羅坤、饒國樑、林覺民、陳可鈞、陳更新、林尹民、龐雄、宋玉琳。(乙)證明與碑文所載之人相合者十三人：林時爽、(碑書其改定之名作林文) 喻紀雲、(碑書其名作喻培倫) 李羣、(碑書其字作李雁南) 馮郁莊、(碑書其名作馮超驥) 石經武、(碑書其名作石德寬) 王鶴鳴、(碑改正其姓作黃鶴鳴) 馬呂、(碑改正其名作馬侶) 陳與新、(碑改正其名作陳與葵) 劉六湖、(碑改正其名作劉六符) 李子奎、(即碑之李炳輝，因其劉名祖奎，祖字聲近而譌) 羅則軍、(即碑之羅仲，因其字則君，君軍聲近而譌) 劉允棟、(即碑之劉元棟，係報告排印有譌) 秉炳、(報告稱爲四川人，必即碑之秦炳，秦秉同在禾部，檢字排印而譌)。(丙)疑與碑中之人合者一人：杜君、(報告止此一人，有姓無名，稱係粵人，疑爲碑中之杜鳳書)。(丁)未遇害者一人：吳任之、(見烈士林文傳，稱吳遭禁而未被殺)。(戊)無姓者二十五人，閩同志不知姓名者一人：徐維揚部下死二十四人，被提在監者六人。(今據徐先生所言，死難烈士止十有八，是被捕之六人，即在二十四人之中)。(己)碑所遺之閩烈士姓名具者十四人：郭炎利、郭增興、郭鈿官、郭天財、翁長祥、陳孝文、陳大發、林民增。

王文達、曾顯、劉文藩、虞金泉、周團生、吳順利。（庚）碑所遺之閩女烈士姓名具者二人，林七妹、吳炎妹。

右甲至庚七項前五項無問題，其發生問題者，則爲己庚兩項，共十六人。想其中必有先生等已經訪得知未遇難者！然果否有劉烈士元棟所部之人在內？敬貢先生及海濱先生等參考，其原冊恐係孤本，故不遠郵，將就近在滬送存精衛先生處，或登同志報紙，作舊日歷史記載，重行刊登附張，以廣流傳。因此事爲黃胡兩先生主動之事，報告復爲彼等親筆，甚可珍也！敬叩道安！鄒胡諸先生並候！弟吳敬恆頓首。十二。十二。一。於常州雪堰橋。

鄒魯致吳稚暉書

稚暉先生左右：燕都握別，倏又一年！遙睇申江，彌深馳系！今年一月，友人攜上海報來，見內載先生致子超先生函，係與魯討論所編黃花岡烈士事略者，讀見至爲欣喜！蓋自民國七年起，與執信先生徵集黃花岡烈士事實，印發徵集表，達數萬張，海內外報紙紛載，爲期至今，越七年矣，從未得一切實研究討論如先生是函者，先生根據黃胡二先生之報告海外同志書，死義人數，具

有姓名者四十二人，姓具而名不具者一人，不知姓名者二十五人，都爲六十有八人。列爲甲乙丙丁戊己庚七項，與魯所輯之黃花岡烈士事略姓名分別比對，將報告書有之姓名見於碑文者共十二人，列爲甲項。報告書有之姓名而證明與碑文所載之人相合者十三人，列爲乙項，此當然不發生問題者。丙項據報告書杜君疑於碑文杜鳳書合，此是一人，當無疑者，亦可不發生問題。丁項吳任之未遇害，十年時曾任大總統府秘書，亦可不發生問題。戊項無姓名者二十五人，閩同志不知姓名者一人。徐維揚部下死二十四人，被捕在監者六人，報告書無姓名而碑文列入之烈士甚多，無姓名之二十五人當歸此類。且數不止二十五人，閩同志除報告書所載者外列入者，亦不止一人。徐維揚門下則死義止十八，報告列爲二十四，係當日記載之誤。徐先生所撰花縣十八死難烈士殉難記述之甚詳，此辨正後亦當無問題者。故先生亦云：「右甲至庚七項前五項無問題，其發生問題者，惟己庚兩項共十六人而已。」魯以爲凡曾見黃克強胡展堂二先生之報告書者，對於先生原函所懷疑，認爲發生問題之兩項，應無不各表同情。因黃胡二先生係當時親任要職之人，其報告所列烈士之姓名，而碑文不載者，竟達十六人之多故也。而先生因此并疑及弟與展

堂先生參定碑文時失落原報告書，夫亦意中應有之疑竇。故細讀 先生函後，即檢查當日審查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姓名碑文原稿，（以後省稱原稿）幸而檢得，乃將原稿加以附記。子超先生遂並付諸石印，以公諸世，俾知當時審查之真相。此原稿雖一點一畫，亦悉仍其舊，而碑文不載之十六人，先生列諸己庚二項者，悉皆列於審查原稿。魯之按語，并聲明統見黃先生報告書中。不過當日審查諸人，以為不實，因不載於碑文。是參攷碑文時非失去黃胡二先生之報告書，蓋黃胡二先生之報告書有未實耳！現將原稿印出奉上查閱，當能明瞭，且借此可省許多文字之陳述，而原稿之付印亦悉為答先生己庚二項之疑問。此問題已解決，則其餘問題均可連帶而解決。黃先生當日統籌全局，且親帶各烈士左衝右突之人，其報告姓名何以有不盡不實之處，則仍不外如魯原稿後附記所述：「當時報告在忙亂之中。傳言清吏日殺黨人，報紙復日載其事實佈其姓名。」在今日按諸事實，則黃胡報告所列姓名未盡死義之烈士，而死義之烈士，不盡列於黃胡之報告，昭昭然也。先生所謂發生問題之己庚二項，已可將印出之第一次審查原稿內一閱而明。則先生所謂「見遺而未書確有姓名之十六人，俱屬閩同志，有討論價值之點者。」亦當可由此解決。蓋

(一) 似不宜以報告書所稱福建有四十之數目字，求其適合，因報告書之數目字錯誤甚多，花縣死義烈士十八人，報告書則爲二十四人，其最著也。(二) 似不宜因傳略中言劉烈士元棟所屬六人死難而無姓名籍貫，卽斷爲劉烈士所部之六位烈士姓名定有在所遺寫之十六人中者。蓋 劉烈士元棟所屬六人，係根據鄭烈先生之語。(卽黃花岡事略署天嘯生者) 鄭先生於林烈士文傳中有之，致魯親筆函有之，函仍存魯處。但魯後得鄭先生黃花岡福建十傑紀實一印本，林烈士文傳末段則云：「閩人被禁未殺者，僅一吳適及吳炎妹吳七娘兩女士，而陣亡及遇害者多至二十有五人，就中十人才學最優，大率閩中名門後也。餘十五人，則李雁南、李文楷之儔云。」當時死義固無吳、吳兩女士，卽被禁亦無之，而李雁南、李文楷則皆廣東人，而原文乃曰：「餘十五人則李雁南、李文楷之儔。」竟認二李爲閩者，魯乃知其有誤，印本已有誤，則所謂「劉烈士元棟所屬者六人」之語，又安能保其不誤，而爲之斷定其爲在遺寫之十六人中耶？(三) 似不宜以黃先生親率閩同志左衝右突，經黃先生親手報告，便認爲無誤，蓋今日事實證明，一查審查原稿與以後發見之事實，便可明瞭，固不必再爲多贅也。至 先生原函云：「讀連江九烈士傳略稱劉

烈士元棟所屬者六，劉烈士死，莫知其姓名籍貫，是當日死義之數，不止七十二人，又讀花縣十八烈士殉難記，據徐維揚先生所述十八烈士中，有徐烈士容九，係身受重傷，及家而歿。是又可見碑上之七十二人，非盡塚內之七十二遺骸。此節悉如先生所論斷，蓋當日死義之數，不止七十人，不過葬於黃花岡者，有七十二尸骸。而七十二之尸骸，又未必悉符碑上之姓名也。故魯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碑記，開首即曰：「廣州辛亥三月十九日之役，黨人死事者，其數不可稽。事後潘君達徵收黨人尸得七十二，合葬之於黃花岡。」即標明當日死義不止七十二人之意。篇中復申明曰：「夫死事者既不止七十二人，即此七十二人亦不能盡舉其姓名籍貫。」尤爲明白表出。夫死義者既不止七十二人，當時審查又不能盡舉其姓名籍貫，故當時取義，實與來函所云，雖當日既死於攻燬督署之難，乃遺骸別葬他所，例得同書於碑之義，吻合。則凡因此役而死者，不問其尸葬何所，皆得書名於碑。徐烈士容九敗後，因傷死於家，固書諸碑，即發難前被捕至四月初八始就義之饒輔廷烈士，亦書諸碑，是非但尸骸不在黃花岡，且未親與攻督署之戰者，亦可書諸碑。當時對於此義，亦曾研究。因嚴得明先生之弟嚴確廷烈士，係任惠州方面之事，於任事地點事前被拘就

義，魯於原稿按爲不死於是役。第一次審查不列於碑，第二次審查嚴德明先生復行提出，（嚴先生提出之名非確廷，但第二次審查稿失去，一時記憶不起，故仍第一次審查之名。）其時已足七十二人之數，因與姚雨平先生所提出之某烈士。（亦因第二次審查稿失去，記憶不起。）一併決議。俟將來再行彙集審查將所得關於是役死義之烈士另立一碑，顏曰：黃花岡烈士碑，（立碑地所未定）推斯義也。凡與是役之事其在事前而死且不死於廣州者，亦例得列於碑。將來黃花岡尸骸雖七十二，而黃花岡烈士之姓名不只七十二，則又事實上必然之勢，蓋當時死義確不止七十二人也。至碑上之名與塚中之尸，更無從適合人數多於尸數。一也。誰尸誰名無從判斷；二也。有尸者或無名有名者或無尸；三也。加以第一次審查之時，能得之姓名只五十六人，如是不能不本死義是役之人即得列名於碑之義，爲廣義之決定。故事發前被捕就義於四月初八之饒輔廷，與事敗因傷而卒於家徐容九等，皆書於碑者此也。凡此中義例或有研究之問題，然當日取義如是，故碑上之七十二人，實非盡塚內之七十二遺骸也。

右答先生之書意已完，尙有一事不能不特再爲聲明者，則碑文所載各烈士之姓名籍貫，魯

與審查各同志皆可完全負責，毫無錯誤。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事略所載之事實，魯於原序中云：「茲篇付印，區區之意，實對當時同人徵集事實之念爲多。」既係徵集事實之出版品，故對於原稿不欲修改，以阻投稿者之心。故於凡例第三條聲明曰：「本書各烈士之記載標題稱謂悉照各著者原稿，不加改竄。」第四條聲明曰：「本書各事實，仍歸原著者負責，將來各方事實彙齊，編歷史時，當以彙齊各方之事實爲準，不以此書著者所述之事實爲準，是事略之事實未經審查，魯不能爲之負責，已經特別聲明，函中所舉鄭先生所著林烈士文傳一節，卽其一斑，是則不能不請先生及邦人君子予以洞鑒者。尤願 先生不吝教誨，多方賜示。俾魯得借作南針，是所切禱。書久未答，并祈賜諒！再前讀大函後，以胡先生爲報告書之主要人，當日情形，應更明晰。因卽專函奉詢，嗣得復書略以黃先生「爾時所得消息，大都間接之報告，或卽就報紙所載而加以判斷，故於事實不能盡合。」云云。茲將胡先生原函抄錄附上，並外付審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姓名原稿及附記

一卷，統希

察閱，肅此，敬請

道安！

弟鄒魯復於國立廣東大學籌備處一三，四，一。

審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姓名原稿五張，曾用石印印成分送。現原稿已失，石印件亦未覓得，故祇將附記附左——

右爲黃花岡烈士姓名表原稿五張，係民國九年彙集各處所得表件編列後，附以意見，寄交廣州黃花岡烈士審查會第一次會議者，凡塗抹點圈悉皆依舊，第一列林時爽至秦炳共二十一位，余按爲常無誤者。當時第一次審查者得十八位，而陳文褒一位，則將稿寄返港後，魯簽鄒魯負責四字，所遺者爲石德寬石慶寬二名，無人證明。故第一次書諸墓碑者，此二十一位中得十九位。第二列吳適至吳炎妹共十七位，魯按爲統見克強報告書中，當可據。亦須詢問中舊同志與是役之人，方得確定者。而審查會中審定不確，故概未書諸墓碑，是節爲吳稚暉先生詢問黃花岡烈士姓名函中，列其姓名在己庚兩項，認爲發生問題之十六人。因十七人中除去吳適（卽吳任之）未死，則爲十六人，十六人中吳先生分男女別爲己庚二項也。吳先生認爲發生問題者，係十六人之姓名，見於黃克強胡展堂兩先生之報告，黃胡係是役統籌之人，報告至可據也。此而未書諸墓

碑，疑爲參定碑文時胡先生已失去其報告，實則魯處雖無報告原本，抄本則有二，當時與朱執信先生列表發問，徵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事實時，實根據此本而爲排列，即魯列七十二烈士姓名表付審查會，亦按明姓名統見克強報告書中。是參攷碑文時，非失去黃胡兩先生之報告，實黃胡兩先生之報告。有未實耳！報告書中之未實，其至明者，則吳任之云已就義，實則尙存。花縣死義十八人報告書中，謂爲二十四人，是也。而所以致此未實者，則當時報告在忙亂之中，傳言清吏日殺黨人，報紙復日載其事，宣佈其姓名。而最足令人注意者，則死義會載有女同志，當時以爲胡七姑（胡先生之妹）實則胡七姑無恙，而黃胡報告並言閩女士林七妹、吳炎妹，當時閩女同志有方君瑛、曾醒二先生，曾詢之，並無是人。另有烈士一人，則男人而女名者，郭繼梅是已，蓋南洋人皆呼之爲繼妹，實則是役並無女烈士在內。至報告書中雖未言其姓名，而其人確死於是役者，亦已一一證明。足見黃胡報告所列姓名，未盡死義之烈士，死義之烈士，不盡列於黃胡之報告。第三列陳與申至陳汝環十二位，魯按爲另須多詢當時與事之人，確切證明，方能作實者，此十四姓名中，魯意至不敢信。故按語如此，審查結果悉皆不實。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列，黎開等七位，均按無可證。

審查結果，亦悉認不實。第八列李德山至林盛初六位，李烈士於元年已得恤款，自無誤。其餘五位，則見於李烈士傳中，復與古香先生當時對魯言死義人數相符，故魯按爲最可注意，并請查元年恤案及詢廣西當時與是役之人，審查終果，則皆確實。第九列徐進貽至曹日全十八位，魯按爲徐維揚所開無誤者，審查結果，亦皆確實。第十列龐雄至陳春十四位，魯按爲何克夫所開，可無誤者。審查結果，除羅坤外則皆審定爲實。第十一列李羣一位注明，查李羣卽李雁南，已在第一列表中，審定爲確。此第一次審定五十六烈士姓名之經過也。表中蓋有抄字硃章者，皆在會中決定，蓋章備抄正者，惟陳文褒一位，係魯補簽字，故未有抄字硃章，原稿中姓名下之注明及列名後之按語，其字體一致者，皆魯手稿。其字體不一致者，則當審查時各審查人簽注之字，其中簽注之多，以朱執信先生爲最，亦以其知之較詳也。（稿中簽注（　　）（此係新加以醒目者）內者皆朱先生簽注）至第一次審查原稿，雖由魯提出，審查後由魯編定及保存。但當時魯因主張粵人治粵，反對廣西盜系盤據廣東，不能安於省城，正在港居，未能與會，會議情形，不克目擊，至爲抱歉。然此原稿猶存，則當時審查之真相，可一目瞭然。至十一年春，續開審查會，審查得十六位，補泐於碑，當時原

稿亦由魯手起，魯復親自在場，不過審查後，原稿存林子超先生處。十一年六月，廣州變亂，林先生將原稿失去，無從再供衆覽，實憾事耳！但加此十六位，魯仍可記述者，則卓秋元、黃忠炳、陳清疇、羅乃琳、胡應昇、王燦登、林西惠、陳發炎、魏金龍、九烈士，由吳任之先生提出；周憎、張學齡、林修明、三烈士，由姚雨平先生提出；石德寬、程良、二烈士，由張根仁提出；陳潮、烈士，由陳炯明先生提出；吳姚張、陳各位皆當時在事之人，所提有無不實，審查亦一致通過。其中石德寬、林修明、二烈士，則曾提出於第一次審查，雖未得人證明其是，亦未經人反證其非。第二次審查，由姚張二先生證明，自無疑義加入，惟羅坤提出第一次審查時，原注籍貫爲南海人，朱執信先生簽注爲「二十九日出險後，於民國三年爲龍濟光所害」。呂天民先生簽注「梅縣人。民國元年曾隨粵軍北伐至寧。」是第一次審查時認羅坤爲二，一爲南海，一爲梅縣；然皆不死於二十九日之役，而第二次審查乃行加者。當時仍由何克夫先生提出（第一次羅烈士之提出亦由何先生）并證明朱呂二先生之簽注爲有誤。由衆確切證明，始加入者，何先生係當時在事要人，以之證明，自無不實。而對於朱呂二先生之簽注，亦有辨證。惜審查底稿及議事錄皆失去，莫能印供衆覽，而何先生復不在廣州，未能

再爲詢明，祇能將當時經過情形記憶者陳述。然提出必有至切當之人，審查必力求慎審，此則可爲當時同人共信者。魯於十一年六月廣州之變亂，失去歷年所積購之數千元圖書，而獨保此七十二烈士第一次審查原稿數紙，適吳稚暉先生疑問之發生，又在第一次審查未確諸姓名，子超先生屬檢出付石印以公諸世，俾知當時審查詳慎之一斑，用再附記經過實情，庶留心史料者得其真相焉！仍請吳先生及邦人君子有以教之！

胡漢民致鄒魯書

海濱吾兄惠鑒；前日見報載有吳稚暉先生函詢黃花岡烈士姓名，以是役報告書校勘碑文，用心慎密，疑兄等審查未及取檢報告書，弟知兄與執信兄諸人開審查會時，必經考檢及此。惟是役之報告書，何以有不能翔實之故，則外間或多未明。弟爲作書之一人，不能不以當日情形爲一般同志告，以釋來者之惑。一當時選鋒之組織，以求祕密故，惟各部之首領負責，不使他一部人知其姓名，卽統籌其事如克強先生伯先先生，亦僅知其中素有名之同志，而不及遍知一切。二則克強先生由廣州出險到港數日卽來弟處，以受傷斷指，乃口授弟作書，是役弟與伯先俱以三月二

十九晚方搭夜船上省，未與戰事，故先後情形，當然以克強先生之意爲準，克強先生爾時憤激感傷之餘，又在省港戒嚴邏騎四出之際，其所得消息，大都間接之報告，或卽就報紙所載而加以判斷，故於事實不能盡合。（其重要者，如報告書中指揭雨平、毅生競存三人罪狀，全由克強先生爾時之判斷，而其後却有種種反証，足以證明三人行事不如報告書所云。）乃未幾而武昌起義，克強先生既赴漢陽，而弟等又各爲實際上之行動，更無就此報告書爲追加更正之餘暇。（克強先生對於雨平雖已諒解，而未嘗更爲海外同志重提舊事。）由今追憶，則疏忽之過，弟亦當分任之。蓋居常以爲必有編輯革命史之一日，則訂訛正謬，不患無期，而對於此等將爲重要革命史料之文件，不能隨時修改，聽其流傳，其咎實大。今幸經兄與執信當日檢查，而又幸有稚暉先生之詰問，適予弟以發言辨正之機會，弟故不敢緘默，亦信如上所云，雖克強復生亦必無異言也。（兄復吳先生書時，可抄附弟書）專此，卽頌近安！

弟漢民

吳稚暉復鄒魯書

海濱先生執事：承賜示暨惠贈調查黃花岡烈士諸文件印稿，詳慎精核，搜討靡遺，盡心備至，不勝欽仰！弟曩致子超先生書，率據一二故紙，卽加貢獻，未免躁率。但致林先生書中，弟亦早已叙及，祇因在精衛先生齋中，常見懸有闕名甚多之碑文，故偶在故紙中檢得有關係之報告，校核結果，增出多人姓名，甚覺驚喜。遂縷舉所得，急請參考，并將原稿送存汪先生保存，且盼重印以廣流傳，蓋若參考適用，則保存甚宜。今乃知先生等曩年之調查，卽從該報告入手，正因證以多方面之事實，該報告未盡確鑿，故始則任其闕名，繼乃搜求不息，從而完補。亘十餘年之苦心，凡關此事者，固隻字片言，未敢偶遺。黃先生之報告，實爲創稿時之藍本，並未遺失。弟愧未能躬襄校讎，反輒以局外一得，謬加驚喜，致勞詳晰剖示，且歉且感。然在黃先生報告中，彼亦自言倉卒，不能確實。今皆以事實爲之證明，誤者正之；闕者補之；庶該報告亦無遺憾矣！欽喜之情，爲之躍舞，求恕其躁妄，無任主臣復請

道安！

弟吳敬恆十三，六，十八。

子超展堂兩先生并此致意

致華林書

華林先生鑒！您在時事新報給溥泉先生的信，說到了我，我就不能不自己來明白的答復幾句。先將你的信錄在下面：

溥泉兄鑒。林與兄多年知交。感情不惡。然對於主義上將來有對敵之時代。但私人方面絕無壞意。故深盼兄努力爲貴黨謀進步。以發展貴黨之主張。惟胡漢民在民國日報特刊上有云：李石曾吳稚暉是無政府黨。至今天還承認和我們是同志。無政府主義離我們比較共產黨更要遠些。幾位先生和無政府發生關係。尙且不必怕云云。但就余看來。此種滑稽論調。將置李吳人格於何地。要知道李吳兩先生與貴黨發生關係之時。卽不啻與無政府黨宣布脫離關係。各人信仰自由。未能相強。然必欲作此論調。將兩不相容之主義而強和之。豈非宣布李吳人格破產乎。望兄轉告胡君。無論是對於主義。或對於私誼。亦應慎重發言也。特此並頌自由。弟華林鞠躬。

看了這信，我先簡單的來答復一句，這次是先生誤會了。漢民先生說的話完全沒有錯，我信他說得非常謹慎。溥泉先生將來的主義，也永遠不會同先生有什麼對敵。石曾先生讓他自己回答，但我信他答出來會還同我差不多。吳稚暉是黨見甚重的一個人，從民國元年，到今年十三年，公開的發表，終有十多次，說道：「把我吳稚暉燒成了灰，也是一個國民黨員；我同時又是一個相信無政府主義者。」若我同無政府主義發生了關係，我就不同國民黨發生關係，我才是人格破產。這是簡單的請先生不可誤會。

我們常常見面，終沒有機會談到黨事，所以見解稍有不同，便不能不趁這機會一講了。什麼是國民黨？我始終承認他是一個革命黨，又是一個急進黨。無論那一民族，那一社會，終有天造地設的三派。一是舊黨，反革命的。二是中和派，求調和的。三是急進派，愛革命的。這個三派，儘管諱言黨，惡言黨，諺云：「是個圾坵成個堆。」不約而同的，走就走到一塊去，儘管愛結黨，善結黨，結來結去，還是如此。黨見皆受生性與環境的支配，沒有什麼賢否美惡可分。譬如舊黨裏，儘有聖賢，也有棍痞，他們在人格上雖互相拒斥，然在主義上則水乳交融。又如中和黨裏，儘有烈士，也有曲學，在

行動上似乎不一致，然維持他們那紳士的場面，便有同好。而急進派裏，自然亦「大無畏者」，以致流氓青皮，終究滾在一堆。先生乎！舊黨裏招得出無政府黨共產黨麼？有之，亦不過偵探託名，而已。中和派裏研究社會主義學理者多矣，有掛無政府黨共產黨的招牌的麼？有之，亦虛與委蛇，如時事新報上常常采登吳稚暉及華林先生抱朴先生的言論，乃個人互修社交而已。所以「是個垃圾成個堆」，無政府黨罷，共產黨罷，革命黨罷，不約而同的終混在一起。人家也哪里高興來代分青紅皂白，我們在舊黨眼光裏，同是該死；在中和黨眼光裏，止認搗亂。怎相信你所舉的五個姓名，華林、張繼、胡漢民、李石曾、吳稚暉，時事新報的記者他們的實在主義，會生分別麼？完全沒有那麼一回事，因此在歷史上說起來，所有無政府黨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轉變而成。沒有一個無政府黨，不樂意帮忙革命黨。華林先生你道算不得一個舊國民黨麼？（同盟會等便是國民黨的別名，不過我們自己加上一個無政府黨名目，我們自己戒敕了自己，止幫他們革命，不幫他們升官發財罷了。現在的國民黨，還成個升官發財黨麼？正是一個被捉被拿革命黨而已，我們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我們還成一個無政府黨麼？他們共產黨也盡量的加入，正也是路見不平，拔

刀相助的意思。

所以漢民先生警告了他們純粹的國民黨，不要岐視，正是認清了革命的題目做文章呀。

說到這裏，先生必有兩個好笑：一個便是打死您，你決不相信凡進什麼黨的沒有升官發財思想；這非但您不相信，我也逼住了我要說不相信。又一個是，既要革命，爲什麼不直接的不幹無政府革命；這個是容易接在口頭的一句話。但是兩個問題，我皆要加着討論。說起來便當。我先答復一個。

無政府主義是拿信仰道義爲基礎，他雖不恤破壞，但要合無數的破壞，及教育而成。不是列甯式的用獨裁強權，掛起招牌便算。倘先生說強掛招牌，亦進化歷程上所不可少，那就到了我的問題了。所以共產黨是不免反對了無政府黨，而無政府黨却可以寬恕共產黨之所爲，是比較進化的，就是我們歷程上掛招牌之爲。爲環境所支配，縮小圍範，又有共產黨所不能不相對贊成，便是國民黨；既是他們歷程上掛個小招牌之所爲，又何嘗不是我們掛個又小招牌之所爲。所以克魯伯金先生熱心的加入同革俄皇之命，卽無異國民黨之所爲，止是無政府主義未成熟，就作成

了較低主義的共產黨去生吞活剝。然他們到底也還是未成熟，逼住了改成什麼新經濟。於是此次國民黨慎重於先，又降低了招牌以就歷程。乃是革命的適當環境，無所爲億萬年有道之長，到底是一個國民黨如果革命精神存在，我信什麼國民黨，共產黨將來終要共上無政府的途程的呀。至於我個人，身受黃毛綠睛人機關槍的壓迫，止要有人能把機關鎗打得他們來稱兄弟，不要把我爲兒爲姪爲奴爲隸，我就停止了我的革命，讓別人去革命也好。我不必諱言，當胡適之先生們希望吳佩孚也有爲，連我也想勸孫中山先生讓吳秀才去試試。那裏知道倒看千里鏡，越看越遠，秀才還住在十六世紀。（這也是上海那家報上說過的話，不是我用偏見來批評他的。）他口中是天天敢作大言，要將機關槍打洋鬼子。欲除了舊派的混沌家不算，合了中和急進兩派人來說，機關槍者乃「政府修明，製造完具」的總名詞，並非真指着私借洋債，買來幾枝舊機關槍，便可打倒洋鬼子。有一個人，能相信他會修明二十世紀的政教，完具二十世紀的改造麼？所以儘管我來求國民黨作壁上觀，讓這古董去掛個軍國主義招牌，也無不可。無奈決決絕絕，斷定是沒有希望。我於是冠冕堂皇來依賴朋友了。我本了尊重友黨的道理，我相信政權握在中和派手裏，

在過渡時代，乃比較的相宜。無如中和派從不樂同急進派合作，終喜歡仰舊黨的鼻息，是他們自殺的根源。（自然急進派也臭味差池，不好相交。）最近數年，他們發明了一個以毒攻毒，以夷制夷的老法子，叫人「窠裏翻」，其法居然大效。無論舊黨，急進黨一例的自家相忌相殺，弄得一場糊塗。但這個損失，非但在國事上成了不可救藥的死症。就拿他們自身的小問題而論，他們也不能逃於例外，他們的黨，也毀得乾乾淨淨。他們並且越弄越癡，自己固然手無寸鐵，反置脩明政教，完具製造於不談。偏去吟詩作賦，談玄復古，所以贖了一班遺少，形式上好像是他們的黨員，苟有稍露頭角的，即頓時叛了。他們雖似乎尚有些組織，無非為個人吃飯，「以待來年」，止是託詞，他們所應該嚴正主張的，乃純粹的共和富強政治，也從良心上講，中國用得着這一過程。乃知他們的闌珊，莫名其妙，忽爾舊到井田式，忽爾新到共產式，他們已經失了魂魄！他們完全考終！這是他們受了歐遊心影錄等的催眠，他們看不起現在政治，心愛如此，所謂求仁得仁，我們也就無所望於我們的朋友。那就國民黨不能不承其乏。不但一班少年看不過中國到底去，復到戊戌以前狀態，或姑且做了一陣印度朝鮮再說，即我亦看不過，先生也看不過，所以逼來逼去，就到了「垃

圾聚成大堆」合諸急進派，共立於革命適時的國民黨旗下，逼出國民黨改組，此真中國得一新生命。先生！你既是無政府黨，應該來生出這個國民黨關係。我們若現在被北洋派關在牢裏，真是滑稽！我們異日或是被共產黨關在牢裏，或在國民黨成功後的牢裏去坐坐，才不枉了我們。如何在他們要死要活時代，我們能同他們距離關係呢？先生，快來合作呢！

我再來回答「目的在升官發財，所以入黨」的問題。我們太拿人當人，固也不可；但太不拿人當人，似乎尤其不可。近年來中國人的卑污苟賤，忘國無恥，自然是可算奇觀。青缸裏勿出白布，豈能我們急進派獨在例外。閉籠了眼睛想想，十有八九，不堪自己回首，不過終是說守舊黨如此，中和派也差不多如此，拿自己恕恕罷了。然而這種恕法，實在是太拿人不當人。所以很盼望我們自以為尤新的人物，不要如此自恕。然而何從表顯呢？似乎這番的改組新黨，有了這麼一點傾向，到底保得定麼？這有誰敢在這種一個瘟疫流行時代，保得定呢？終是中國到底不能請外國人來代辦，所以也不能不有最後一種希望而已。我今敢在最近之現在上，及極微薄的分量上，下一斷語，比較的改組了勝似不改組，先生你取旁觀態度，也不能抹煞罷。因此我很盼望先生不要還據

一句不分皂白的流行語，叫做「無一黨不是爭私利」，便對新國民黨也一筆抹煞，你何妨優點新空氣來猜度猜度，與人爲善呢？這個意思，除却守舊黨不必去要求他們外，不但須得要求本是同派的先生們要了解，而且還得要求中和派友黨的先生們也要了解。中國是大家的中國，倘人家有一綫改進的氣象，既然自己本不願幹，應該讓別人去試試才好。（我上面說中和黨完全考終，那是指他的黨，至於他們的個人，却狠有些變得十分優雅，雖守舊黨的根柢，還對他們防賊防強盜，恐他們出來占飯盃，而守舊黨的聖賢遺老，却識貨了，但變了一個一個的散沙，就無異在遺老裏添了點聖賢罷了。遺老的聖賢若能了得了中國事，何至二十五年前，要煩他們中和將軍出來抵死鼓吹，弄得譚唐諸烈士流血呢？）

終之羅素對帝國主義頂點的祖國，下個廢戰警告，他折轉身來請蘇俄注意製造機關槍，是有分寸的講話。所以近來有人恐怕太戈爾被日本挖了去，言下不勝悲嘆，我說這全不了解太戈爾所鼓吹的是「世界主義」（他們如此說）若對病發藥，他本有科學相當位置的主張，應該到中國鼓吹機關鎗，到日本鼓吹做詩，難道日本準做了詩，我們自信最愛和平的民族，還會製機關鎗

麼？所以他這種拿寒病的人，給涼藥他吃，他是用錯了方子了。就是他沒有盤川去日本，我們也應該料理他老人家早去日本，那末帶些剩下來的石膏，大黃，把武士道的大漢去瀉瀉正好。若留在我們米湯也不能沾唇的病家，讓他來瀉得懨懨一息，成何道理呢？我借這個比喻來說明羅素廢戰，確是一義。歐戰一開，克魯伯特金老先生却無疑無惑的助協約主戰，真正天公地道的又是一義，果然便打煞了兩隻母大蟲——（威廉，尼古拉）這種犧牲的戰爭，在世界大同史上不能不算一點進步罷？克先生對他英國小朋友羅世兄，取了一點異同，毅然宣戰，他在今日的中國，也一定加入國民黨。況且先生相信了自己華林，何必慎防朋友的李石曾吳稚暉呢？吳稚暉是銀樣蠟槍頭，不足齒數，但跟了先生們，也不會幹升官發財的事，所以今天還敢回您的信。至於李石曾同劉師復，光復前的盡力國民黨，是數一數二的。到了民元之時國民黨，升官發財了，劉先生便出反對態度，李先生也勸阻若干人做官，不過一激烈一溫和罷了。劉先生在民三的印物，又恕革命黨了，到現在還在，也止有加入罷了。到將來僥天之幸，吳佩孚遞走荷蘭，國民黨又升官發財了，我們再做昔年的劉師復李石曾，有什麼遲呢？為什麼今日要去替他斷絕關係？其知者亦止以爲我們自來

空口說白話，其不知者直以爲半途拔梯子呀！

我們這種幾千年私黨充斥的民族，若不導之以立黨，曉得有黨的意味，真正自殺。所以章行嚴先生的道德學問，到我斷氣的一日我還崇拜他。他是我敬禮的朋友。他的政論，真是自己故意毀了自己，願意形成一個癡愚的書生。他反對立黨，他確不會掛名任何黨籍。但一舉一動，終被一黨束縛住了。他以爲同黨卽是朋友（他決沒有如此淺，但事實則有然）。與流俗的見解一般無二。我說但講朋友，好壞卽是私黨，這便是要不得的黨，也就是國人相驚以伯有的黨，真正的黨，可說七八年來，才改數月的國民黨，才可充數。似乎己有一隙之明，完全以主義結合，不是殉什麼私人交情。我近來更有謬見，做了同黨，第一不可強算什麼朋友，反之，儘管仇敵，也不害其爲同黨。做黨的事，一致對外，倘私人意見不合，永不交接私談可也，甚而至於約期決鬥亦可也。決不可有「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憤慨，反把自己看成黨中的妾婦，我們入黨是爲要達我們自己目的，不是替什麼主人做事。我們立個黨頭黨腳，也不過彼此適宜，便充着數好行動罷了。我們私人的好尚，自有我們的真正朋友在。我們真正朋友，不必盡是同黨。我直告訴先生，自己心許他是朋

友的，皆是六十歲左右的老學究，或二三十年來的道義交。或恨他們的無黨，恨如切骨，他們恨我的入黨，也恨如切骨。所以說到政見，我們都避而不講。而家常瑣屑，賞奇析疑，我們都彼此看做寶貝，或天天一起，或相思無窮。至於同黨而已，我止佩服他們盡力從公，不勝欽敬。那種銀樣蠟槍頭，吃喝嫖賭，無所不幹，亦止祝他揭下假面，早些叛黨，省得黨義受無窮污點，終之朋友二字，彼此不必提起。我之爲此言，非對先生說也。我特稍有繁感，慨從前黨人的無恥反復，一場糊塗，無非上了「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大當。從好的方面說，他把同黨看做朋友，黨首看做主人，是最大誤點。也便是什麼舊派，中和派，急進派都鬧得烏烟瘴氣，都是誤認同黨即朋友，所以一有私人意見參差，馬上「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止要報復私仇，即取銷一生的神聖主義而不恤。（若本圖芻豢不遂而變臉者，自是各派內的敗類。）故此次改組的國民黨，他的一線生機，即在此處覺悟。舉凡懷抱急進主義，意見誤造參差者，亦望一齊團結。我鄭重申明曰：團結，非做朋友也，做同黨而已。

以上所言，與先生無涉，我借此機會一貢獻。至有欲爲先生言者，先生無端憤慨，無非是我們

朋友曾在海外，受同學主義不同之逼迫，被錮被逐，今又彼此携手，未免離奇。不知道也誤以「不朋友」爲不可同黨。克羅伯金曾欲引列甯爲朋友，以爲歷程上的主義，無不同也。列甯要強掛他的招牌，遂對克先生欠了些友誼，故克先生逝去，列先生也不勝遺憾。所以我們若要替人認同學算朋友，正要把孔二先生的「施己不願，勿施於人」首先盡了友誼；別人難道「欲善」竟不如我，不會回想前情，不勝遺憾，而廉藺釋嫌，交誼轉深麼？願先生寄語諸朋友，快進國民黨，弟吳敬恆。

答華林書

華林先生前書蒙您在時事新報上見復。您說「民黨慣用以毒攻毒之計，利用土匪軍閥，先連甲以倒乙，再用乙以擊丙，而不知丙去而甲復來，利用人者而復爲人所利用，長此擾亂之局，民黨不能謂爲無罪也。」這種「空洞洞的反復詠嘆」，便是沈雁冰先生所說「弄狡獪伎倆」，「弄狡獪伎倆」，在詩人鼓吹積極道德，挾有善意尙不可，豈有黨人批評消極事件，挾有惡意者，反可含沙射影乎？似應該明白指出「以毒」之民黨是誰，所連之甲是誰，所攻之乙是誰，再擊之丙又是誰，如

此庶予世人以共見，入人之罪，方爲不誣。

例如所謂中和黨發明以毒攻毒之策，此恆之言也。恆之言此，則有明證。卽直皖戰爭時，時事新報記者宣言，「我們不必問是非，無論皖倒直，直倒皖，結果終去其一。」大意如此，恰好字句，兄弟記憶力太弱，請您就便可問張東蓀先生。此種心理，當時懶惰怯懦，困苦無告的國民，幾次打一合同（至今還是如此），而時事新報的記者能綜合心理，明白抉出故曰「發明」。發明之界說卽謂本乎確實之事理，能簡單說明，生出「術語」，變成名言是也。（例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兩利爲利損人利己到底還全得一利」，「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好壞皆可成爲名言，惟「人各有志」而已。」）在心力兩窮，或隔岸觀火之人，用此以毒攻毒之名言，暗示於空氣之中，使大生效果，亦爲不得已。此中和黨願舊黨之毒攻毒，復願民黨之毒攻毒，所謂不得已之對付也。果也舊黨使攘臂爭爲毒矣，民黨亦銳意爭爲毒矣。故先生若曰民黨連甲攻乙，用乙擊丙，甲復來攻民黨，是則然矣。若曰民黨高坐乎毒外止是連甲擊丙，這是先生弄錯了頭腦，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用情感做詩則可用情感論事乃大謬。凡人莫不自是其黨，中和黨

以爲安天下者惟彼，故望舊黨之毒與民黨之毒，皆火併而自盡，而後書生的經濟家與怯懦的大國民，可來造成一最廉價的烏託邦，此其應享之權利也。但是是非可不問矣，聽毒自相蔓延，毒且遍乎全體而殞厥躬，而先生反稱長此擾亂之局，民黨不能謂爲無罪，「其意若曰：民黨若能早自割其頭，授之于人而亂早平。然請問授之於誰？先生能靦顏或大胆指出其人乎？故罵民黨爲長此擾亂時局，立在舊黨或中和黨地位皆可，恆前書謂民黨在舊黨眼光中，都是該死。在中和黨眼光中，無非搗亂，早已明白言之。

先生舊黨乎，中和黨乎？我們無政府黨屬在何黨乎？先生的好夢，在哪一張床上做起乎？若說先生立於平民的地位，那又要說到我的問題了。平民中既無發明以毒攻毒的張東蓀先生其人，自然更無能做好夢的華林先生。一般平民不是至今還說弄到我們沒有飯吃，倒不如前清的好，又說止要吾民安樂，便是瓜分共管，他便何妨？這種可憐的平民，我們便也不忍；若說平民中竟有張東蓀先生其人，我就不贊成他發明以毒攻毒，他最小限度，亦應拊採吳稚暉之法，竟主張請吳佩孚試試，或攘臂而起學他們先烈的蔡松坡先生，乃爲正理。乃以對岸觀火之法，冀收漁人之利，

擾亂之局，率平民全體，釀之而長，還請先生出來歸罪民黨，豈不大奇。民黨者本可剛可殺的人物，他們自始即不應出來昌言革命，不但現在的長此擾亂時局，要他們抵命，便是從前什麼安慶廣州武昌雲南之亂，也一一應當實地起訴，定他們的罪名，剖棺戮屍，真難逃顯誅。倘若平民中還有先生，我就老實不客氣要毒罵曰：「昏百姓」混帳的華先生。如果先生尙是無政府黨，先生四旁的空氣，乃不被民黨包圍，反包圍在烏烟瘴氣之中，則以民黨罵民黨，無異前清漢人自罵，若曰「學得胡兒語，城頭罵漢人」先生亦必啞然失笑。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民黨還能做「奉張浙盧之流亞」我尙爲民黨稱慶。否則做豬仔，充專使，民黨中尙有一部分矣，吾不忍言。好夢望先生善做之，異日把臂入夢時，尙彼此一笑，恆有厚望焉。吳敬恆謹復

個人的瞎三話四上

力子先生：我自己封不住自己的嘴，常常想瞎三話四。倘然你能在什麼報角上面，賜他登登，我是感激不盡。這是社外個人言論，又是信口開河，閑講白嚼的意味多，錯悞必然很不

少。你是我的老朋友，頂頂不客氣的隨時糾正。什麼朋友或非朋友，值得高興指點錯誤，也歡迎他們隨便賜教，我亦可以不厭求詳的自己申明。又算不了筆墨官司。就是我們朋友此糾彼辨，預先談開是各抒所見，更冤不上什麼左右黨爭執。這或者借了我的瞎三話四，可以得先生們糾正不少。否則藏在我的肚子裏，你料我早已不會有那種誤點了，不曉得我肚子裏竟有。如我一類的人我們黨裏也就很不是少數罷。那也何妨借我做一個神農嘗百草時節的水晶肚皮，常常當西洋景看看呢？自然我請先生糾正，祇望在大端的錯誤。至於小小錯誤，如我的刺刺不休，可以諸病百出，要像蒙師改小學生的作文那種糾正，當然不能。所以先生們懶於糾正的區處，當然不能算做默許，皆我個人負責，祇是我個人的瞎三話四罷了。

(一)

人家問，你不是新近到別處去躲開了一陣，很厭世似的麼？我說躲起來是有的，厭世二字是，在吳稚暉的「哲學」字典上是找不出來的。我在廣州歸來，有所「感悟」覺得我的預備中學功

課三四年，到六十四歲去進比國勞工大學是爲正理。要預備那中學的鳥功課，在我的蠢笨，本已不易，加以六十歲學打拳。三四條算學做下來，幾十個外國生字記下去，腦子痛，眼花轉止好自由自便的閑跑跑，尋忘機朋友講講笑話了。哪里還能幫人家去盡公益，替窮朋友畫策館地，做種種不相干的應酬呢？所以借廣州去一躺，我自己同審姐兒一樣，恣一個浴，謝絕一切，乃是實在，頭一天從廣州回來，就有我的表兄問我，結果如何？我大笑。我到香港，便有陳方的一班人以爲我是孫方叫我去做說客的了，當然就不肯賤賣。到廣州，便有孫方的一班人以爲我是替陳方去求和的，當然搭起架子。其實我是游汕尾，看韶關，回來再有人來找我，我就可以說即日要上奉天，易容拒絕了麻煩。我好同英法字典代數詳解，密切地在小屋裏周旋罷了。講起實在，得罪了朋友不少，摸着良心，真對不起人。但是我把我老頭兒要作四十年前的少年用，許多朋友聽到了我的自行供招，當然都能一笑見諒的了。所不懂的，爲什麼現在又有閑工夫瞎三話四呢？那是休養的好消遣方法。這頂容易明白了。我們同朋友去閑談天，嚼到嘴酸，還是有興味的不肯歇，真也不倦。若是會親，同尊客應酬，不消半點鐘，便腰駝背折，一天不快。這是人人有一樣的同情。（極少數有官僚根

性的或在例外。不是我瞎說罷。因此有了題目要我做文章，那是要了我的命了。若說瞎三話四，便搖筆即來。寫了幾多張，連算題也容易看懂了，生字也自然記得了，所以瞎三話四是有工夫的。朋友偶然在路上相遇，立談笑話半天，也是有工夫的。若是約了日子會面，就討厭了；會議，更討厭了；至於演講，簡直太麻煩了，到廣州去講和，精衛先生說，和不成也沒法呀，要緊的請你去充當軍官學校的政治部長，天天演講一點。介石先生說，你明天就來。海濱先生說，後天廣大也望你去講一講。曾女士說，執信學校二十一開會。我終究對汪先生說，我再不願做那窰姐兒的勾當，今年夏天忽然四面一湊，把我做了兩個月的道人，充做人家學校及團體的點綴品。吾鄉死了人，必要請一個道人念着領路壽生經，乃是出喪不可少的點綴品。現在學校及團體開會，演說人也成了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狼望此種形式的點綴，稍能衰息。弄得天天臭汗淋漓，病了半月。既說像道人，爲什麼又講是窰姐呢？就是揣摩當日座客心理，說得又投機，又大方，便彩聲四起。倘要一味本着良心說話，便很容易做黃仁先生第二。即不打煞，東也嘶，西也嘶，必定得到惡結果。（黃仁先生不肯做窰姐，便做了犧牲。但這件事，我一面爲黃先生揮涕，一面我也大胆的要爲對方原諒。當十

月十日盧何未定，所稱國民大會，本是到胡同裏替恩相好做壽。大家祇注意於「大先生」有氣骨，不屑屈伏在大少爺威權之下。「尖先生」太爛污，如何如何，道德皆在嫖經上而已。大家看當日的盧何，當然是大先生齊燮元始終做尖先生。在那種情況上論是非，說不到造牌坊問題。黃先生是一個無邪氣的青年，走到胡同裏去講造牌坊，自然凶多吉少了。對方因掃興而起不識時務之爭，定然有的，若造根本反對造牌坊，一定未必相罵無好果，也是有的，存心打煞人，更是未必。現在全中國正就是北京的八大胡同，上海的清和坊，有造牌坊志願的人，在胡同口搭台，你演你的造牌坊，他也沒法，並且他聽慣了一定慢慢感化了。若趁他們堂會，闖進去演講，就大生問題了。例如現在北京馮玉祥家，也正在那裏做堂差，倘要進去和興，也講到「敲竹槓」，「勿」，「恣浴」，就算危言危行了，講造牌坊是一定遭到沒興的。所以精衛先生說，（我不相信演講可以盡廢）我說，（你搭你的台是可以的，到人家台上去，不做審姐者幾希）我既反對演講，我却又瞎三話四，就是想學「小熱昏」，在胡同口打鬚，插幾句造牌坊的笑話，或者聽的就是烏龜，也可以掀開了嘴笑，我因此永戒演講，狠情願瞎三話四。

個人的瞎三話四下

我的瞎三話四，已蒙力子先生賜登了。我望的糾正，便又蒙克明先生隨即糾正了。都使我欣謝的。我對於黃仁先生的揮涕，實是有誠意的，止要用一個反證，都可以證明我的語意。例如今天時事新報上曹慕管先生的「爲吳佩孚呼冤」，記者先生的新聞標題曰：「吳佩孚竟慘敗矣。」曰呼曰慘，若叫朱晦菴用解釋論語上「憶」字的調頭，來解釋這兩個字，惟有曰：「呼，傷痛聲。慘，尤其是傷痛聲。」他們是有誠意的麼？我敢代爲正對曰：過幾年，我不敢斷定，在下筆時，是有誠意的，然則我之態度，必曰「爲吳佩孚失笑」，又必曰哈哈，吳佩孚完矣，安有對黃仁先生的揮涕，會假的麼？但是克明先生也不會疑我假，他祇指點出：「死是比較嚴肅的事，若以開玩笑態度去替黃先生揮淚，還是不揮的好。」這真抱歉極了。經克明先生點清了，我實在對黃先生不住。但可以原諒的，昨天的瞎三話四，是描寫我的拒絕窈窕式演講。黃先生是在我說話中拉扯到的，不會提防到太輕褻。（輕褻是實在，開玩笑則可用揮涕的真假，證明白是不是的，好在前面真假已論過，今

不再道歉。無異黃先生在我筆頭下又做一回犧牲了。幸蒙克明先生指示，可使我加以說明，對黃先生的敬禮格外顯露點，我再感謝克明先生。

但是克明先生不但使我對黃先生有說明歉忱的機會，而且指出了我昨天的說話，有兩個漏洞：

(一)似乎阻止別人到危險地方去宣傳，

(二)似乎烏龜忘八蛋的勾當，都可以相對贊同。

倘若如此，我的錯誤，更比較大了。這是真要瞎三話四，不敢含糊了結的呀。容我明後天細細請教，今天是還有兩個算式，不曾弄清楚，若百忙中瞎答的幾句，於心不安的，再會！

中山先生少年時遺著

飄萍先生：

中山先生的遺著，最近二十年來所存的，自然大家都看見，都知道。惟有他早年的言論，止有

他的自傳裏講了一點，也還是他到了晚年回憶的，並沒有長篇大章，確然是當時寫出的，供我們一讀。現在幸虧有顧頡剛先生，得了陳援菴先生的指告，才在甲午九月和十月的萬國公報上，錄了一篇上給李鴻章的信，介紹到十九期的「語絲」雜誌。這真是一個古董。在當時或者也同盛世危言，庸菴文編等，一例看過。現在細細研究他的價值，顧先生已在語絲裏下了許多的定評。今天戴季陶先生亦說，這篇文章裏說話，自然有些時間性的幼稚話在內，然於孫先生平生的主義，還是一貫的。那筭裏所說的話，不過具體而微。是思想的胚胎罷了。前年孫先生還親口告訴他，盛世危言裏，也采用了他的兩篇稿子。戴先生自恨粗疏，竟把題目忘了。現在各種閒話不表，語絲是先生見過的了。大報流布尤廣，何不也把他轉載一下，以供大家的快覽呢？我順便來把孫先生的年歲，來訂正一下。孫先生實生於前清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六日寅時，當西歷一八六六年，俗說所謂屬虎生也。他那篇文章，做在甲午年。說「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若用華法算，是二十九歲。若用西法算，恰是二十八歲。孫先生是西學堂的學生，當然用西法算。故不必有顧先生那種解釋，疑他不是那年做。就是近日中央公園發給的像片，上題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十七年生，四十七乃

是四十六之誤寫。他們已知道孫先生中國年齡是六十歲，非如外間傳說，說是六十一歲也。這固然是一件毛細的事，但仗貴報更正一下，也是很好的機會。敬候
撰安。

弟吳敬恆十四，三二七，

我亦一講中山先生

猛進社的各位先生們因中山先生逝世，要大家來說幾句，以表哀悼。他們尤其要尋深知中山先生的，寫一點真切話，不要泛泛的恭維。她們招呼我，要我止把個人的回憶，如何認識中山先生，那一點是我個人最心折的寫出一二。這種題目雖出得很貼切，我也很願意寫點出來。但是現在我們正心緒如麻，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呢？但是却不過猛進社諸位好朋友的情，我就胡亂寫幾句罷。把他附在篇幅之後，也算跟着他們諸位在猛進上哀痛着一下。我知道中山先生的姓，是在戊戌以前。彼時我雖已自命爲維新黨，其實傳統的腐敗頭巾氣習。沒有一毫變動。所以什麼

申報等等，講到孫文，都要把文字旁也加上三點水，作汝，形容他與強盜亂賊一樣。我的意中，也就以爲這位姓孫的，有什麼紅眉毛，綠眼睛，是最利害的公道大王。想不到他是美秀而文，真是不愧名文。於是再過了四五年，經過了孫文在惠州起義等等，身分便大了。我的心中，就不當他是個綠林豪傑，以爲他確要成功洪秀全第二。但其時我雖然也進了一步，從溫和的維新黨，變了劇烈的維新黨，我終還忘不了要扶持光緒皇帝。（我却不是保皇黨）覺得那種反叛的事業，做呢未嘗不可做，終爲像不正當。常想讓孫汝去做罷，我是不做。因此辛丑的夏天，我正爲劇烈的維新，逃在東京所與往還的什麼小石川的清藤派，如范靜生呀，蔡松坡呀，蔣百里呀，蔣百器呀，又本鄉的大學派，如章仲和呀，吳止欺呀，曹潤呀，牛込的士官派，如吳綬卿呀，藍天蔚呀，又不定派，如鈕惕生呀，程家種呵，戴元成呀，又有小弟，張溥泉，錢稻孫等，不必細表。當時要算清華派最激烈。他們都與橫濱居住的梁卓如，消息靈通。我看他們是半反賊，我的程度，極要想企及到他們。然而還不敢冒昧的許可。忽有一天聽說應加三點水的孫文，也到了橫濱，正與梁啓超天天談話，他竟敢不贊成梁啓超。梁啓超很笑他海闊天空的說大話。與孫先生往還的，止有程家種，同吳祿貞。程，吳，天，上，我

們家裏來。（我與惕生同寓神田區明凌館）談說這種新聞，並且他們要邀鈕惕生同到橫濱去看孫文，惕生要我同去。我說我梁啓超還不願去見他，安可竟見孫文，我今天要上上野公園去。我下午六時一定在精養軒候你，同吃夜飯罷。惕生便與程家樞同赴橫濱，下午六時惕生果然回到了精養軒。我急切問他，孫文究屬是什麼狀貌？他說：「像一個書生，他的氣度溫和端正得很，我生平未見第二人。」我說「真的？」我雖問他，我的心上很相信他。因為惕生是我們南菁書院的高才生，向不妄語。於是我乃大吃一驚。孫文的資格，便不知不覺，在我心上，躍到洪秀全之上了。疑心他或者夠得上劉秀鄧禹。（這是頭巾語。）然而我畢竟不願意去見他。再過三年，到了甲辰（西歷一九〇四）我已居英國兩年，我也已經自命為革命黨了。一天，有一個人敲我的寓門，說是孫逸仙。他問了留學生，才知道我寓址的。我才初見十年中意想的孫汝或孫文。他的溫和端正，我是不吃驚的了。我早由我的朋友鈕惕生，在三年前告我。其時他住倫敦西城「肯星敦。」第二天我去看他，他同我去看他的老師「康脫利。」在康家吃晚飯，康夫人也厚待得很。孫先生引我去，因為他馬上要赴美洲，託康先生夫婦緩急招呼我也。

以上是我認識孫先生的歷史。

若說起中山先生在我心中佩服的，自然太多，分不出最與不最。然我到底是一個書生，猛進社的各位，我也不免止當他們是學者，我起初不滿意孫汝，就因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經生文人，並且疑心他不識字。到認識以後，才知道他是手不釋卷。一九〇八他到倫敦時，似乎旅費甚窘。所以有位朋友曹亞伯，在學生中湊了三四十磅送他。不料三天以後，我們到他寓裏見他，已把那個錢買了一大堆緊要書籍，指示我們什麼什麼。我是驚駭他的好學，曹君便以為他不吃麵包，買那種不急之物，有些不滿意。這是閒話，現且不表。後來我每見他，不是談國事，便是看書，終不談閑天。什麼麻雀下棋，更生平不懂得的了。直到前一月，皮海寰先生也對我說，「孫先生真用功。」他把最新歐美的社會學說，無不瀏覽。他並說，「儘管學者如汪精衛先生等，事情太多，幾乎像束書不觀，不及孫先生用功，我當時亦為之赧然。始更驚異孫先生的好學，竟有學者亦心折之。這就姑且算我所最心折孫先生的一點吧。」

一四，三，二。

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

一曰與中會

一曰同盟會

國民黨者，同盟會之放大；同盟會，乃與中會之放大也。中山先生曰：「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是則國民黨乃是成功中國革命之機關，乃與中會與同盟會實爲中山先生革命的兩個基礎。中山先生雖往彼之革命事業，尙倚著於國民黨，方須努力而未已。撫今追昔，所謂與中會者如何，所謂同盟會者又如何，既共知國民黨應任「將畢之鉅」，卽亦樂知兩會「作如之簡」。可以感悟於當時之簡陋。中山先生尙貽我等以藍筆之功，豈有因襲中山先生今日美備之主義，與夫盛大之信徒，反致「仍須努力」，諉言無力可努乎？所以殫中山先生於西山之次日，鄒海濱先生授我「與中會宣言與章程」及「同盟會軍政府之宣言」兩紙，囑我覆刊於任何雜誌與週刊，我急錄副遍送。那兩種故物，雖與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在思想上說，同一具體而太微，然其內

蘊，誠如戴季陶先生所言。中山先生特殊之精神，固始終一貫，有可尋之絲若迹者也。惟欲知其言，必論其世，中山先生所處若何之世，彼立興中會時，身與世若何情狀；至同盟會之時，又如何，自國民黨之名詞發生，至於今日，彼發揮其主義，得漸臻圓滿，又際如何之世變；皆有待於綜覈之時局，熟研其生平，方不至截取任何一節之言論。（有如在今日忽錄此兩種黨會的故紙之類。）止草看過。在後世，自然有人焉，反覆展遊滿清亡國史及民國開國史，與夫中山先生年譜之類，融會而通貫之，對於彼之任何文字，皆有相當之了解。在今並世，或漫不加察於前後之世變，及其自身之歷程，將一切字，止作中山文集讀之，而真價必晦。故我願於刊此兩紙之前，先爲作一簡略之年系，使此兩文之相當價值，易於夾縫中顯見，亦望讀者勿草草止以故紙視之而已。

（附中山先生年系）

在年系前有當說明者：

（一）中山先生未出世以前，彼所生長之漢族，已爲同州滿族管領者二百餘年。但洪楊之變，滿族威權，既已墜落。

(二)西方別州異族，又在彼出世前之二百年中，積漸東侵。西北則俄羅斯帝國甚鴟張，南部葡萄牙等亦紛集。而最勁者則爲英吉利。在中山先生墮地之二十餘年前，鴉片煙戰爭一起，中國開始有洋禍，實則英人侵略世界之帝國主義，已適在其先後，大告成功。故當時俄國等之帝國主義，仍爲自古留遺的未成熟者；惟英人的帝國主義，乃十分圓滿，至今足爲一切帝國主義之總護法者也。

(三)然在中山先生出世前之百年中，適在前數十年法國羅騷等鼓吹之民權主義忽實現。美國先獨立，法國繼之以大革命。雖到中山先生出世前後，什麼意大利統一，比利時獨立，日本維新，皆不脫帝國主義之臭味。他反帝國主義之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工會主義，種種社會主義，亦隨着中山先生同做兒童，同臻壯健，至中山先生將瞑目之先，竟使我之舊敵俄羅斯變爲反帝國主義之領袖者。世變之急，如是如是。

因此三條之世變，遂使中山先生初不屑驟摧朽腐之滿洲，惟望革新而制夷。從外知徒然革新，若止效法意比日本，適落帝國主義之漩渦，而以暴易暴。於是知圖徹底之改革，非

與世界反帝國主義者攜手，自帝國主義之軍閥倒起，倒至帝國主義之最大護法，革命方算成功，此則中山先生易箴時，一切宣言大綱等，燦然明備之所由留遺也。

丙寅 清同治五年，西一八六六中山先生一歲

生於是年十月六日，在香山縣之鄉間。（別傳作七日誤）洪楊軍被銷滅才三年，英法聯軍入北京焚燬圓明園剛過六年。

丁卯 清同治六年，西一八六七，二歲

戊辰 七年，西一八六八，三歲

己巳 八年，西一八六九，四歲

庚午 九年，西一八七〇，五歲

普法戰爭 法國最後共和成立

辛未 十年，西一八七一，六歲

壬申 十一年，西一八七二，七歲

癸酉

十二年，西一八七三，八歲

甲戌

十三年，西一八七四，九歲

乙亥

清光緒元年，西一八七五，十歲

丙子

二年，西一八七六，十一歲

丁丑

三年，西一八七七，十二歲

以前曾從美教士克爾習英語

戊寅

四年，西一八七八，十三歲

入其叔所設之私塾，聞聽洪楊故事，潛抱革命大志，旋赴夏威夷耶教學校。

己卯

五年，西一八七九，十四歲

庚辰

六年，西一八八〇，十五歲

辛巳

七年，西一八八一，十六歲

由夏威夷回國，尋入廣州博濟醫學校。在校識鄭士良、弼臣，與談革命，士良悅服。

壬午

八年，西一八八二，二十七歲

轉學於香港阿賴斯醫院。又識陳少白，尤少純、楊鶴齡、陸皓東。與陳尤、楊昕夕談革命，港澳間親友呼爲四大寇。

癸未

九年，西一八八三，十八歲

甲申

十年，西一八八四，十九歲

是年中法啓釁於廣西安南間。

乙酉

十一年，西一八八五，二十歲

自傳曰：「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是由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據此，先生畢業香港醫校，懸壺澳門廣州，在此年也。

丙戌

十二年，西一八八六，二十一歲

丁亥

十三年，西一八八七，二十二歲

西人記載謂先生以本年方入香港醫校誤也。

戊子 十四年，西一八八八，二十三歲

己丑 十五年，西一八八九，二十四歲

庚寅 十六年，西一八九〇，二十五歲

辛卯 十七年，西一八九一，二十六歲

壬辰 十八年，西一八九二，二十七歲

癸巳 十九年，西一八九三，二十八歲

自傳曰，『及余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廣州兩地，爲革命運動之開始，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與陸皓東、北游、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勢。』又別傳云，「中日交戰前，先生由湖南出揚子江，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險晤李鴻章於私邸，陳說大計。勸李革命，李以年耄辭。據以上兩說，先生遊武漢及京津，但知在甲午前，未能定在何年，終之自二十歲至二十八歲，除遊武漢京津外，終在澳門及廣州運動革命。自傳所謂「借醫術爲入世之謀，十年如一日者，即指此等年也。」

甲午

清光緒二十年，西一八九四，二十九歲

是年七月一日中日開始宣戰，自傳曰：「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州」出洋後郵上李鴻章一書。所以知其郵上者，因書中有「文於回華後……」云云也。郵書必在八月，因是年九月十月分之上海萬國公報已登該書矣。又此書首言「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云云，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於私邸，必不作此開端。則別傳冒險晤李之說，必係傳聞之誤。其書又云：「文生二十有八年矣」乃以西法計算。

在檀島創立興中會。（該會宣言及章程見後）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
乙未， 清光緒二十一年，西一八九五，三十歲

清兵既敗，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函促歸國，乃偕鄧蔭南等三五人同歸。開乾亨行於香港，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主之，設農會於廣州，陸皓東鄭士良與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助之，先生則往來兩地。九月九日因運械不慎，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

機乃曳。陸皓東與丘四貴朱全死之。被捕七十餘人，程璧光之兄奎光與焉，瘦死獄中。此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敗後十餘日，先生從間道至香港，與鄭士良陳少白同至橫濱，少白留日，士良回華，先生再去檀島。

康有爲者，長先生數歲，甲午以前名祖詒，止以談公羊，作孔子改制考等，稱怪於八股士人中。（彼蓄長髯，自號長素，卽比素王爲長，取賢於孔丘之義。後乃割鬚尊孔，便於保皇，已非其本來面目矣。）甲午中舉人。乙未與其徒梁啓超（梁中舉在其師前）同在北京會試，康草一書論改革救亡，遍傳各會館簽名，卽所謂公車上書是也。是年康中進士，康之活動於政治舞臺，自此上書始。

自此年始，國人皆知有孫文其人，謀亂如洪秀全。官書報紙皆稱「孫汶」，視與強盜囚徒相等。康有爲則舊日險怪之名頓銷，羣目爲愛國志士。

丙申， 清光緒二十二年，西一八九六，三十一歲

先生在檀島，推廣興中會，進行遲滯。乃至美州住有華人各處運動，惟美州華僑之風氣

閉塞，比檀香島尤甚。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然已大觸清廷之忌。陰歷八月由美至英，遂爲英使館誘拘，欲私送回國。幸在檀島渡美時，遇見香港醫校教師英人康德黎夫婦，知其倫敦居處。先生在使館賄侍者，投書康氏，康氏乃爲之發布於報紙，促英政府之注意。英政府乃強公使龔照瑗釋出。（龔照瑗有人作龔照璵，誤也。照瑗曾爲上海道，後充駐英使者。照璵乃其弟，中日戰爭時在旅順失機下獄幾死。）先生被困英使館，乃光緒二十二年之事，別傳繫之於二十三年後亦誤。此事有先生自著之英文「英使館被難記」，亦有譯本，其所譯之姓名亦有誤。最近曾爲荷蘭公使之吳宗濂，當時彼爲龔使隨員。實與龔姪今內務部總長龔心湛，同奔走於偵探及預備雇船解送先生回國等事。吳有隨軺筆記，曾記此事。今錄吳記中記事一通於下，略窺當時官樣文章亦一趣聞也。

吳記云：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准出使美日祕書大臣楊子通星使函稱，粵東要犯孫文，謀亂發覺，潛逃赴美，奉總署電令，確查該犯行蹤，並飭電知龔星使，援香港緬甸交犯約，轉懇英國代拿等

因，並附節略，敍其面貌，年歲，籍貫，八月十九日復准通使電稱，孫文於西九月二十三日時即華八月十七日，由紐約搭船，至英國黎花浦海口登岸等語。時星使臥病已久，神志甚溍，當遣參贊馬格里（英人）婉詢英外部，擬撥香港緬甸交犯約，請拿該犯。外部答以二約只能行於香港緬甸，不能施之他處。設意代拿，必爲刑司駁阻。星使之猶子仙舟司馬心湛，乃雇包探赴黎花浦守候。旋據該探密報，孫文剪髮作洋裝，於八月二十四日登岸。即日乘火車至敦倫，下榻客店，有二西人隨行。九月初四日孫文行經使署之門，遇學生宋芝田（學生者使館學生也）詢其有無粵人在署？宋曰有之。孫即請見，乃進署門，入廳事，四等翻譯官鄧琴齋刺史廷鏗，粵產也，遂與接談。該犯以異地遇同鄉，分外愜意。自言姓陳，號載之。繼出金表以觀時刻。刺史索觀，則鐫有英文拚切之孫字，刺史恍然，不動聲色。孫約翌日再來，同赴海口探望，刺史欣諾。孫既去，急密告仙舟，轉稟星使。星使與馬格里，王鵬九兩參贊密商辦法，皆曰可拿。初五日午前，孫果貿貿然來，飯後，鄧刺史請孫登樓，先至首層，觀星憲之會客廳，簽押房，繼至二層，入李琴伯明府盛鐘臥室，坐談良久，適馬參贊到，刺史遂告孫曰，君能再上一層，枉顧弟房乎？孫曰甚好。遂隨刺史拾級而升。馬參贊在前引導，先至預備

之空房內，作開門待客狀。鄧指曰：此卽弟房，請君先入。孫剛涉足，錯愕間，馬參贊卽將房門關閉，告曰：奉有總署及駐美楊子通星使密電，捉拿要犯孫文，爾卽是也。既經至此，請暫留一日一夜，靜候總署回電。孫見已識破，無可如何，唯唯應命。星使遂飭鄧刺史、武弁車煥章、謝邦清、造砲學生宋芝田，及洋僕二名，日夜輪守。初七日接總署回電，力囑慎密辦理，不可爲英所知，致被反噬。應如何措手，悉聽主裁。初八日星使囑宗濂代擬電稿，言惟有專雇一船，徑解粵省。否則只可釋放，派密探跟窮其所往。請示祇遵。此電去後，總署無復。十三日星使又發電云：釋放宜早，免有痕跡。仍無復電。時署已有人日夜守伺。十六日英國格羅李報忽刊此事，不直使署所爲。他報訪事人接踵來訪，鄧刺史力辨其無，馬參贊直認不諱。翌晨各報刊布，指爲使署拐騙監禁，譁然已起。甚有以使署房屋繪圖畫者。亦有以此事標題，特印大字告白，兜銷報章者。使署門口自朝至於中日，聚衆至百數。英外部沙侯聞此消息，卽柬請參贊去。婉告曰：中英交犯約，曾經前大臣議而未成，刻卽無約可援，如解犯潛過英地，殊與公例不符。宜將孫文卽日釋放。馬參贊諾諾連聲而退。急卽回稟星使，不移時而外部總辦及巡捕頭，果皆戾止。索領孫文，馬參贊遂將孫文放出交該總辦及巡捕頭由後門坐

車而去，蓋避前門聚觀之衆也。是夜各報刻有孫文對答之辭，殊形荒謬。據謂鄧刺史告以擬將其裝入箱中，運至船上。或先行毒死，解華戮屍。此蓋該犯臆造，藉以駭人聽聞也。西國久無此等刑法。見此數語，益笑中國之教化全無。十八日接總署覆電，內稱雇船解粵甚是，電款六千餘磅，卽令匯豐撥解等因。惜其時孫文已爲英廷索去，無可挽留。當卽據實電覆。十九日仙舟接短工洋僕查耳來信，內言孫文起初幾次着伊送信，優給金錢，伊皆一律呈馬格里參贊，未得分毫獎賞。嗣孫復許酬英金五百磅送一密信，并囑其事後離開使署隨孫度日，故伊甘冒不法，以洋信密報孫友坎特立（卽康德黎）門森兩英醫，兩英醫因卽在外設法，派人伺守，並報外部及巡捕房。各報聞之，遂亦附合作不平鳴，致貴署不得不將孫文釋放，曷勝悵悵。馬參贊當時恫嚇，謂如有走漏風聲，當送官嚴辦，余是以着實供明，聽候懲治云云。仙舟司馬以此信示馬參贊，馬參贊無計可施，徒形憤憤。各報議論紛如，痛斥馬參贊，及中國使署者又數日。而孫則致函日報，遍謝英廷英報英民，文過飾非，傾動衆聽。英國議紳之不明事理者，且舉以詰責政府，擬請轉令使館，不得再用馬格里，幸沙侯相顧全大體，片言解紛。星使又無所聞見，得以怡然養疴。更幸外部允照星使憲照會中所請各節，

移知香港總督，嚴查不法，以戢亂謀，而杜後患。即日由星憲咨報總署，此案遂結。然傳遞密信之奸僕，以孫文所酬止有英金二十五磅，控諸刑司，又不得直，至今迄不甘服。孫逆亦以港督懸有厲禁，不敢回華，以身試法。故輾轉竄匿，溷跡東瀛。而我中國東南半壁，即藉此得以謐安。則我星憲龔公之一紙公文，保全者誠大而遠哉。粵民有知，尙其鑄像以祝也可。時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嘉定吳宗濂追識於漢皋鐵路局之牟隱廬。」

吳挹青先生雖詞氣不大客套，然知孫文回華，東南半壁，不得謐安，不可不謂能識英雄於未遇時。我們在公園社稷壇大殿，見龔仙舟先生代表段執政對疆臥之孫文，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想見其得意。然畢竟吏部尙書變了內務部總長，頭銜不華貴了許多，還是孫文作祟，一笑。

先生見釋後，即客居英倫。

是年國內在四五月間康有爲散動了張之洞，立起了一個強學會。然因發刊一強學報，上題孔子降生二千幾百幾十年，張之洞駭得屁滾尿流，連夜禁止發行。七月間康之弟

子梁啓超、麥孟華、徐勤等始出時務報於上海。時人大歡迎，梁啓超之名始叫國人認識。

丁酉 清光緒二十三年，西一八九七，三十二歲。

先生仍居英倫。

梁啓超之時務報益風行於時。尤令時人愛讀者，末附李維格所譯之福爾摩斯偵探案，莫不詫爲新奇。

是年北洋學堂已開，總辦王修植，一通品之翰林，與候補道嚴復、孫寶琦等在天津侯家坡後妓寮煙榻上縱談中西學問及時事。其後杭州、夏曾佑亦在津主育才學堂，與嚴復等言周秦學術，嚴復復譯赫胥黎天演論，在國聞雜誌登之。與時務報南北互應。國中所謂維新黨者，因而日多一日。是年秋間上海亦開南洋公學（其時名師範學堂）。張敬甫作「警警警」歌，俾師生朔望謁孔歌之，亦羣目爲怪。冬間康有爲忽潛北入京運動，朝士略有往還者，而多數皆爲妖異。余在天津北洋學堂教國文，十二月十七日年假入京，余偕廉南湖、陶欣皆至同米市、胡同南海館與康談話。論除三害，八股，洋煙，小脚。然自此

以後，直至於今，余未與康氏遇見一次。可笑章炳麟之章氏文鈔中亂說我拜康爲師。大約章之年氏太少，與世人相見又晚，彼在丁酉尙非師康不可，故疑人必師康也。時人知章之名，乃在庚子年，據彼自說，言在時務報館，曾揮拳擊梁啓超一掌，所以中山先生死後，段祺瑞在國務會議席上欲認孫中山有提倡革命之功，席上有人偏說提倡革命，章太炎還早，然今細按年月日，中山先生乙未舉事，丙申拘入英使館，則章太炎者何在乎？

戊戌

清光緒二十四年，西一八九八，三十三歲

先生仍居英倫

是年爲康梁大出風頭之年。卽有名之戊戌變政是也。余四月前在天津，尙聞康有爲將被逐。余則因學生罵皇帝爲公奴僕，不善其說，遂下至南洋公學爲學長。六月忽在報紙每早見維新之上諭雪片而下，事後聞同時將禮部六堂官革職之上諭，乃康有爲在南海館用客人之名片而反面寫好遞入，光緒照抄。後被西太后在光緒處檢得，故憤怒尤甚。禮部尙書懷塔布卽現時黎元洪東廠胡同之宅，其母係西后長親，入宮作膚受之慝。

西后遂重新聽政，戮譚嗣同等六人。八月新政告畢，梁啓超逃日本，作清議報罵西后。康有爲遂去南洋，立保皇黨。然「保中國，不保大清」，又自誇華僑信從之衆，乃言「雖無土地，却有人民」，決不及現在之忠貞也。

是年冬北洋學堂派六人，南洋公學與廣方言館亦各派六人，湖北武備學堂又派若干人，皆去日本，日本有中國留學生自此始。歐美除華僑與使館，偶有少數學生西去外，美國童生一百，歐之北洋水師學堂學生二三十人，皆派於光緒初留年，此時歐洲甚少學生在彼。故先生自傳亦云，兩年之中時歐洲尚無學生也。

己亥

清光緒二十五年，西一八九九，三十四歲

不知在去年之末，抑本年之初，因在英倫曠廢革命之時，故在日本，始與犬養毅、宮崎行藏相見。其時日本雖有華僑萬餘人，附和排滿革命說者，止得百數十人。自傳云：「自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爲革命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適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爲尤甚。」今知先生所感痛苦實

如當時之人心何明明我輩亦皆直梁啓超而笑孫文，必至庚子以後乃覺悟也。但先生死時之情形，仍如曩昔。反對之者，進步黨甚於北洋派，自己之國民黨尤甚於進步黨也。先生果「大炮」乎哉！抑所謂先覺歟，止能異日論定矣。

是年梁啓超之清議報，且用日本學生打邊鼓，大吹大鬧，甚觸清廷之忌。

庚子

清光緒二十六年，西一九〇〇，三十五歲

先生前四年至日本後，即派陳少白、史堅如、鄭士良等至香港長江等處活動。香港發刊中國日報，長江閩粵之會黨皆並合於興中會。

秋間北方義和團起後，先生擬入粵起事，至香港不得登岸。謀從台灣趨惠州，亦不可得。鄭世良在惠州稱兵，初甚得手，即有名之惠州大發動也。後以無援而敗，日本人山田良政等殉焉。旋史堅如在廣州謀用炸藥攻毀兩廣總督德壽之署，炸發不中，被擒，爲南海縣官斐景福所殺。

去年除夕西后突命端王載漪之子爲大阿哥（即太子）爲上海商人經元善等所反

對，未能卽行廢立，故西后與端王皆恨新黨入骨，遷怒及於洋人。適有義和團以鎗炮不能轟傷自誇，西后信之，決計使之扶清滅洋。七月攻圍東交民巷使館，遂引八國聯軍進京，西后母子遁西安，賠款四百五十兆兩，盡毀東交民巷居，作爲使館界，才算免却瓜分。義和團方起之時，八月初唐才常等至武昌舉事，爲張之洞所覺，擒殺多人，皆日本學生。安徽之大通秦力山等響影，亦不成。

嚴復避聯軍南下至上海，開保國會，開會之日，有人當衆忽剪去其髮辮，卽所謂章炳麟是也。章爲時人所知始此。

辛丑

清光緒二十七年西一九〇一，三十六歲

先生居日本橫濱。其時與梁啓超同爲失敗之人，故時時相見，然議終不能合。惟自義和團一起，國人恨西后者日多，唐才常舉事被戮，史堅如炸官被殺，空前之惠州革命，亦爲世人所重。自傳云：「當初次之革命也（指乙未）舉國輿論莫不目余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惟庚子失敗以後（指惠州）則鮮聞人之惡聲相加。」

當時情形，千真萬確，余三月去東京，五六月間，鈕惕生偕吳祿貞、程家禔去橫濱晤先生，我雖未以為甚合，却認見見亦不妨也。及聞惕生言彼氣度如何之好，我始驚異。是年梁啓超另刊新民叢報。

冬間陶模欲設廣東大學堂及武備學堂，余同惕生同去粵，代草章程。其時胡展堂方爲嶺南報主筆，爲述史堅如何烈死，同深太息，彼亦未與先生相遇也。

壬寅 清光緒二十八年，西一九零二，三十七歲

先生在日本。

五月留學生入使館與公使蔡鈞爭鬧，余與孫道毅以擾亂治安罪名被逐歸。十一月南洋公學全體罷課，另立愛國學社。

癸卯 清光緒二十九年，西一九零三，三十八歲

先生從日本至安南

上海愛國社教員學生始於正月間在張園演說革命。余與蔡子民、徐競吾等屢被巡捕

房傳詢。惟每次皆言尙不藏軍火，必予保護，不聽華官捕人。然至閏五月傳章炳麟等去，遂不釋。章後在看守所函囑鄒容龍積之到案。亦被繫，最後未交華官，却分別禁西牢者兩三年，時人所知蘇報案是也。其實蘇報之實際主筆，則爲今日司法兼教育總長之章行嚴先生，自傳云，「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籍蘇報以鼓吹革命，」實未盡合。其事當別有記載，今不說辱。

甲辰，

清光緒三十年，西一九零四，三十九歲

先生從安南去日本，旋赴檀島美洲，且去歐洲，自傳云，自惠州失敗後……舉義者，在粵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李洪之事，吾不知其確期，馬福益則被殺在本年也。

乙巳，

清光緒三十一年，西一九〇五，四十歲

先生至歐洲。自傳云，「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之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

實行矣。(歐洲再有學生，自一九〇二始。恆於一九一三之八月至英，英止有南洋公學學生數人。聞法比德皆有湖北張之洞之學生派往。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按自傳雖接叙東京之同盟會爲第四會，然在歐所集之三會，其名仍爲興中會也。集此三會時，有一小小佳話。即在柏林之十餘人中，有王發科者，湖北學生。彼加盟於中山先生之興中會後，有一滿洲學生告之曰：我將通信內國，撤汝之官費，取汝之性命。王大窘，允私隨先生至巴黎設法。至巴黎後，尋同鄉學生湯薌銘相商。湯亦新加盟，聞之色沮。遂偕王共候於先生所居之旅館外，伺先生出門，以朋友名義，直入先生之房，創其皮包，取加盟之名冊出，共趨駐法使館，向公使孫賓琦涕泣自承。孫時號開通，乃不直湯王所爲，且恐又生倫敦使館之同樣笑話也，揮湯王使起立，斥之曰：速返名冊於孫文，否則我當先撤爾等之官費。遲或孫文亦訴法警，將逮汝等。湯王大悟，急返先生寓，又涕泣自承創包，先生溫

言慰之。後南京政府成立，先生反以海軍次長任湯，其不搗亂也。先生由法赴英，彼訪我寓所，爲我與中山先生相見之始。（已載猛進第三期中，惟作彼文時，誤計年月爲甲辰一九〇四。）彼雖介紹我同去康德黎家吃飯，殷殷相待。我亦口談革命，然彼未欲我加盟，且知英國學生亦無可加盟者，先生蓋灼見我等程度未到也。

夏間道美去日本，其秋則空前之同盟會，遂出現於東京。自傳云：「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想見先生之滿意。於是空前之革命報，所謂民報亦出世。民報最有名之人物，卽汪精衛、胡漢民是也。胡於一九〇三以速成師範入東京宏文學院。汪則又後一二年，由官派至東京習法政。當革命未成功，人皆以多盡義務爲尙。故當時汪胡以少數人獨向先生多盡力，人豔稱相得之益彰，以爲學生無先生不醒，先生無汪胡不盛。迨略有基礎，實則革命尙未成功，而權利義務已夾雜縈繞，雖仍以舊同志盡向來之義務，亦有少數包圍之嫌矣。此所以古今之革命，多敗於垂成也。然反言之，以「共患難易，共富貴難」之原理播弄於

人間，反革命派之容易倒敗，亦幸而其同惡之程度，也不堅強，所以少積時日，卽倒敗隨之。有如昔之津呀保呀，今之安呀福呀，皆互相水火，足令他人流連慨嘆，同一理也。當日先生在倫敦，不與予言加盟之事，想見余之頭巾氣，足以隱拒先生於千里之外。予之入同盟會也，在是年之冬，由曹亞伯自東京來，向予提議。出盟書見示，有『當天發言……平均地權』等語，余大笑，且作惡。揚言曰，我輩革命，則革命耳。豈亦學康有爲造作富有票之所爲曹？曹目無如我何。忽同座孫鴻哲徐冷語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先生亦嘗聞其說乎？余已先書此盟書矣。一恆聞言大詫，頓卽大悟，立書盟詞一紙給曹君。自此予乃打破士式之觀念，至今竊笑梁啓超等之狼狽周章，無他，皆頭巾誤之而已。余今爲此言者，正因與中會同盟會印物兩件，粗讀皆不甚高明，故不恤開罪許多好朋友，在其轉載之前，反復說明，亦欲讀者勿草草看過而已。先生年系亦暫止於此，因余作年系，僅欲爲與中會同盟會兩印物說其當時環境之因緣，非敢草率爲先生作年譜也，錯誤之處必多，幸知者正之。

(甲) 興中會

興中會宣言

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恥於列強。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憤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然賄賂。官府則刮民括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矣。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吾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多，蠶食鯨吞，已見效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他族。用特集志士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切仰諸同志，盡自勉旃！

興中會章程

一 會名宜正也。本會名曰興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設各地。

二 本旨宜明也。本會之設，專爲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維持團體起見。蓋中國今日政治日非，綱維日壞，強鄰輕侮百姓，其原因皆由衆心不一，祇圖目前之私，不顧長久大局。不思中國一旦爲人分裂，則子子孫孫世爲奴隸，身家性命且不保。急莫急於此，私莫私於此。而舉國憤憤，無人悟之，無人挽之，此禍豈能倖免？倘不及早維持，乘時發憤，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從以淪亡，由茲泯滅，是誰之咎？識時賢者能無責乎？故特聯結四方賢才志士，切實講求富國強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力爲推廣，曉諭愚蒙。使舉國之人，皆能通曉。聯智愚爲一心，合遐邇爲一德。羣策羣力，投大遺艱，則中國雖危，庶可救挽，所謂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也。

三 志向宜定也。本會擬辦之事，務須利國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才，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等，皆唯力是視，逐漸舉行，以期上匡國家，以臻隆治。下維黎庶，以絕苛殘。必使吾中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爲滿志。倘有藉端舞弊，結黨行私，或畛域互分，彼此歧視，皆非本會志向，宜痛絕之，以昭大公，而杜流弊。

四 人員宜得也。本會按年公舉辦理人員一次，務擇品學兼優，才能通達者，推一人爲總辦，一人爲幫辦，一人爲管庫，一人司華文之案，一人司洋文之案，十人爲董事，以司會中事務，凡舉辦一事，必齊集會員五人，董事十人，公議妥善，然後施行。

五 交友宜擇也。本會收接會友，務由舊會友二人薦引。經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確具忠義，有心愛戴中國，肯爲其父母邦竭力，維持中國，以臻強盛之地，然後由董事帶之入會。必要當衆自承其甘願入會，一心一德，失信矢忠，共挽中國危局。樂填名冊，並卽繳會底銀五元，由總會發給憑照收執，以昭信守，是爲會友。若各處支會，則由該處會員暫發收條，俟將會底銀繳報總會，取到憑照，然後交換。

六 支會宜廣也。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仿照章程，隨處自行立會，惟不能在一處地方分立兩會。無論會友多至幾何，皆須合而爲一，又凡每處新立一會，至少須有會友十五人，方算成會。其成會之初，所有繳底領照各事，必須託附近老會代爲轉達總會，待總會給照認妥，然後該支會方能與總會互通消息。

七 人才宜集也。本會需材孔亟，會友散處四方，自當隨時隨地，物色賢材，無論中外人士，倘有心益世，肯爲中國盡力，皆得收於會中。待將來用人，各會可修書薦至總會，以資臂助。故今日謹爲搜集，乃各會之職司也。

八 款項宜籌也。本會所理各事，事體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設銀會，以資鉅集，用濟公家之急，兼爲股友生財捷徑，一舉兩得，誠善舉也。各會友好義急公，自能惟力是視，集腋成裘，以助一臂。茲將辦法節略於後：每股科銀十員，認一股至萬股，皆隨所便，所科股銀，由各處總辦管庫代收，發給收條據，將銀暫存銀行，待總會收股時，卽彙寄至總會收入，發給銀會股票。由各處總辦換交各友收存。開會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於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愛國之誠，當踴躍從事，比之捐頂子，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圖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

九 公所宜設也。各處支會當設一公所，爲會員辦公之處，及使各友時到敘談，講求與中良法，討論當今時事，考究各國政治，各抒己見，互勉進益。不得在此博弈遊戲，暨行一切無

益之事。其經費由會友按數捐支。

十 變通宜善也。以上各款，爲本會開辦之大綱。各處支會自當仿照辦理。至於詳細節目，各有所宜，各會支會可隨地變通，別立規條，務盡妥善。

(乙) 同盟會

同盟會軍政府之宣言

天運歲次年月日中華國民軍都督奉軍政府命，以軍政府之宗旨及條理，布告國民：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滌二百六十年之膾腥，復四千年之祖國，謀四萬萬人之福祉，此不獨軍政府責無旁貸，凡我國民，皆當引爲己責者也。維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後人。今漢人倡率義師，殄除胡虜，此爲上繼先人遺烈，大義所在，凡我漢人，當無不曉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祇以驅除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尙當變更，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爲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爲英雄。

革命，今日爲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卽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爲其機關而已，自今以往，國民之責任，卽軍政府之責任，軍政府之功，卽國民之功。軍政府與國民同心戮力，以盡責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大經，暨將來治國之大本，布告天下：

一 驅除韃虜 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爲邊患。後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迫我漢人爲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爲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滿洲政府窮凶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其滿洲漢軍人等，如悔悟來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殺無赦。漢人有爲滿奴作漢奸者，亦如之。

二 恢復中華 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爲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爲者，天下共擊之。

三 建立民國 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立民國政府。凡爲國民皆平等，皆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

自爲者，天下共擊之。

四

平均地權 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爲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衆棄之。

右四綱，其處分之序，則分三期：第一期爲軍法之治。義師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脫滿洲之羈絆，臨敵者宜同仇敵愾，內輯族人，外禦寇仇，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軍隊爲人民戮力破敵，人民供軍隊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寧。既破敵者，及未破敵之地方行政，軍政府總攝之，以次掃除積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壓制，官吏之貪婪，差役之勒索，刑罰之殘酷，抽捐之橫暴，辮髮之屈辱，與滿洲勢力同時斬絕。風俗之害，如奴婢之畜養，纏足之殘忍，鴉片之流毒，風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每一縣以三年爲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軍法。布約法。第二期爲約法之治，每縣既解軍法之後，軍政府以地方

自治權歸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議會議員，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選舉。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於政府之權利義務，悉規定於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皆循守之。有違法者，負其責任。以天下定後六年爲限，始解約法布憲法。第三期爲憲法之治。全國行約法六年後，制定憲法。軍政府解兵權行政權，國民公舉大總統，及公舉議員，以組織國會。一國之政事，依憲法中行之。此三期，第一期爲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第二期爲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第三期爲軍政府解除權柄，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俾我國民循序以進，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胥於是乎在焉。

以上爲綱有四，其序有三。軍政府爲國戮力，矢信矢忠，終始不渝。尤深信我國民必須踴厲堅忍，共成大業，漢族神靈，久耀於四海，比遭邦家多難，困苦百折。今際光復時代，祈人人各發揚其精神，我漢人同爲軒轅之子孫，國人相視皆伯叔兄弟諸姑姊妹。一切平等，無有貴賤之差，貧富之別。休戚與共，患難相救，同心同德，以衛國保種自任。戰士不

愛其命，閹閹不惜其力，卽革命可成，令政可立，願我四萬萬人共勉之。

——十四，七，廿五。——

三民主義三十年成功（講演）

我對孫總理的遺作，自愧太忽略，沒有多得研究，所以不能對大家多說。我現在且將我的感想，同着我向來對不了解國民黨主義人所解說的話，來同你們說說。

有許多人，都迷信三民主義，是孫先生自己發明的。這種觀念，是不對的。因為孫先生不過是爲應時勢的要求，以爲非三民主義不能救今日之中國，所以他把三民主義的大綱編了出來，教大家本着他的意思，仔細考慮，去推行。所以我們能說中山先生是一個先知先覺，而不能把他當作一個有創造萬能的上帝。

此時我來說他的三民主義，恰合今日中國時局，這不是作無味的恭維，有人懷疑以爲是太早，或者以爲太利害了，這都是人們對三民主義沒有真正了解的原故。向來社會裏的人，不論在

何時代都會分三派：（一）急進派，（二）守舊派，（三）猶豫派。守舊派之阻止社會進化，自不用說，就是一般猶豫派也是於社會進化有妨礙的。如從前的進步黨，研究系，以及國民黨的溫柔派，皆是這一類的。他們都以為中山先生太極端了，就算他是極端，他却剛剛賜我們一個合時勢的解決時局的辦法，三民主義當俄將越飛（譯音）會着中山先生時候，他問中山先生說：『照爾的三民主義的辦法，中華革命，要多少年成功。』中山先生答道：『要三十年。』人都以為他是說大話，我却以為他是太謹慎了。他轉問越飛將軍說：『照你們現在俄國式的共產革命，要多少年才成功呢？』越飛將軍答說：『要二百年。』照這樣說來，在三十年以後，及距今二百年以前，中間這一百七十年功夫，還不是讓我們三民主義去行嗎？我說：『俄國式的共產主義，』因為他們現在所行的，確乎不是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就是俄國式的共產主義，現在也行不下去了，所以越飛知道不容易，才說二百年。但是他這二百年的話，或者也太多說。他們彼此這樣豫計年限，並不是隨意說笑的，因為在中山先生的意思，就是以為中國此後三十年，可行他的三民主義。再後若世界大勢變化，就是中山先生不死也必要另採用一種辦法的。我們現在且照中山先生說的三十年來

說，我個人最少還能占這三十年的一部分，我也當盡我的力，在這一部分時間內，與大家共同奮鬥。

從前國民黨和共產黨中間有許多誤會，現在算已了解了。但是有許多人還在攻擊無政府黨，以爲他們對國民太冷淡了。這也不怪，因爲無政府黨同共產黨兩黨的主義和主張，向來都是不對的。有人問我無政府黨革命要多少年成功，我說少到五百年，多或三千年。現代評論的人，就罵我不應該那樣說。我說我很希望你們努力去，能快更好，不過我相信，若要取一種合理的努力，恐非到那時不可。所以我今天就不在這裏來對你們說，「你們爲何此時不行無政府主義呢？」你們若果冷冷靜靜的對我說，「若只在本廳行，或者可以，若要行於廣東，行於全國，恐怕做不到。」我到也沒有話說。有一些柔弱派的黨員，他們的心，是很好的，不過他們太過於，「二百五式」的革命黨了。走了一條路，只要一有阻礙，卽是改走一條，終久弄得迷失路途，不過瞎衝一陣罷了。有人罵我說，「若無政府主義要三千年才能成功，則管你何事。」我說他決不會由二千九百九十年，一跳入三千年而成無政府主義世界的。所以我們對三民主義，也要早早努力才行，斷不

能等他到念九年以後，一跳而成三民主義國家的。我們如果不動作，那麼世界上就可以無事，地球老爺，也要向我們告辭了。世界的進化，本諸自然，我們不能阻止的。現在我們以爲三民主義，三十年可以成功，俄國式的共產主義，二百年可以成功，無政府主義，三千年可以成功。到三十年後，二百年後，三千年後他們那時的人，各各都要以我們講三民主義，講共產主義，講無政府主義的人可笑了。因爲到了那時，他們又要有他們的新主義了，猶之乎我們現在有汽車火車飛機，就以爲快的了不得了，將來到科學發達到極點，能一按電鈴，就把我們送到歐洲，那時的人，自然要笑我們用汽車飛機的可笑了。所以世界是時時變化的，有千萬個我，變了個他，千萬個他，變了個我。大家都要做出個樣子來，使人家稱他好。歐戰以前的世界，與歐戰以後的世界，大不相同，這是中山先生也曾經告給我們的。最明白的，是戰前世界走得慢，變化小，戰後世界，走得快，變化大，這種變化，是會循環的。譬如專制變共和，共和變專制，但是後來的專制，決不同從前的專制，後來的共和，決不同從前的共和，所以將來的守舊，也決不同現在的守舊，宇宙大，地球小，進化線，都繞着宇宙走的，不單是繞着地球走的。有了二百萬年的進化，猴子才變成成人，有了四千餘年前伏羲的茹

毛飲血，穴居野處，才有今日的佳餚美味，洋房電燈。有了歐美蒸氣的發明，才有工業大革命。有了科學的發達，英皇太子才能夠用無線電坐在他書室內，對數千萬人演說。所以我們也必要有三十年的努力，才能達到實行三民主義之目的。至於有的人，往往以爲三民主義，現在行不通。爲何行不通？因爲人人不明白了解三民主義，猶之乎人人以爲無政府主義，絕對做不到，爲何做不到？到了三千年以後，丫頭老媽子車夫走卒，都受了三十年強迫教育，都有了大學畢業生的程度，他們知道自重，以法律的拘束爲辱恥，那時自然可以行無政府主義了。所以若有三十年訓練及宣傳，使人人皆了解三民主義，自然就可以行三民主義了，有甚麼行不通的呢？

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安不忘危」

（上略）今日兄弟不過把北方情形報告，一，來看大會，二，趁機會將北方情形及個人感想，貢獻各位。這回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重要目的在整理黨務，兄弟把整理黨務說幾句。如何要整

理黨務，因黨內稍有意見參差，怕參差到將來而生誤會，故趁早糾正。兄弟先表一句總話，這時候我們好危險，如一家然，兄弟姊妹正在討論家務，兄說弟不好，弟說兄不好之時，前門外忽來強盜，後們又來小偷，四面環境所迫，我們無時候討論家務事。兄弟由北京來，覺得北京直隸如下雨一般的黑暗，迨到上海，覺得稍好些，及到廣東，覺到光明世界。一人感想，隨環境而變化，所以兄弟在北京時欲一步走到廣東，將京津情形報告，大哭一場。到了廣東之後，反覺大歡樂。我們對環境不可受其欺，不可在光明時候忘了黑暗。如兄弟在北京，去年十二月時候，覺得北京國民革命快要成功。迨到二三月稍覺不同，還覺其力量偉大。到四月來，段祺瑞慘殺學生羣衆，已覺得黑暗來了。四月間段祺瑞走了，以爲天已光明了，不圖初八初九初十至十五日，國民軍退後，北京黑暗了，到了二十日眼睛一瞪，不是我們的世界了，都是他們的世界了。從前北方由北京起，天津，河南，開封，濟南等處，有許多黨部，很是煊赫，兩月來，完全沒有了，從前大家分左右派，現在一個都沒有了。北京黨部有左右兩派，右派黨部在南花園一號，左派黨部在翠花胡同八號，到了二十一日那天，奉聯軍入京，左派的人走了，書籍宣傳品亦失了。右派以爲一點赤色沒有，可不必搬遷。卒之仍要走。

又丙派的民黨俱樂部，不日聯絡官僚軍閥，而會內之江維藩，亦居然被奉聯軍拿去了。國民軍退後，有一內閣總理賈德耀，是我們的對頭人，他是三月十八日慘殺學生羣衆的，吳佩孚亦指爲赤魁。又王正廷黃郛等，而吳佩孚亦謂爲赤魁。可知我們分派，而軍閥則一概捉去，今日兄弟說易經一句話：『安不忘危』，爲黨人箴規。新年初一日，我不喜歡朋友恭喜發財，只要說今年我不要死，此是實話。諸君留意，廣東現在是我們很平的大道，如玩把戲，有本領的人，能在線上走，走過去了，世界的人拍手，走不過去，簡直是要死。中國只有國民黨能走此線，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可以成功。若不能直走繞此線而走，則路遠成功難，諸君不要拍手高興，如國民黨走不好，廣東不是黨所有，是敵人所有。故此線走得不好則要死。去年九十月間，廣東的情形，打死的打死了，逃走的逃走了，大家有何面目受人調和？大丈夫應肯受人調和？今天致意各位，勿在廣東光天化日之下，爭意見衝突，有工夫的人衝突不要緊，無工夫則不可。人類不能無衝突，有衝突方有進步，勿爲環境所欺。兄弟以爲人之衝突不可避免的，須把大衝突銷除小衝突。現在國民黨內有共產派與非共產派，而黨外更有吳佩孚，可名爲吳佩孚派，須將黨外之派銷除後，方能整理黨內派別。

這是吳稚暉先生在五月二十三日廣州全市黨員大會的一篇演說詞。因為他的主要意思，是勸一般黨員，不要全變成近視眼，祇注意黨內一些小問題，而忘却四面的敵人，忘却國民革命的責任，致搖動黨的根基，所以我把他引易經上『安不忘危』的一句，拿來做這篇的題的。親愛的同志！這是甚麼時候？真是『前門外忽來強盜，後門又來小偷，』除去極北極南有一片光明光明的地方，全國幾全在黑暗勢力籠罩下。雖然這種黑暗勢力，總有消滅的一天。但是甚麼時候，能使這種黑暗勢力消滅，就仗恃我們努力的力量多大了。欲增加我們的力量，第一着先要我們內部團結一致，『革命的戰士緊結起來！』我以為這是現在應喊出來的一個口號。『人類不能無衝突，有衝突方能有進步，』這固然是真理；我們『須把大衝突銷除小衝突，』這更是對我們同志藥石之言。我們不把黨外的『吳佩孚派』、『張作霖派』銷滅，換言之，我們不能使國民革命成功，我們甚麼事也不能做。我們『不可在光明時候忘了黑暗，』我們尤不可在黑暗的時候忘了更黑暗。須知道，王正廷、賈德耀、黃郛、江維藩之流，尙且被指為赤魁，可知新舊勢力，無絲毫妥協之可能，你一度做了革命黨員，就是

再向軍閥官僚投降，他也是不要你的。親愛的同志們！猛醒吧！『革命的戰士緊結起來！』我們須將黨外之派銷除後，方能整理黨內派別。』這是我們一致景仰的吳先生指示我們的途徑，我們照着走去吧！

語誠十五，六，二十八。

請查辦共產黨呈文

護黨救國運動中之要件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公鑒。竊總理於前年改組國民黨，容納共產黨份子，當時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李大釗亦曾聲明，此等黨員止以各個人之資格，服從國民黨主義，並非國民黨與整個共產黨合作，今者共產黨有謀逆之整備，遂喧騰其聯共之口號，誣罔總理，挾制輿論，以圖大逞。按總理容納共產分子，有兩層用意，一總理於學說向主自由研究，共產若無背叛中國與國民黨行為，僅研究學說者，可與研究任何並無背叛行為之學說，一同聽其研究。二因總理知

共產必不適宜於中國，尤其是階級爭鬥之共產主義，故自創三民主義，以適合中國，且允許共產黨分子之有覺悟者，服從國民黨主義，使之隱銷其逆謀。不料自共產黨分子加入國民黨以後，共產黨積漸謀逆，迨總理逝世，尤逐步日肆陰謀，本黨乃忍痛疊予以最大之庇護，且瘖口以致其多方之忠告，終望得遂總理銷其逆謀之願，而不終研究適予以得步進步之披猖，遂使帝國主義之國及國內軍閥謀傾本黨者，借赤化爲口實，淆亂世界之衆聽，北伐軍興以來之所到之地，皆有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之怨聲，去年國慶後，本委員接得漢口寄來中國共產黨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及中國共產黨主義青年團湖北區執行委員會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請本委員以監察委員資格有所注意，或加以彈劾以止叛亂，本委員因諸如此類之叛逆印物，近年以來，時有發見，非密加訪察，得其真相，不欲輕爲口舌之爭，蓋彼輩兇狡無賴，若不到澈底解決之時期，彼輩必騰爲老朽昏庸，思想落後，反動分子，反革命派等之標語，極其恫恍迷離，一犬吠影，函電紛論，詈罵交闐，使成獸鬥泥中之形，以丐其虎据要津之助，（如俄人鮑羅庭類之）一擊不中，更張其燄，近半年中，本委員以中央所派江蘇特務委員會委員，隨鈕委員，永建之後，同在上海注意時局，乃爲若輩包圍，

離奇逆迸，隨在呈露。鈕委員焦頭爛額，痛苦逾常，窮於應付，迫而謝病。本委員就本年三月六日晚間八時，偕同鈕委員及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楊委員銓，晤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中國共產黨上海首領羅亦農，於上海環龍路二十六號鈕委員辦公處，談話甚多，其要點，本委員告陳首領『研究共產學說，自爲共產黨之責，若實行共產，五六年前蘇俄代表越飛，在廣州語言孫總理，略在二百年之後，以我理想，二百年尙嫌不足。』陳首領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輕掛招牌，正是賈鼎。』陳說『你更瘋顛，請問中國現在的共和不是僞的麼，但你以爲康有爲之復辟，與僞共和孰優。』本委員遂知中國共產黨欲實行僞共產，意在言外，因突然根問，問陳首領『你定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是若干年。』彼不遲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駭極之情狀，隨即將陳首領所定二十年中國可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一語，請楊委員於隔座特別注意時，羅領首似怪陳首領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員卽亂以閒話曰，『如此國民黨生命止贖十九年了，前時總理答越飛國民黨國民革命完成應需三十年，若你們共產黨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應當通點商量才好。』因共強笑而罷，本委員自親在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口中，得到二十年中

國實行列甯式共產主義一語，乃核以去年雙十節湖北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其扼要之言曰。

「雙十節，本黨慶賀，而無慶賀之價值……因為內部奸賊，仍未澈底剷除，那裏趕得上蘇俄革命紀念日，值得我們真誠的慶賀啊。」

「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我們最近決議案，是有辦法的，是有步驟的，祇須放大膽量，秘密進行，圖我們的新生命，自有剷除奸賊，真正成功之一日，那真值得熱烈的慶賀。」

「我們的步驟，就是：

(一) 第一步，我們老實不客氣說的，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新軍閥的心理機會，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原來一般的舊軍閥。」

本委員案如此蔣中正，馮玉祥，唐生智，暨各軍界同志，都是共產黨貓腳爪，被他們拿住了，向火裏去取燬粟子，不過他們把打倒舊軍閥，便算是想做新軍閥，乃非常可怪的奇議論，因此從前共產黨反對北伐，又增了一個用意的旁證，所以近來借抑制新軍閥的外面，在漢口挾着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行他們搗亂北伐的內面，都是他們預定的計劃。

(二) 第二步，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爲黨團監督政治，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案，切實督責想做新軍閥的人，倘若還要難爲我們，那就用快刀斬麻亂的手段，病痛快快的來解決他，以求最後的澈底吧。

本委員案，亂麻指國民黨，快刀必是指無產階級人們的血肉，這種無產階級人們，又是他們的貓腳爪，請大家注意，開首喚起語，所請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同志與非同志，多未分得清楚啊；他們必定還有秘密文件，也得云，「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無產階級的心理機關，貌合神離的帮助他，」以打倒想做新軍閥的國民黨，他們借乙打甲，借丙打乙，借丁打丙，抽繭剝焦的方法，已施於國民黨者，可以完全證實，他們不認無產階級人們爲同志，足見工呀，農呀，都是他們貓腳的爪，最後打盡了中國大部分人，止贖他們的同志，就實現清一色的共產世界，所以現在擁汪倒蔣，過些時，又必擁鮑倒汪，再過些時，又必擁列甯倒孫文，罵孫文思想不澈底，送他照相到歷史博物館，規規矩矩是二十年，痛痛快快起來，二年二個月，止看機會，但他們種種喪失信用的利用別人，他們終有給

人覺悟的機會，蘇俄的陰謀，施諸土耳其而不效，還要拿同樣失敗的方法，再來中國試驗，難道因為張邦昌吳三桂是中國的特產品，中國遠東病夫，尙夠不上土耳其近東病夫麼？總理在民族主義第一講，贊美蘇俄抑強扶弱，幫土耳其革命，但是土耳其反了蘇俄，爲什麼呢？總理不說暗示我們留意罷了。

「現在我們的口號是糾正辛亥革命之不徹底，製造新國慶紀念節，打倒新舊一切軍閥及資本家，剷除內部的奸賊，勞動罷工絕對自由，馬克思主義萬歲！階級鬥爭萬歲！無產階級人們萬歲！」

本委員案，無產階級人們受他這句萬歲，正同普通開會，我們國民黨，也還正在那裏受他「國民黨萬歲」的榮寵，這算是被他利用時節的獎品。

據上面共產黨敬告同志之步驟，參合共產黨首領二十年之定期，二十年內中國國民黨滅亡，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或止是掛出招牌，似已爲難逃之巨禍，加以彼輩敬告同志，明言雙十節無價值，值得他們熱烈慶賀的，乃係蘇俄革命紀念日，又最近湖南省黨部，已有擁護鮑羅庭

之口號，查有歐人李德爾致陳同志友人書曾言鮑羅庭之名，本非彼之真名，彼在蘇俄共產黨內，爲煽動委員會之委員，鮑羅庭從前化名犯罪，屢改其國籍，故挑撥離間手段，惡劣萬狀，對人情厚貌深。乃是中俄共產黨普遍訓練而成之同一面孔，他們閑談交際是溫溫和和，說起關係話來是結結硬硬，做出來是惡惡辣辣，說誑話是載在他們聖經第一章，（此想當然，他們有無聖經，則吾不知。）鮑在廣州時，有廣東皇帝之號，我們鄙夷他，以爲不配，今觀其把持漢口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情形，老成痛心者不敢異同，歸化希旨者甘爲傀儡，鮑羅庭已支配國民政府下之中國，曾無疑義，則到共產黨勢力統一在中國實現共產黨之時，中國全歸蘇俄支配，又無疑義，（共產黨用一個指頭遮羞，說中俄同在第三國際，不相統屬，更是變戲法的說話，其實那種帶領引見的情形，蒙古是慣做屬國的，我生蒙古，容許也說本是屬於中國，何妨又屬蘇俄，中國是止被人一再盜國，却還不會做過屬國，這正好共產黨去新試驗，我們國民黨不願意，要進第三國際，我們將來自己用國民黨去進，不要用列甯式的共產黨做贖見去進。）於此而得兩結論，乃本委員所不能不舉發，而本會所不能不過問者。

一、共產黨決定剷除國民黨之步驟，有以黨團監政治之則言，明明爲己受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預逆謀，此本黨不願亡黨，在內部即應當制止者也。

二、現在中國國民政府，爲俄煽動員鮑羅庭個人支配而有餘，則將來中國果爲共產黨所盜竊，豈能逃蘇俄直接之支配。乃在變相帝國主義下爲變相之屬國，揆之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大相刺謬，此又應當防止不平等，而早揭破一切賣國之陰謀者也。

（有人說俄國已廢除不平等條約，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奧，皆已廢除不平等條約，依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止能認爲最惠國，聯合則平等未完全，顯生問題，所以德奧認爲最惠國，尙未聯合也。）

因此，本委員認爲情事非常重大，現在漢口中央執行委員會爲共產黨及附和共產黨之各員，奉俄國共產黨煽動員鮑羅庭而盤踞，最近諸多怪謬之改變，乘北伐軍堅攻肉搏之時而肆其咎兵抑將之議，無非有意擾亂後防，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本有反對北伐之文，俄國共產黨鮑羅庭在廣州，亦建緩取江浙之議，即因他們老實不客氣，實力未充不欲國民黨羽毛驟豐，使共

產黨難下催毀之手段，以此逆謀昭著，舉凡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委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未便尙聽其行使職權，恣爲顛倒，應再召集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或產生全國代表大會處分，但變故非常，一時不及等待，故本委員會不能不集會摘發，是以本委員特將亡黨賣國之逆謀，十萬急迫，提呈本會，伏祈予公決，得咨交中央委員非共產黨委員，及未附逆員臨時討論，可否以出非常之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則國民黨幸甚！中國幸甚！謹呈。共產黨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一分，合併附呈備查。

書汪精衛先生銑電後

人家問汪精衛先生何以這一回還是跑去漢口，甘心受共產黨的包圍，甚而至於還做那雙簧裏面畫眼睛戴小帽的人物，不啻若自其口出的喊那「三大政策，『聯合戰線，』在演台拚命，在電報上賣力呢。他爲什麼呢。

我答道，沒什麼，斷斷不是有所爲而爲的。汪先生有他的真摯的人格，此其所以有汪先生的

價值。故我四月五號上午十時在滬海道尹樓上對他說。我相信你終有一天來同我們相對痛哭，我所以不望你馬上加入我們一邊來。各位要明白，共產黨實是一隻神通廣大的狐狸精，若不是親自窺見過他的原形，儘你說他如何兇妖可怕，終不肯相信，被他已經迷到病骨支離。見他回眸一笑，還是立刻愛情濃郁，不顧生命的向他了。二是做闊老的，那裏會看見他們鬼鬼祟祟的把戲。他們伺候闊人，是比孝子順孫還強。說話又甜蜜，又爽辣。把一頂偉大左派的帽子，輕鬆套在你頭上。你終以爲什麼天大的把戲都由我管得了的。三是一年前的共產黨，同一年來的共產黨，還是那麼一個嗎，然而汪先生去國一年。他只知道還是那麼一個共產黨。他疾病坎坷，久在歐西，三十天內經過了木司科，接晤了一羣久慕大名的大革命家，半個月的俄國火車，俄國輪船，伴送了回來。又一向有深刻的總理聯俄容共歷史，影在腦中，如何能在上海聽了幾個老朽朋友的一席話，就馬上突變換了一個大方向呢？這不但汪先生自信力強到十二分的人做不到，便是誰亦做不到。所以六號早上，李石曾先生去了孔宅回來，他說「精衛說過要走，一定說好了才走，不料他竟昨天下午瞞着走了，那麼樣，他約十五到南京開會，靠得住麼。」我微笑道，開會不開會，止是那

麼說着罷了，果然四月十八漢口的中央日報記事。他告訴別人，他慮蔣要中止其行，故秘密登舟。候出吳淞口後，始致書與蔣，他至心誠意，還要去同那班狐狸精相處一陣，終要有一天親眼見了原形，他才自動的想法子的。我們難道從前不是同他一樣，也訕訕拒人過的嗎。何必以五十步笑百步，詫怪今日的汪先生呢？若說汪先生可以被他們做商標，來登廣告，這亦不過汪先生自己觸霉頭，還充他們一陣的傀儡罷了。於我們無損。因為共產黨的買空賣空，專靠大登廣告，造起空中樓閣，來大擺其迷魂陣。老是這套把戲，西洋景漸漸亦拆穿了。人家知道汪先生受愚得可笑，汪先生到底又不肯賣國，他們利用他亦不會長久的。所以前天有位戴君從長沙經過武漢東來，他堅決的說汪先生是已被他們暗中監視了，失却言動的自由了。這亦是可能的，因而有這個四月十六號的銑電，借他的口來詆譭蔣先生，別的不容先辨。他裏面說我們「謀開西山會議式的會議，」這那裏像汪先生的話，并且那裏像人說的話。當他到滬之際，會議不會議，我們沒有半個人，提起半個會字，半個議字，我們其時方以為共產黨叛逆有據，事實具在那裏用得着會同議呢。全是汪先生自己對李石曾吳稚暉等首先要會議解決，更兩次在總理遺宅及滬海道尹署樓上對

十許人說了又說，說了不算數，汪先生出了吳淞口，寄給蔣先生的信，又說「以銘之愚，一線生機，惟在開第四次全體會議於南京。」又給張靜江先生的信說「十五開會於南京，」旁邊又注云「愈早愈好。」我們相信汪先生是個領袖，他的提議，必有根據，所謂南京，他必定知道第三十六條黨章，中央大會必開於政府所在地，所以我們馬不停蹄的趕上南京赴會。到南京得汪先生元電，果說政府定在南京，又趕緊日夜不停的把政府籌設起來，好供中央在南京開會。汪先生定十五開會，所以十四便由到會的委員，開起預備會來，十五上午足足候了三點鐘，全會開不成改開談話會。從此一天一天的候着開會，終開不成。汪先生好底開頑笑的，會是不來開，反在那裏說風涼話。累我們好似癡漢候婆娘，至今牢牢的候着。那個銑電不說我們上當，倒說我們「謀開」，不是像共產黨潑皮賴人的口氣，那裏像是汪先生誠篤君子的說話呢？至於銑電裏面一篇大道理，說如何反共的不當，如何繳去工械的不對，全是似是而非。一種共產黨混同夾帳的聲口，也不像汪先生的話。若說汪先生還不曾預備反共，亦不願定要繳去工械，汪先生自以為體總理之心為心，我們亦知道的。可是容共原是要他們來幫助革命，不是革命革命，連國民黨的命都革起來

了。這個道理，汪先生亦應該清楚的。工人有了械，幫助國民黨革命原是十分歡迎的。若拿了他的械，來助共產黨革國民黨的命，這個叫做叛逆。汪先生四月三號在總理遺宅親口告訴白健生先生等要細起來的這句話。（我沒留意，李石曾先生再三說，聽得清清楚楚。）依汪先生把他們細了起來，他們的手亦沒有了，要械何用呢，不繳何待呢？我所謂汪先生體總理之心爲心，見汪先生四月五號寄給蔣先生的信，有云「改組之精神及其方策，實總理苦心孤詣所獨創，而吾弟實左右之，銘不過追隨之一人。」又四月三號在總理遺宅汪先生親對蔣先生說，「總理改組國民黨，便是我與你同着仲愷三人，最深知之。」所謂苦心孤詣，所謂獨創，大約便是指要與俄國聯合，要容納共產黨，甚而至於要行農工政策，定要武裝工人，武裝農人，就是共產黨，現在把他吹得震天響的三大政策。那麼，我們要敬告汪先生，我們并不是一隻牛，我們并不會連這一點靈性都沒有。我們亦會把蘇俄當神仙待遇，亦會把共產黨當兄弟親過，我們亦口口聲聲說革命要注重農工。爲了這個，我們亦得罪過多少朋友。可是同時却不會奉到總理的密命，說明蘇俄要把共產黨來消滅國民黨，亦應該同他們聯到底。（其實事實上，還是做不到，到國民黨消滅的一天，聯蘇俄的，

便輪不到孫中山先生了。共產黨要革國民黨的命，亦應該容納到底。（是同一事實上做不到，到彼時，他已不屑容納你，誰配你去容納他呢？）農工幫了共產黨革國民黨的命，這應注重這種農工到底。（這就是孫哲生先生請幾個共產黨書記仍搶在交通部紀念週說的漂亮話，他說我們要知道革命是民衆的事，民衆爲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才有黨）這無異說，農工要做共產黨，國民黨便不該存在，要存在國民黨，「這完全是已經走上了反革命的路上。」這才聒聒叫的寧馨跨竈人物，并且父子至親，必有我們聽不到的耳提面命。在汪先生依了總理苦心孤詣的獨創體他的心，求做自己的心，已是隔膜了，所以他會說出「細綁叛逆民衆」的話來，何等不合革命的原理呢？故論起派別來，孫哲生方是真左派，汪精衛止合稱做準左派罷了。因爲沒有總理的密命，吩咐我們把國民黨可以送與共產黨，我們老實不客氣，自然「提出反共產口號」，自然「圍繳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槍械」，那個替汪先生做銑電的人，（我想汪先生心地決不會如此齷齪）叫我們「以博帝國主義軍閥及一般反革命者之同情爲獻媚之資。」然我們要想免給汪先生這樣的糟場，我們除掉了把國民黨送與共產黨，還有甚麼方法呢？就把汪

先生自己的觀察來證明，（一）四月一號黃昏，我在孔宅當了蔣宋李三位之面，對汪先生說，「陳仲甫他言二十年就要把中國變共產國了。」汪說，「那裏要二十年呢，兩年罷。」（二）四月二號早上，在孔宅樓上，當李蔡二位之面，汪先生說，「我過木司科才知道他們的計劃，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們變的。」（三）同時又說「他們當什麼人都是工具，就是他們自己的重要人物，不需要了，也就把他丟了。」那麼他們是預定在中國要行共產，不肯改變的，是汪先生曉得他一定的了。他們把國民黨完全算做工具，到不需要了，即便丟了，汪先生亦曉得一定的了。丟的時期，陳獨秀二十年，還是寬慰朋友的，其實只需兩年，汪先生亦曉得一定的了。然則所謂革命，便是替共產黨革命，「反共便是不革命」亦是一句不客氣的實話。承蒙四月十二的漢口中央日報，稱我與蔡李「都是忠厚老實，但不知革命方法。方法就是指武裝的工人，面子上逼帝國主義者來殘殺，算是反對帝國主義，其實又增加共產黨武裝暴動的大成功，愈把國民革命軍可以維持國民黨的勢力減縮下去。這又名爲限制新軍閥在共產黨成功，他的革命自然十分滿意了。在國民黨要想成功自己的國民革命，那就倒看千里鏡，愈弄愈遠了。這種革命的工作方法，或者就是汪先

生所謂總理苦心孤詣所獨創的呢？還是別人苦心孤詣獨創了來斷送國民黨的呢？所以汪先生致蔣先生書，開頭有云，「抵滬以來，痛苦萬狀，今日散會後尤甚，總理所遺留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總理所改組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汪先生所痛苦者，即爲我等老朽昏庸不知「革命工作之方法」之故。但我亦套他調子還告之云。在滬見汪先生痛苦萬狀，今日見他的銑電，痛苦尤甚，總理所遺留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總理所改組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我們所痛苦者，即汪先生誤認共產黨消滅國民黨的革命工作方法，便算國民黨進行之革命工作方法是已。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的方法至佳。但我們反了他，讓我們自己來行便是。國民黨革命，若與他一同來行，便變了共產黨革命。工人武裝暴動的方法，亦是至佳。但我們不要工人歸到共產黨手裏，反來革我們國民黨的命。我們要武裝國民黨的工人，完成我們總理的工人革命。這是總理改組國民黨時苦心孤詣容納共產黨的意思。暗示我們到了他們要拿出共產黨手段危害我們國民黨，便請他們去。這就是汪先生所謂獨創。我已尋到了總理親筆證據，諸在下面申說。至於汪先生那種不願消滅國民黨只貪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認爲就是國民黨革命的成功，乃是汪先

生個人信仰。(共產黨革命，決不會成功，當另作一文，請教於汪先生。)總理并無此意，汪先生是總理唯一的信徒，不可謬誤至此。汪先生在漢口寄李先生有「左派左派，寤寐以求之」等語，汪先生恥爲右派，力爭左派，亦可謂情見乎詞。然彼誤認能上共產黨的當，或共產黨自身定是右派，固已錯極。還有共產黨所加國民黨人左派之名，若觀其祕密文件，當作三日惡。(此亦當另爲一文。)

當十三年改組國民黨之時，疑慮紛起，總理會批示鄧澤如先生，其原文已另製寫真銅版，今轉錄如左。且加按語，使總理之意瞭然大明也。此稿爲我請鮑君(按卽鮑羅庭)所起，我加審定，原爲英文，廖仲愷譯之爲漢文，陳獨秀并未聞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按蘇俄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人，是打成一片整個兒的。總理是包含萬有的心胸，那裏願意測度他們的表裏爲奸。到了今年四月五號汪陳都用領袖資格共發宣言，才知他們果有神鬼。)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我國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則各黨員至今仍不明三民主義之過也。(按何等沈痛，我們自反，真應愧煞。)

(俄國黨人，無不深明其共產主義，故成功。總理的黨員，有三民主義，却不願明白。總理命他學步

俄人則又認共產手段，即便是國民革命，三民主義還自己看做不時髦，所謂至今仍不明者，將終古仍不明矣。噫嘻！質而言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實無別也。（按說得何等明白。一以曉喻黨員，不要把共產看作異類，即我民黨亦是共產之一派。二以暗示黨員，不要見異思遷，我的民生主義便是共產主義，試把民生主義的專書一看，民生主義還是進步的共產主義，非如俄國共產主義乃是馬格斯病理的共產主義，是民死主義，不過其搗亂精神，亦有可以節取者耳。）俄國革命之初，不過民權，民生二主義而已，及後與列強奮鬥六年，始知其用力之最者，實爲對於民族主義，此乃中國學生自以爲是。及用崇拜俄國革命過當之態度。（按何如哉，汪先生勇於做左派，總理婉諷之曰過當，難道總理亦是忠厚老實耶。）其所以竭力排擠而疵毀吾黨者，（按他們是整個兒的，自始至終，即與我們不能兩立。）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我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我黨爭衡也。（按他們是整個兒的，與吾黨爭衡，是其惟一目的，至於包攬交際，正是俄國要他包攬，與我往來，也是俄國正欲往來，惟有今日共產黨人遮斷農工不任與民黨往來，乃是他們自樹一幟的惟一目的物。）所以兩領袖共發宣言後，中國共產黨江浙區

執行委員會，應和一宣言，有云「中國國民黨乃中國各階級起來革命的惟一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全國工人階級革命的惟一政黨。」馬上把全國無祖國的工人，一齊奪歸共產黨手裏去了。所以吳稚暉頂倒霉。廣州把幫着陳炯明造反的商團懲創了，許多反對國民黨，大罵特罵吳稚暉，冒了不韙，形似不立於民衆方面出來辯護。那還算不冤枉，會得了汪先生稱許。現在上海又把幫助着共產黨造反的工會繳了械，那弄到國民黨的。汪先生也出來發火。罵那保護國民黨的軍隊，說是「無異甘爲民衆之公敵。」又說「似此喪心病狂，自絕於黨，自絕於民衆，紀律具在，難逃大戮。」我覺汪先生現在的一味直覺，也與向日時事新報等漫罵殺商團同一有所拘蔽。吳稚暉本了汪先生細綁叛工之旨，又冒不韙，又似不立於民衆方面出來辯護，大約目前定不得汪先生原諒，必要到了相對大哭時，或縐眉一嘆，乃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學問經驗之人，不爲此等少年所愚，（按共產黨與李闖張獻忠在實際上並無分別，所以像煞有介事，居然以主義名者，卽文之以「學問經驗之人」宜我總理亦爲所欺。彼等是整個兒的，少年正爲所愚耳。那裏有鮑羅庭其人反爲少年所愚乎。）且窺破彼等伎倆，於是大不以爲然。故爲我糾正之。且欲彼等必參加國民黨與

我一致動作，否則當絕之。（按今日汪先生反要我們與他一致動作，豈不與總理之意相反，不與我一致動作，則當絕之，總理說得明明白白，並且得蘇俄之同意。今乃曰「反共即反革命」，學了共產黨口氣，說此屁話糞話放狗屁之話者，真總理之罪人也，此總理親筆之証據也。）且又爲我曉諭之。謂民族主義者正適時之良藥，並非過去之遺物。（按傷哉總理之心，豈即汪先生漠然於人工具之心乎；勸此輩少年勿做張邦昌吳三桂李完用，此所謂民族主義，正適時之良藥也，勸黨員不可聽其亡黨，此又所謂民族主義非過去之遺物也，此數語乃總理批示鄧先生之中心要語也。）故彼等亦多覺悟而參加於吾黨。按共產黨覺悟了民族主義，乃許其參加吾黨，今汪先生乃恨軍隊得罪了無祖國的上海總工會工人，要行大戮，真咄咄大怪事。（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秀。陳欲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按總理親手證據，大家看清楚，）如不服從吾黨，我必棄之，）何等說得斬絕，所謂共產黨背叛國民黨，定即棄之是也。今乃曰「反共即反革命」，學了共產黨口氣，說此屁話糞話，放屁狗之話，真總理之罪人也。）

準此而觀，汪先生銑電，幸而筆迹不類汪先生，我等對於汪先生之信仰，仍可無間，至電中又

言，「對於兆銘假借名義，顛倒是非，」不知何所指，幸而我們始終未認汪先生知有是非，故我們還未曾有借重之機會也。總之，雙管不能齊下，掛一必且漏萬，當續續貢其所知以明真相，故除上舉「俄國共產革命必不能成功，」左派真相」兩題，當繼此而作外，又有「兩月內個人反共之歷史，」共產黨之賣空買空手段」等題，亦要寫出，參互讀之，庶無漏義。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一）

革命方法

共產黨賣空買空之手段

精衛先生執事：自先生發銑電，弟已略有所貢，其中所言應行商榷之諸題，今當續續進言之。先生之於共產黨，在總理提議聯俄之初，先生因向不滿於馬格斯之學說，故廖蔣胡等皆積極贊同，而先生獨致冷淡，此其一也。先生譬蘇俄如孫悟空，國民黨如豬精，孫悟空遁入豬精之腹中，盡量的翻筋斗，舞他的金箍棒，豬精毫無辦法，這個比喻，曾經告訴過廖仲愷胡展堂伍梯雲李石

會諸先生，及廣東許多同志，此其二也。先生於今年四月一號晚上，在孔庸之先生宅中，對了宋子文、蔣介石、李石曾三位先生，回答我所聽見陳仲甫要在二十年間實行列甯式的共產主義於中國，先生堅決斷定，不需二十年，只需兩年，此其三也。四月二日早又在孔宅樓上對着李石曾、蔡子民兩先生，告訴我們，先生此番經過木司科，才知道蘇俄的政策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國民黨有什麼變更的，此其四也。同日又說蘇俄不但把我們國民黨當做工具，他把什麼東西都當做工具，就是他們最重要的人物，用不着了，也便丟了，此其五也。所以如果拿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來對先生矜張，先生必付諸一笑，因爲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看得極分明的，還有過於先生的嗎？然而我知先生，是決不肯背叛。總理，賣黨與蘇俄的。既然如此，何以看清楚了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先生還是虛與委蛇，沒有蝮蛇相螫，壯士斷腕的勇氣，想出死裏逃生的方法，作個自己的結束呢？因爲那隻共產黨的狐狸精，他約留有三樣最要緊的法寶，引人入迷魂陣，幾乎無賢不肖，盡在其彀中，因爲一經成了術語，經千百人之傳述，無有不暫成爲法寶，把持於人心，有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當

這種法寶的西洋景不會拆穿，那種殺身成仁，斷脛截足，前赴後繼，對着法寶的犧牲，還有一句情理好講嗎？其他如唐煥章的八月十五天翻地覆，轟動了全個中國，同善社悟社的入門禮，要磕若干頭，好好體面人，都恭恭敬敬磕去，無非都有法寶，足以擺他的迷魂陣罷了，共產黨最重要的三種法寶：

一是根據名理的，叫做「思想不可落後」

拿一笑話做引子，便容易明白，這個笑話，有一報上，云出福州，其實乃在漢口，有一男女雜沓的大會，忽有少年好奇，對大衆拍一女郎之肩曰：我們交媾去罷？女郎面發頰，少年乃擲揄曰：你思想落後了，女郎頓卽怡然，起身隨之而去。本此原理，共產黨遂用左派右派，操縱其傀儡，所以引得汪先生此番到漢口，初則忿然以告新聞記者曰：「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繼又特函李石曾先生曰：「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寤寐以求之。」這便是孫悟空在豬精肚子裏作怪，什麼是思想向前？那邊是左？猶之乎君爲臣綱，何以是綱？天王聖明，如何叫做聖明？都不必講，一味的妄自菲薄，隨着金箍棒方向亂叫，這不是本文的範圍，另有

真憑實據，下次再貢獻。

二是本乎道德的，叫做「什麼東西都是革命的工具」

借國民黨的嘴，自己對這法寶叩頭，最是孫哲生先生旁邊兩個共產黨書記，替他發表許多高貴的名言，如我上次所述，彼在交通部紀念週說：「我們要知道革命是民衆的事，民衆爲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才有黨。」又在第四軍特別黨部成立日演說詞內云：「一部分的同志，因爲認不清革命的理論，以爲像現在這種樣子幹下去，即使將來國民革命成功，也不是國民黨成功，止是共產黨成功，那麼，我們爲什麼要去努力？要去革命呢？這更是大錯而特錯，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爲國民黨這個黨的嗎？如果是爲一個黨去革命，那就無異承認以黨來做一部分人爭權奪利的工具，這樣的黨，我們要他來做什麼？」這種非湯武薄堯舜的正論，在道德經、南華經上，也不曾有如此精義。所以何物國民黨，汪先生孫先生皆有視同敝屣，應作工具之概念。再拿一件小事來證明，愈見工具之說，正是共產黨之家常便飯，古今宗教之高尙情緒，均不是過方廖案發生，共產黨主要人物，恐怖異常，譚平山避

不敢出，陳獨秀之子延年往責之曰：「此時正是宣傳之好機會，汝何故匿避，苟汝出而亦遭毒手，我等更增宣傳之材料矣。」人而願爲宣傳材料，固應崇拜，乃責其友而材料之，君子之愛人以德，亦可謂咄咄逼人矣。然而相形之下，其意若曰：止有共產黨真爲民衆之黨也，即使殺盡民衆，亦爲民衆也，國民黨本非爲民衆者，姑息若干民衆，即非真爲民衆矣，小英雄妄自菲薄，看不起他爸爸，情見乎詞矣。而孫哲生何以見得國民黨其始即非爲民衆而產生，汪先生既然自始即不滿馬格斯之學說，曾否思量應做什麼革命的工具？這不是本文的範圍，也須另用真憑實據，待再下一次討論。

三是贊賞能力的，叫做「革命方法」

這個法寶，就是本文要引了真憑實據，先同汪先生商量的。汪先生不恤飲鴆止渴，賞贊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他所恐怖的，便是恐怕停止這種方法，可以把國民黨回復到民國十三年以前狀態，然而李石曾先生則相信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乃是開倒車的方法。我有了最近三四個月的經驗，加以彼等在湖南的大試驗，又堅決相信張溥泉先生的話，他說共產黨的

革命方法，乃是梁山泊強盜的老方法。我現在更替他說得顯明一點，可以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是加些訓練，加些組織，是「科學的」李自成張獻忠方法。簡言之，亦可說是我們家鄉強橫乞丐，用薙頭刀梁破額角的方法。（我不曾肯蔑視他們的口頭主義，什麼取法於馬格斯牛格斯，都是劉邦朱元璋等尊敬聖經賢傳的老把戲，他們說得好聽，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可以施給慈惠與閩人，無論這種烏託邦的理想，正與皇帝主義所謂子愛元元，帝國主義所謂自由平等博愛，都是一張不兌現之支票。況且無產階級既專了政，還有什麼閩人留在世間，候他們施給慈惠呢？他們在木司科，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十年了，爲什麼無產中的尤無產者，所謂乞丐，還是滿街是的呢？爲什麼男女社交已經公開，四千女子僅僅占有她們非產的天然性具，還要受經濟的壓迫而出賣呢？這種革命成功的羞恥，用殺人的方法，殺得光鮮的嗎？自開天闢地，到世界末日什麼專政家的口惠，都是空頭支票。什麼革命，能少殺幾個人，終算一個指頭遮羞，可吹做方法的進步。否則白起坑降卒四十萬，黃巢殺人八百萬，終是開倒車的野獸罷了。）所以用共產黨的方法來革命，是把國民黨直縮到太平天國

以前，被義和團都要齒冷的呀！我在民國十一年，從法國回華，忿極了，情願自己來做張獻忠，把中國人殺掉三分之二，於是床鋪也多餘出來了，米價也低落下去了，天下自然太平了，二十四史內的承平時代之，不都是共產黨那種方法造成的嗎？所以共產黨的開倒車，還有什麼抵賴呢？現在先寫我的經驗，再舉他們的祕密證據，可以窺見他們方法的一斑。

（甲）我的經驗 去年九月由廣州遷小學校於上海，本為避廣州之囂，初無力佐助黨事，政治會議派余及鈕侯諸君為特務委員，其實主其事者止鈕君，侯紹裘為共產黨健者，自亦盡力奔走，彼黨之重要人物，侯君外，若羅亦農，張曙時，汪壽華，林鈞，朱義權諸君，亦當往還於鈕寓，國民黨人來與周旋最頻者，湯濟滄，楊杏佛二君而已。十月以後，漸覺汪君等時圖於國民黨外，要在上海，另植一種革命勢力，以為共產黨之地，我則並未知其革命方法之兇辣，止認共產又為進一步之人類希望。故常勸彼等曰：「勿急躁，如國民革命完成，貫徹中山先生之遺囑，將來進一步，中山先生亦非不能共產者。（今知列寧共產黨並無共產之意，特欲表顯其兇惡能力耳。）何必圖挂招牌，仍賣假藥，學上海書商輒賣預約券，作朝生暮死之事乎？」其時並有一二俄領事館之人晤

面，余友告之曰：「中國人是有俠義的，你們如誠心助其革命，彼決不相負，若伸縮操縱以待之，中國人亦甚機警者，土耳其之結果，必且再演矣。」彼等輒曰：此已過去，可勿復論，我輒搖頭不信，深囑其注意。迨今年正二月，圖立工人市政府之意，日益顯明，且時言黨軍可以不必來。二月十九大罷工，至二十一晚，因局勢愈急，遂議將特務委員會，江蘇省黨部，上海特別市黨部，合爲一聯席會議，其實人數仍止朝夕見面，如上所述之諸人。是夜議及市政府，余遷就彼等之意，即議工會學生會皆應出委員，或且過半，彼等似亦歡洽，乃明日二月二十二早上，汪壽華忽集原布之諸人，加來王曉籟劉榮簡數君，議更設一市民革命委員會。其大綱則有反對孫傳芳，反對英國出兵之類七八條。余知有異，乃告之曰：罷工已四日，毫無結果，如欲開重要會議，昨夜已成聯席會，即商界學界亦議加入，何以今日合了換湯不換藥之諸人，又欲別立一名目，難道國民黨還不夠革命嗎？倘共產黨必欲自立名目者，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吾立國民黨地位，敢提出抗議。汪曰：「你是長輩，有話好說，不必生氣。」張曙時曰：此爲非常之時，故必另立非常之會，以處非常。吾曰：正爲非常之故，吾有異於今之所爲，彼反對孫傳芳之類之條件，國民黨之吃奶小兒亦能知之，當此非常之時，何

用以尋常條件欲別立名目，羅亦農乃覺之曰：「欲立此非常之會議者，正欲討論軍事等耳。余曰：如此，則尙有可說，卽共問鈕君曰：接洽之軍隊果如何？鈕對曰：今日必無着落，明晚或有一二處得回音，說不定遲至後日。又問羅君海軍如何？羅言今日亦來不及，於是遂決議早則明晚，至遲則後日下午，應有舉動，屆時再集議。乃二十二晚六時半，方食晚餐，聞砲聲隆隆然十數發，正疑怪間，楊杏佛君來告曰：「共產黨極可怪，早間明明決議軍事動作，應明後日再議，乃今日午後五時半，忽走告鈕君曰：海軍今晚必欲動，請發命令。鈕君甚怒，詰其何以午前不言，然卒徇其哀請，下一命令，囑王允恭攜去，然此時砲已放，命令似未達到也。」余卽隨楊同至鈕所，鈕正對侯紹裘汪壽華發氣曰：「如此相欺，何能合作？」侯汪皆面有喜色，漫謝過，余止鈕君之怒曰：「事已如此矣，亦勿復有言，革命黨之急躁，常如此也。於是八時有人來告曰：高昌廟響應矣，九時又言曰：西門龍華，各有動作，至十時半，杳無影響，彼等皆氣沮。我曰：後當慎之又慎，如此無謂之犧牲，應當切戒，急色兒之情態，褲子不會扭開，自己早已脫陽，豈不可笑？皆唯而散，至明日羅亦農特對我慰藉曰：此皆人民忿無可洩，故輕舉妄動。陳仲甫且特致我一書云：

稚暉先生前幾天本想和先生一談，以不大大方便中止，至爲悶悶。此時謠言甚多，尤其是右派，望先生萬勿輕信，在中國革命中，國民黨與西披，萬萬不可分離，西披決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誰願分離，便是誰不忠於革命。（卽溥泉等如他們願意打孫傳芳李寶章，我們尙可與之合作，何況革命的國民黨。）我爲此言，誓以人格爲擔保，望先生勿爲右派浮言所動，以至大家鬧無謂意見，而爲敵人所喜，并請先生將此轉達鈕惕生先生，西披爲上海事件，有宣言，諒先生早已看見，右派造謠，說西披要在上海成立了人專政政府，此種無稽之言，實不值識者一笑，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不得以此遂謂其有成立工人專政之意，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於西披之有野心，先生試看西披對上海的宣言，有什麼野心沒有？或者先生還以此宣言太平了一點，也未可知，然而西披主張止能如此，事稍定，尙欲與先生詳談一切，先生或不能信他人，當不至疑我亦欺騙先生也，二十三夜十時仲白。（按此信所謂「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乃無稽之言。」）後來三月底四月初的總工會及市政府，有稽無

稽，今且不談，因共產黨他們自有革命的大人格，至於說幾句誑話的小人格，本來不算什麼一回事。我載此信之意，止着重在「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於西披之有野心。」執此數語，與他自己的祕密證據，載在下面者互相對照，便可見忍耐不住者，到底是否羣衆，海軍是否是羣衆所影響？所謂無窮錯誤，西披是否認作錯誤？還是認作「這次我們終算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狠重大的運動」呢？西披的野心，還是人家歸怨他們的呢？還是他們在革命史上自己做成功的呢？哈哈，陳仲甫把左派領袖的高帽子，合在汪精衛頭上，叫他自己遊街，汪先生珍重那頂高帽子，還正言厲色替他罵朋友，正似吾鄉有一少年，忽然爲一鷄皮鶴髮的牙婆所惑，親戚家人日日勸之不肯聽，一日其美麗賢淑之妻婉言以勸之，少年大怒，批其頰而足踢之，且正告之曰，我儘可以沒有你，我決不能沒有她，與汪先生今日之情景相同。

這件海軍放砲的事，我初以無他們犯了幼稚病。（共產黨犯了幼稚病，是李守常先生常常太息的，其實就是蘇俄，也是犯了幼稚病，此意再在別一文字裏暢說。或曰，幼稚病者，列寧不諱言，

正是他們長於伸縮，借幼稚病以文其奸險，觀於本文，亦有此一義，也應該自己略知錯誤，豈知當總工會市政府猖獗時，在報上狂吹，把去年十月暴動，這件事更可笑，且絕不干西披之事。）二月海軍放炮，三月闖北巷戰兩晝夜，算做上海共產黨領導下革命民衆的三大成績，我本憤慨闖北之事，當時黨車已到，北火車站上止有二百餘白俄，又有少數奉魯軍，「民衆」無可如何，必待薛岳去打。所謂民衆巷戰兩晝夜者，無非去奪取警察槍枝，因此一萬餘幢房子，六七百條性命，遂算他們的犧牲品，然而大家敢怒而不敢言，軍事當局尙承認民衆的幫助，逼住了獎贊他們，就是我深知就裏者，也以爲古今所謂勝利，本來終是這麼一回事，只索他們去吹成績，由他們吹着罷了。豈知得到他們祕密證據，把他們自認無窮錯誤者，竟算是無上革命方法，我才知賣空買空的卑劣行爲，原來如此！

(乙)他們的祕密證據 他們有所謂「區秘通信」的，有所謂「樞字通告」的，皆印以鋼筆板的紅墨或藍墨，末皆署名「朱紳祕書處」。朱紳是否人名或術語，我們外人所不能悉，原稿當另用石印印發，今照錄三月四日第十二號區秘通信頁六如左，則與本文革命方法最有關係

者，並加以按語，以指其方法所在。（原稿橫寫右行，今改直寫。）

區祕通信第十二號

上海總同盟罷工與其前途：（亦農同志三月二日在活動分子大會中的報告稿二）

（一）總同盟政治罷工，及二十二晚暴動之歷史意義：這一次我們終算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大的運動，二月十九至二十四日的全上海工人總同盟罷工，二月二十二晚民衆的武裝暴動，與海軍開炮，結果雖未成功，目下此運動正在開始繼續，談不到成功與失敗，但已激動了全中國革命的高潮，引起全世界被壓迫民衆之注意，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者，更見駭怕到萬分，各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領事團聯名發表宣言，都是證明他們是如何的重視這次運動！

去年十月我們曾因孫傳芳在江西戰事失利，夏超在浙江宣布獨立，而舉行一次民衆的武裝暴動，希望推倒孫傳芳在上海殘餘勢力，而建立市民的自治政府，結果是失敗了。這次的運動，是上次運動的繼續，是上海工人階級領導民衆革命的一種更堅決不投機的有力表現，與五卅

運動工人階級領導民衆反抗帝國主義，有目標重要意義。

（按）放了幾砲，吹得震天響，似乎革命黨也大都如此，何足十分責備。可異的，他們當時告訴「聯共」的朋友們，卻謙虛與忸怩，說是無窮錯誤，既然錯誤，何以又能有重要意義？既有重要意義，何以又認錯誤？而且無窮。這個就叫做「此地無銀三十兩」。「隔壁小二勿會偷。」露出賣空買空的馬脚來罷了。天下事，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誠與僞，就判了高明與卑鄙了。譬如一樣的無謂犧牲，七十二個人打進廣東制台衙門，明知也是白送性命的，然而與這無窮錯誤而又有重要意義的海軍開砲比較起來，大家的感覺如何？又如汪壽華君曾有提議，當於某夜擇敢死隊陷李寶章之壁，同時於幾十處令人伏暗處施放邊砲，以爲疑兵，此同一詐僞，然無論何人，讀過演義三國志的，誰不贊汪君是一小諸葛，獨這駭得洋鬼子戰戰兢兢的海軍放砲，連深通革命方法的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先生，却謙虛出來，認爲無窮錯誤，這豈非咄咄大怪事呢？不要性急，我來代他們告訴諸君，在共產黨自己，原一毫沒有錯誤，放了幾個便宜砲，居然駭得洋鬼子戰戰兢兢，認明共產黨的價值，自然有重要意義，自然又在

中國的革命歷史上，做他一個很重大的運動，但這件事，何以必要「如八股文章，好像差人的帽子，見得官，見不得朋友」？對了聯共的國民黨朋友，必定要謙言無窮錯誤呢？因為共產黨朋友，就對我們頂天立地的汪精衛先生，還居老師的地位，是儼然「革命方法」的專門大師，倘教我們學生來放放邊砲，也還說得過去，乃至老師自己的重要意義，不過放幾個撒爛污的空頭砲造出來的，未免落小樣，便有惹吳稚暉嘲笑賣空買空的危險了。所以謙虛無窮錯誤，便叫做諱莫如深，諱莫如深，恐怕別名就叫做卑鄙？

(二) 我們力量之表現：在這次行動中，我們力量之表現，終算十分薄弱，僅僅數小時之宣傳與動員，罷工人數達三十萬，所有新式產業工人，城市交通工人，以及店員手工業工人，都聽從了上海總工會的罷工命令，而罷下工來，使帝國主義的機關報泰晤士報，不能不公開稱許布爾札維克的力量之偉大，與手腕之靈敏，而有上海為布爾札維克所有，抑為工部局所有之題語，同時海軍之開砲，為數年來至不易得的行動，國民黨鈕惕生他們曾經化了許多錢運動不到，這次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鈕惕生說海軍的開砲是西披發了命令，不錯，是西披發了命令。

(按) 僅僅數小時之宣傳與動員，得到泰晤士報稱許其力量之偉大，手腕之靈敏，如此價廉物美，正即列甯在「共產主義之幼稚」裏所發明之以少數操縱多數之策略，但沒有什麼神祕。我住永安公司後身一小醫院中至久，習見英華街邊小廬三羣衆而稱三道頭無可如何，則力量偉大，姨太太手提包不翼而飛，則手腕靈敏；操業自不同，而情景之相似，實有不可諱者。且余非徒然蔑視共產黨朋友之人格，至於如此，則因連帶感想，實使我無從不蔑視，蓋彼羅亦農先生所稱「海軍之開砲，爲數年來至不易得之行動，國民黨鈕惕生曾經化了許多錢，運動不到，這次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這是陳獨秀在新青年時代所謂「什裏話？」鈕惕生運動海軍，就是給羅君經手的，約有九千元，二月二十二夜間的開砲，便是羅君在九千元裏化了四千元，那麼鈕惕生運動不到，羅亦農運動得到，是這麼講的呢？所謂「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更要笑倒了全上海人，不知道那共產黨活動分子大會的會員，是從什麼西北鄉裏來的，竟大家張開了嘴，聽羅同志向天瞎吹。那天開砲的，一隻叫做建威是馬尾造的砲艦，大小是九百噸。一隻叫做建康，是德國造的，三百噸的驅逐艦。建康的旗先

拉，然後建威響應的，共開十餘砲，是上海人耳朵裏都聽見的，只兩條船名。而且當夜在兩艦內捕住水兵二十八名，是各報載明的，何以會鬧到七個軍艦一齊開砲的把戲來呢？這就所謂說誑話是載在共產黨的聖經第一章罷了。可憐汪先生一生清白，爲了革命要新鮮方法，因此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把無行盜妻吸鴉片，吞沒工人撫恤金，口談新思想的人物，與他並做領袖，共發宣言了！把至醜無行勤工儉學生的李龍枝，所謂至偉大的工會首領李立三一類人物，也算做客了！然而汪先生頭上套了法寶的時候，還可以反唇相稽曰：「我看見你們便討厭，終不及他們的膩媚，」我等也只好權且慙沮而退。

總之在十九至二十二晚暴動爲止，除掉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的李寶章的屠殺淫威外，差不多全上海全爲西披勢力所籠罩。西披說要罷市，商總聯會已通過決議，印好通告，快要散發。西披說要組織上海革命委員會，就馬上正式成立，所有國民黨左派鈕惕生、吳稚暉、楊杏佛等，資產階級領袖虞洽卿、王曉籟等，都爲革命委員，西披且以公開名義，占得委員一席，爲全國從來未有之創舉。

(按) 什裏籠罩創舉等等，他們吹他們的，大家也聽慣了，可以不管。只查最重要的一語，即所謂「除掉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的李寶章的屠殺淫威外」，因為罷工時節，最可慘痛的，便是「李寶章的屠殺淫威」。然而在共產黨的心目中，不見什麼慘痛，只見「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罷了。這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便是那回罷工的大成績，這配叫做「歷史上很重大的運動，是有「有目標的重要意義」，故於歷述次要之成績，如國民黨左派，資產階級領袖，都加入上海革命委員會之先，先把最重大成績，以淫威屠殺，激起民衆感情，是瞎子吃餛飩，肚裏有數目，共產黨活動分子人人皆知的，姑且「除外」了，按不下表，這是何等輕描淡寫呢？我們所最可異而要向汪先生刺刺討厭的，便是感情這兩個字，汪先生有名言：「對反革命着言仁恕，即對革命者爲殘忍。」這就是共產黨所謂感情是最要不得，然而第一先問，所謂革命，爲的是什麼？汪先生可說爲的是表同情於民衆，共產黨可說爲的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那麼明明都有了感情才革命，就算仁有婦人之仁，是要不得。何以恕字又要不得？所以第二便要問，何以共產黨要行革命方法，對了淫威屠殺，絕無感情，以冷血爲可貴。

反之，又責備民衆，必要挾有熱血的「感情」，供諸公「激起」，這真是汪先生讀熟了共產經，連理性也暫時消失了！

(三) 我們的缺點，及同志之表現，可見在這次行動中，也得到了不少的可寶貴的教訓與經驗，應得舉出來。甲：我們黨一向缺乏武裝暴動的思想與準備。列甯說，西披要隨時隨地準備武裝暴動，以奪取政權。又說：罷工開始，應立即繼以武裝暴動，因為這時候的民衆，情緒非常高漲，舉行一個武裝暴動，就可以民衆熱情，壓倒敵人的氣燄，而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平時既沒有武裝暴動的思想，事前又沒有好好的準備，在二十二晚上，上海海軍有七艦開砲，而我們的羣衆，始終不能集中動作，尤其是浦東方面的二百人，是約好開小輪拖近軍艦，取得槍械，上岸攻打兵工廠者。結果一個都沒有，以致海軍單獨開砲，毫無效果，這都是證明我們事前準備之不週到，此爲第一錯誤點。

(按) 共產黨犯幼稚病，雖共有兩解。一則變相的，乃貌似幼稚，而實則奸險。但一則原是正面的，幼稚便是幼稚，如汪壽華曾言有一千工人武裝，便可以逐去李寶章軍隊。現在羅

先生又望二百人可以持械上岸，攻打兵工廠，都幼稚得可笑。或有人說，所謂二百人，乃並不是同廣州七十二人一樣，前去革命，止是請他們去送死，待天亮了，做一個血肉狼籍的廣告，利用民衆非常高漲的情緒，激起他們的熱情，整備有所壓倒罷了。那麼，名爲幼稚，實則還是奸險。所謂「這時候的民衆情緒，非常高漲。」列甯真是精研科學，乃發明革命的藝術，安得不令汪先生拜倒？

(乙) 缺乏羣衆政治宣傳工作：這次運動，羣衆與下層同志，多未明瞭運動的意義，後來革命委員會之成立，大家更是莫明其妙，這都是因爲我們同志做事，祇是英雄態度，獨來獨往，沒有好好做羣衆政治宣傳的工作，此爲第二錯誤點。

(按) 共產黨在暗中既要做政治宣傳工作，而表面上又要抵賴共產黨沒有奪取政權之意，因此革命委員會之成立，連他們的黨員，還來不及宣傳，弄到莫明其妙。宜乎如汪先生一類的忠厚長者，更要忠告吳稚暉，共產黨想奪取政治，乃莫須有之事。吳稚暉當時却告訴他，共產黨在上海要立革命政府，汪先生更忍俊不禁的說我錯誤，革命政府原是爲國民

黨，現在他們自供出來，汪先生還莫明其妙呢？還稍有領略麼？汪先生跳向台上，高叫革命的，向左邊來的時節，不自覺態度有些英雄麼？

(丙) 時機不適合，這次運動與去年十月暴動，同犯時機上的錯誤，去年失之太遲，今年失之太早，要在北伐軍到上海的前一二天舉行，最爲適宜，此爲第三錯誤點。

(按) 共產黨也犯正面的幼稚病，至此已不能自諱，當罷工之先，再三勸他們候到北伐軍將到時舉行，他們不肯聽，當時還以爲在他們革命方法上，想來有重大意義，那裏曉得他們也自認爲錯誤點，足見他們的方法，也不見得全是高明。

此外我們同志，在這次行動中，有不少不好的表現：第一是各級黨部組織之紊亂，部委沒有組織的行動。第二同志太胆小，在暴動之前，南北市大慘殺開始時，羣衆都已跑到市街上，而我們的部委負責同志，甚至反有躲避起來者。暴動後，負責同志多住在客棧，人都找不到，尤其是工會組織員，一大部分是不出來活動，顧自藏匿去了，這實在是賣黨賣階級的行動，是亡黨的現象！

(按) 這一節是拆穿西洋景，有目共賞的大文章，但我要奉勸讀者諸公，爲我們中國

共產黨的朋友原諒，雖則號稱共產黨，應該具有三頭六臂，然而知道內容的，也還不過時世造成了新學說，幾個變相的斗方名士，做一種新鮮的鼓吹，於是一般煩悶的青年，換些空氣來發揚發揚，就是北冰洋邊的碧眼先生，也不過這麼一回事。何況到底是扁鼻頭的黃皮兒郎，所以「賣黨賣階級」，「亡黨現象」，把重大棘刺的正義，羅先生扳起了面孔教訓，羅先生是夜到底還坐在電燈如白晝的小洋房裏發號施令，所以沒跟了民衆站在市街上去，說話也沒有多大效力，嗚呼！古今來革命方法的藝術，雖有新鮮與陳舊之分。說穿了，誰也不過爾爾，陳舊的方法，用錢來買窮苦的民衆去當兵，其結果，多費錢，而挾兵自豪的叫做軍閥，軍閥的大成功，便是太祖高皇帝。共產黨的新鮮方法，用高漲的熱情，來買無產階級去當民衆，其結果，用錢過少，而拔民衆自豪的，叫做民衆領袖，其大成功，便是第三國際的委員長。公私度狹，當然有些兒不同，却難說有多大的差別，所謂「羣衆都已跑到市街上，而我們的部委……」羣衆自羣衆，部委自部委，何等分明。又所謂「尤其是工會組織員」，工會自工會，組織員自組織員，又何等分明。所以爲羣衆而革命，爲無產階級而革命，戴上的面具，原同子惠

元元，平等自由博愛，一樣的好聽，可惜汪先生付託陳獨秀李立三一類的大人物做起來，難道不是用羣衆來做工具，用無產階級來做工具，還有第二句話麼？所以買羣衆來當兵，還給他一些步伐，一些訓練，并勉刀些，給他一些精良器械，然後叫他去當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的機關槍，或者有的，乃驅不費一錢的民衆，叫他站到街上去，把熱情來抵當機關槍，除了部委躲起來，組織員藏匿起來，讓民衆去血肉橫飛的大慘，有什麼第二方法呢？若說借此血肉橫飛，就可以做大登廣告的方法，這方法，就是我們家鄉強丐硬討，開膛破肚的方法，這未免太陳舊了罷？

汪先生呀！注意方法的選擇罷！（這第十二號的區秘通信，還有兩段，因無關革命方法，當再於別處選引了。）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二）

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

踏破鐵鞋無覓處

却在人家頑笑中

左右派之分，爲各國議會中極尋常之名稱，大都在野而與政府黨爲敵者，卽爲左派，又挾理論過高，曲高而和者寡，常處於在野黨之左，卽所爲極端左派，所以左派亦含有進步的，急激的，及革命的，或不妥洽的之意味。所謂右派，便有穩健的，妥洽的之意味，意味皆從比較而感生。到底左派真是前進，或是橫決；右派真是落後，或是適當，不能一言而定。况一涉氣矜用事，專以感情分左右，設有兩人于此，一則醉舞婆娑，一則凝思獨坐，卽無人不能定前者爲左派，後者爲右派，而左右尙何價值之有？今共產黨之分人左右，而國民黨之左右自命，大都如此膚泛。否則列甯史達林等右派也，何以執大權脫落斯其等左派也，何以屏不用？則可見革命之進行，不必一味向左，而左亦止是更急於右，（或者犯了幼稚病）而不必竟勝於右。

雖然汪先生國民黨也，國民黨本是急先鋒，本具暴徒，果其偏左，自亦同輩所贊同。但是可憐極矣，如我上文所舉左右之理論，尙爲我等癡人說夢，若共產黨心中目中之左右派，不過一種開

頑笑之分化作用，所謂第三國際者，嗾其無賴鮑羅廷、陳獨秀輩，造作左右名目，鑽入豬精腹內，舞其金箍棒，所謂左派者，便同誰給什勇巴圖魯，誰賞三眼花翎。所謂右派者，便是誰爲名教罪人，誰爲斯文敗類，與滿奴侮弄我輩祖宗，同一可惡。我輩仍在外國鬼子之圈套中，陳獨秀等仍實做其張邦昌、吳三桂而已。所以左右派之名詞，已爲不正當之名詞，若加以爲人所侮弄，誠有受之而不怒於言，怒於色者，必非丈夫矣！遙憶汪先生對客揮筆，奮筆而書曰：「革命者向左邊來！」態度則英雄矣，情形實癡愚也。如其不信，請以他們的真憑實據見貢：

他們所謂區祕通信第十四號者，題目則爲「最近全國政治局面及革命運動的趨勢。」不知究有幾頁，所搜得者，止存前四頁。故亦不悉其月日，惟以詞意度之，當在三月上旬，黨軍正入浙境時也。其首三頁皆述當時南北情形，與本題無關，今止錄其後一頁之詞如左：

「因此，現時國民黨內部的鬥爭，已成爲革命中最嚴重的問題。國民政府之遷南昌，改訂省黨部選舉法，摧殘工農運動，種種問題，都是這個右傾潮流中最顯明的事實。我們處在這個右傾局面之下，必須拿出向右進攻的決心，無論任何方面，都不能讓步，因爲讓步就是斷送革命，而且

必須在國民黨中的鬥爭勝利後，才能剷除社會右派之內應，才能戰勝社會的右派。我們在這個鬥爭中，須注意下列二點：

(一) 不可使這個鬥爭，簡單成爲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無論在任何鬥爭中，都要拉出左派與左派聯合進行。

(按) 說到理論，終是堂皇正大，一涉方法，便手段來了。若「簡單成爲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西洋景馬上拆穿，所以要請左派出來緩衝，天生左派，是他們掩護了進行的工具。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西披先生們自寤寐以求之矣，倒是汪先生替他們寤寐以求之，得無報其「聯合」之雅誼乎？誠待朋友如此其忠且謹矣！

(二) 所謂與左派合作，是要以我們作主體，使左派來幫助我們，不是要左派爲主體，我們去助他們；因爲左派的力量，現在還是渙散與軟弱，所以必須要我們去領導他們鬥爭，作他們的先鋒，以前在國民黨中的鬥爭，只是要左派出頭去幹，我們只在後面出主腦，左派力弱，所以往往失敗，這不但使革命工作受了影響，而且是左派抱怨我們，今後務必改正這個錯誤，在鬥爭中，形

式上是左派與右派的衝突，而不是簡單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在實際上要我們去衝鋒，領導着左派前進。

（按）看了上半截，因為現在左派還是渙散與軟弱，所以替他衝鋒，真是一片好意。直看到形式上不是簡單如何如何？則骨子裏止是簡單的如何如何！左派左派，止待強硬團結起來，便供人家在後面出主張，形式上替人出頭去幹，而左派真上好工具，嗚呼左派！

「我們要領導左派向右進攻，必須要有具體的行動政綱，向左派領袖提出，向左派羣衆宣傳，這個行動政綱已規定下列七條：一，統一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二，繼續北伐革命戰爭，殲滅奉直軍閥，召集集國（以下缺）」

（按）規定七條，可惜只剩兩條，否則必又大有可觀。

在區祕通信第十二第五節，題目爲「我們的工作」，共分十款，今錄其二九兩款如左：

「（二）準備第二次武裝暴動，要對羣衆解釋，武裝暴動，是以擴大的民衆的熱情，跑到街市，隨時隨地以奪取武裝，以打倒敵人的勢力，建立自己的政府等意義。」

(按) 建立自己的政府，請讀者記好！

「(九) 加緊國民黨工作：甲，培養左派領袖。乙，發展國民黨員，以取得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做工人運動的，應同時注意到他的同盟者。」

(按) 小資產階級，乃是工人的同盟者；左派領袖，乃是西披衝鋒時的同盟者；國民黨，乃是共產黨不能簡單出頭時之同盟者。同盟者！同盟者！都是進行中之工具，圖窮而七首見，止是供他們做工人運動，建立自己政府，可憐國民黨，止配作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不自慚形穢，真是汪先生常罵別人的所謂「無恥」。又有人說，共產黨遮斷工會，不與令國民黨作緣，亦在夾縫中躍然見告。培養左派領袖，培養得妙，想來用的方法，便是南京便宜坊的填鴨法，一笑。爲徐季龍鄧演達則得之，真難乎其爲汪精衛矣。

又有中央政治局致湘鄂贛等區委同志書，共五頁，第四頁上有一段，錄之如左：

「並且我們已有七千黨員，二三百萬革命羣衆，至少比右派的勢力大得多。毫無疑義的，可以站起來爭取革命領導權。我們若不肯當衝，而讓左派當衝，便是讓小資產階級領導革命，小資

產階級永遠不能領導革命！」

（按）好了，左派就算破產，不能領導革命，而且永遠，汪先生用九牛二虎之力，尙寤寐以求之，真所謂寤則立直了做夢，寐則睡到了做夢，自覺氣順言宜，豈知貽笑大方！

以上零星摘引，左派之醜態畢露，讀之而不爲左派作三日惡者，必非人情。更有朋友，於本年一月時，見西披朋友讀一報告訖，卽隨手扯碎，置於字籬。此友俟客散，乃就字籬中取出，黏貼而讀之，則爲開會傳單一紙，區祕通信第七號兩紙，僅破裂十許字，今先錄傳單如左：

□□兄

茲定於本星期六「元旦」上午八時在楊樹浦榆林路東首路北錦福里第二弄第三家「由外白渡橋乘公共租界八路或九路電車至老怡和紗廠下車往北直下步行直到會場約經二十分鐘」開活動分子會，望兄準時出席，并嚴守下列諸條件：

- 一、不准遲到或缺席
- 二、不准穿西裝

三、不准在路上訪問（老怡和紗廠下車後有樞蔚交通等候指示）

四、路上遇見同學不准招呼

五、老怡和紗廠下車後不准乘坐黃包車

朱紳 十二月三十日

更把區祕通信兩大紙，一氣載完在下面，後再加按語。（原本橫寫右行，今改直寫下行。）

「區祕通信七號

最近中央特別會議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

我們黨內對於國民黨左派，有三種意見：一、中央以爲國民黨中實有左右派的區別，有許多仍然代表地主劣紳土豪等封建勢力的利益與思想的分子，固然是右派，其代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理想者，仍然徘徊於買辦地主與工農羣衆的利益之間，有時還偏向前者，他們對於民族運動，固然調子唱得還高，他們始終公開的，或不公開的，主張軍事獨裁，而不贊成民衆政權，在民主革命的意義上，這般人也只能屬之右派；其站在民主主義上，代表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這

些最大多數民衆的利益與思想，而反對封建勢力者，才是左派。中央以爲國民黨中這兩派不同的分子存在，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二，在廣東的同志，多否認國民黨有什麼左派，他們的意思是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衆，是真正左派。」只有在爲民衆本身利益日常生活奮鬥，可以做成真正的左派勢力，現在只種上層某人某人爲左派，是滑稽不可靠的。」他們又說：「只贊成有解決土地問題的人，將來或形成左派，現在沒有左派。」他們以爲現在既然沒有真正左派，我們若因爲幫助一些滑稽不可靠的左派，去得罪右派，便是一件上當的事。三，十月中央聯席會議，黨團的意見，似乎是立在中央和粵區同志的中間，他們否認現在的國民黨有真正的左派，和粵區同志的意見一樣，這是同時他們却承認有所謂「準左派。」他們說：「過於忽視眼前上層的左派作用，於實際工作上有許多難行之處。」「這種準左派的軟弱搖動不一致，是不必過分悲觀的，在沒有羣衆的時候，在上層自然只能有這種左派，而他們剛一組織的時候，更只能有這樣的東西。但這種準左派，對於國民革命，是有相當作用的，民校改組後，左右派之分化，促進國民革命之發展不少，因爲準左派的右派鬥爭，事實上不能不接近我們，而且不能在主張上

與右派一致，而且有時爲着要得羣衆的力量，以抗拒右派，不能不比較的站在民衆方面。」他們這些見解，確有點與粵區同志不同。但他們所說「真正能夠負擔國民革命者，只有真正的左派，即是說一般被壓迫的學生商人農民市民手工業工人。」這一類的話，又完全和粵區同志意見一樣，而却未曾拿解決土地問題，做真正左派的標準，他們這些錯誤觀念，是很容易看出的。現在不能拿贊成解決土地問題，做真正左派的標準，因爲土地還未有問題，目前的農民問題，是減租減息，組織自由，武裝自衛，反抗土豪劣紳，反抗苛稅雜捐，這些迫切的要求，若引導農民從這些要求的實際爭鬥，到研究室礙的土地問題，便是停止爭鬥。若希望馬上就有一個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左派出現，比希望現在的左派，能夠實際助農民目前爭鬥，更爲幻想。我們對於國民黨左派的概念，只是其現在分子中，那些比較左傾些，而不是一個固定標準，高懸空中的未來派，若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衆是真正左派，是混淆了社會的左派，和國民黨左派的區別，更爲可笑。

我們要記得，從興中會到現在的國民黨，他們的進化，是有時間性的。所謂左右，乃比較之詞，

並沒有固定的界說。社會的左右派，和一個政黨內的左右派既然不能混同，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國民黨左派，現在又還未成胎，所以只好承認一些贊成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輔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不必像王麻子張小泉陸稿薦一樣，嚴格的去分別什麼算真正左派與準左派。

爲什麼說他們不算真正左派呢？因爲他們沒有具體的政綱麼？十月聯席會議後，已經有了。因爲他們還未形成有確定政策的一派嗎？那麼根本批評起來，整個的國民黨，還未形成一個有確定政策的政黨。因爲他們時常搖動不一致麼？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永遠是搖動不一致的。因爲他們沒有中心領袖嗎？汪精衛還未死。因爲他們沒有武力嗎？（據毛潤之同志報告在粵同志，有人說右派有兵，左派沒有兵，卽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這更是笑話而且實際情形，並不像表面那樣簡單。因爲他們沒有羣衆嗎？不是他們沒有羣衆，只是羣衆和領袖離着。因爲他們只是一個傾向而不是一個團體嗎？他們也和右派一樣，有領袖，有羣衆，而且比右派有更多羣衆，汪精衛一回，便會形成比右派更大的團體。因爲左派現有的政綱，已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麼？這

顯然不是事實，農會組織，減租減息，武裝反抗土豪劣紳等，左派的政綱，也是農民羣衆迫切的要求。因爲他們只是口頭上的左傾，在行動上不能站起來貫徹主張麼？這固然是現有左派的弱點，然而也不能說他們始終沒有左傾的行動，即令僅據言論上的思想上的左傾，已經在革命運動的影響上，在我們與國民黨合作的關係上，都有重大的意義。

我們爲什麼要承認有左派呢？不但左派存在是事實，並且我們和國民黨合作的重要關鍵，我們當然不可相信現在已經有一個強固負責任的左派。可是只有一些和右派不同，不能和右派合作的左派，做我們和右派間的緩衝，也有很大的作用；否認左派的結果，我們只有兩條出路：一是與右派合作，隨着右派壓迫工農羣衆。一是由我們領導羣衆，直接和右派衝突，既然沒有左右派的分別，我們和右派衝突時，便表現出來是西披和整個國民黨衝突，帝國主義者及國內一切反動派，都願意我們走這兩條路，粵區同志現時所走的就是這兩條路，他們否認左派之存在，恐怕因爲特別幫助他們得罪右派而上當，自然不必特別和他們親密合作，他們感覺得我們走開了，也恐怕上了我們的當而孤立，自然只得站在右邊去，來對付我們，這是客觀上必然的結果。

這種否認左派的謬誤理論，已在廣東收了惡結果，粵區同志若不卽早改正，別的地方黨部若不卽早防閑，會釀成莫可挽救的極大損失！

因此，中央會議堅決的反對同志中否認國民黨現在左派之謬見，堅決的主張國民黨中確有左派存在，雖然他們動搖軟弱不一致，堅決的主張要努力鞏固和發展國民黨左派的勢力，幫助他們獲得黨的和政府的領導地位，（不是獨佔）并且幫助他們獲得他們的羣衆。（革命的都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農民。）

至於怎麼幫助他們，應有上中下三層的幫助方法。第一，對於他們，幫助他們的上層領袖，是斷斷不可忽視的，我們要幫助左派的領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結合，有理論，有羣衆，有力量，有政權，有黨權，若只有左派羣衆，而無領袖，則仍然是C P的羣衆，而不是國民黨的羣衆，羣衆和右派衝突的時候，將仍然形成西披和國民黨的衝突，而不能明白表現出來是左派和右派們衝突。我們幫助左派領袖，和我們合作的條件，他們固然要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二個革命政策，我們也須要顧及他們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對他們有所讓步，尤其是農工運動的實際爭鬥中，不可幻想

他們能夠和我們取同樣的態度，我們對他們的讓步，畢竟比對右派可以少些，所以他們有力量，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代的衝突，才可以少些。第二，我們要在社會下層中，即手工業工人店員及農民羣衆中，他們自身才有力量，站得起來和右派對仇，才能夠減輕他們覺得西披馬上就會奪他們的江山的忌妬與疑懼。並且有了左派羣衆，尤其是黨內的左派羣衆，才能夠推動左派領袖左傾，減少其軟弱與搖動。第三，我們要幫助左派「造成中層勢力，做上層左派領袖和下層左派羣衆間的鏈鎖，即是幫助左派設立黨校，宣傳員講習所，工人運動講習所，農民運動講習所等，以養成他們接近羣衆的人才，以打通左派領袖與羣衆間之隔離，我們對於左派，這上中下三層幫助，如果都能充分做到，將來的左派，必然比現在更有力量，和我們聯合抵抗右派。

至於怎樣幫助左派結合，我們應取下列方針：一，我們贊成左派的結合，有獨立的政綱與章程。二，在左右派未甚分化，須有顯然衝突的地方，或右派沒有力量的地方，只宜有少數比較可靠的左派領袖之結合，我們幫助這些領袖，抓住整個的黨部，在中央左派領袖領導之下，執行左派政策，不必進行左右派黨員羣衆的結合。三，在左右派衝突的地方，則宜用學校講習所新聞社學

術研究會軍樂部等形式，結合左派羣衆的許多小團體，於左派領袖領導之下，不宜有整個的結合形式，更不宜有集中的組織，惟可由左派領袖時常召集這些小團體的代表，開聯席會議，西披亦可正式派代表參加此聯席會議，西披分子不必公開的加入這些小團體。

現在左派的結合，已經有了幾種組織。一種是甘乃光等在十月聯席會議後結合的，加入的多半是出席聯席會議的各省代表，散會後回到各地，担任通信員，他們有了聯共聯俄，反對西山會議派，擁護孫中山廖仲愷的工農政策，擁護汪精衛爲領袖，這四條政綱，而尙沒爲組織的名稱和章程。又有一種是黃埔學生發起的「左社」，他們有獨立的章程，對於社員以外的人，須守秘密，有沒有獨立的政綱，十月聯席會議所決定的最近政綱，這個「左社」已在湖南湖北開始發展，加入了許多不得志的政客，帶了濃厚的地方性，在湖南「左社」分子，更因反唐（生智）而反共，我們不能承認這個「左社」完全是左派分子的結合，我們對於這個尙未反共的「左社」分子，應警告他們，不便有獨立的章程，不宜急于成立整個的組織，不必亂獨立左派份子及失意的政客加入，對於各地方已反共的「左社」，應聯合未加入「左社」的分子，加以打擊，朱紳祕

(按)這一篇大文章，要知共產黨待國民黨之真相者，不可輕易讀過，雖此處彼處，披露其零星祕密之記載，其終究欲消滅國民黨之計畫，無不可以概見，然終不如此篇之詳盡。且他處儘管有言外之意，尚為左派諸公慶幸，國民黨亡黨而後，諸公必可如螟蛉為螺羸所負，豈知此篇所告，左派則為小資產階級之代表，必不足當高明最後之一顧也。

共產黨之所最注意者則為廠工，廠工彼之革命主力軍隊也。而彼所最痛心者則為農，因農亦小資產階級，逼住列甯主義失敗，忍恥而以新經濟政策騰笑於世界者，即農為之梗，故以被壓迫的學生商人市民手工業工人，皆歸納于革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連同農民，都算左派的羣衆，即所謂「并且幫助他們（左派）獲得他們的羣衆」是也。更立表以明之如左：

國民黨左派的羣衆（皆被壓迫的或革命的）

城市小資產階級——商人（店員）市民

用實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手工業工人

智識分子——學生

農民

此國民黨左派的羣衆，亦即區祕通信第十二號所稱「做工人運動的，應同時注意到他的同盟者」之同盟者，同盟者而已。共產黨並不認商人，市民，手工業工人，學生，農民，爲他們本系之人物，同盟者之意，亦即如國民黨左派一樣，暫充緩衝工具而已。

共產的羣衆

廠工

共產黨之苦處，未到時候，要拿出共產黨的旗子來號召，必遭羣起反對之危險，故必隱於國民黨之背後來進行，然要行彼之革命，必要把也有革命性，異乎彼之革命的分分子滅絕，才可以毫無抵抗，所謂也有革命性的分子，又即國民黨，於是不得不將國民黨分化，就把國民黨的一部分來，打倒又一部分，屢次分化，屢次打倒，愈打愈少，迨時機已熟，便一齊打倒，把

自己出頭。因而利用人之虛榮心，愛好心，立起左右派之名目，形成左派則如何高明，左派之界說，則取愈近於共產黨，或有利於共產黨者定之。於是凡使左派打右派，無異乎共產黨打國民黨，然而絕不可使人感覺真是共產黨打國民黨，故必要養成左派領袖，領導左派羣衆，以與所謂右派者對壘，尤深忌共產黨自去領導左派羣衆，以與右派對壘，表現出還是共產黨打國民黨，則時機不熟而行此，他們曾致意粵區同志，「會釀成莫可挽救的極大損失」即此次他們在上海犯了幼稚病，果然鬧出莫大的損失，幸而汪精衛還有左派迷，仍領導了武漢殘餘羣衆，替他們暫保餘喘。汪先生若果然看見了這篇區祕通信第七號的大文章，汪先生定然只好自殺，即學生們戴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高帽子，得意洋洋，亦必羞死。他們文章裏最露骨的一語，便是「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代的衝突，才可以少些。」說明合作止是時代，便顯出必有時代，終須不合作，到了他們要不合作，於是他們自問云：「因為他們沒有中心領袖嗎？」又自答云：「汪精衛還未死？」到了彼時，不許你有中心領袖，汪精衛果還未死者，亦只好自殺了！

所謂左派的把戲，竟惡作劇如是！真用得我向來作文之祕訣，借着批評之曰：「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汪先生還在漢口替他附會什麼總理協理的三大政策，並肉麻其分類之子目曰：「（一）革命之目的，更加確定而顯明。（二）革命之聯合戰線，更加擴大而鞏固。」不知做什麼夢，汪先生果然已進了共產黨，我當翹一拇指而贊之曰，學舌還學得像，夠列陳獨秀之門牆矣。若猶止自稱爲國民黨左派，定當爲孫中山先生伸手一擱，跌出三丈外也。（並非懲罰，乃令跌醒頭腦耳。）

答一般頌與罵者

我從來不曾打過私人電報。那肉麻的快郵代電，更根本反對了。何以現在要未能免俗，聊復爾爾，頑起快郵代電來呢？是何故呢？因爲一個總政治部主任名義一出，太麻煩了。有罵我趁風打劫，獵得高官者。有頌我榮膺主任，願給工作者。所以匿名信呀，八行書呀，紛至沓來。若一概不覆，使罵我官氣十足，若封封要覆，連覺也睡不成。（我那裏請得起代筆先生。）殊不知內容全不是那

回事。我這回萬不得已，代中國共產黨朋友設想，勸他們不要直向民死主義的錯路上猛走，趕快偃旗息鼓，讓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出頭。他們一定不肯認錯。必以爲我反對他們，我若躲了起來，又要說我怕死。所以我只好站到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會所，來表示挺身而出，他們逼住了要作戰，我也只好抵抗，我有一枝禿筆，整備天天來筆戰。赤裸裸的我，還是一個昏庸的冬烘老朽。自量還能見得我舊朋友之面。故爾商量學務職務政務黨務，或訴述冤枉，或邀鳴不平，慚愧得很，抽不出工夫代人分憂。倘使欠覆了這件，有慢了來客，請大度的容恕我罷。至於總政治部，本來亦不過總司令部裏一個附屬機關，被那位鄧演達老先生一個主任，吹得大而無當，幾乎連政府他都可以包括在內。現在南京同志，沒有人要攬這大權。沒有人願尸這惡名。於是揣摩反對黨的心理，必把我看作同鄧演達一樣的凶很。拏我姓名，暫且填在這主任的名義上。在還是亂嘈嘈的時節，苦我不着。把這不祥頭銜，同那遊街的紙高帽子一樣，戴在我頭上，開開頑笑罷了。待這總政治部整理好了，他的真面目顯出了，不久自然另有真正主任。現在滑稽的叫做主任，就是那麼一回事。我與總政治部，止有代表着，瞎講幾句話的關係，或者送點稿子去，聽候采登采登的關係，別無俸祿呀，公

事呀，責任呀，一切的官樣關係，我至今還不會認識戶部街的面。因此請父老兄弟諸姊妹，有關涉總政治部的公文信件，自然寄去戶部街，若寄給我的私人函件，切勿寄戶部街，免得別人代轉麻煩，敬此火急奉聞，吳敬恆叩元。

在五九國恥紀念會演講詞

今天是在外交上的紀念。紀念什麼事，陳主席已說過，外交上失敗，就只有這「二十一條」麼？自從鴉片戰爭起，到「二十一條」止，他不止有十回二十回要紀念，且有比這更可痛，更可恥的。單舉一例，當鴉片戰後，咸豐三年間，離現在約六七十年，英國人把兩廣總督葉名琛捉去，運到印度，閉禁起來。後來因為吃不慣印度麵包，活活餓死。英人把他糖漬起來，（當時化學沒有發達，尚沒有使人尸不腐的藥品）蓋上紅頂花翎，放在印度街上任人觀看，觀看一次收取若干銀錢。英人對於中國堂堂的總督，用這樣的方法來處置，你想可恥不可恥？但那是非特中國人不知道，就是知道的，也不起一點感覺。直到「二十一條」國民始有覺悟。於是有這「五九」紀念，接着而有

「五四」運動，有「五卅」紀念。這都是外交上的紀念。我們須知今天不僅紀念「二十一條」是紀念全部外交史上的失敗，不過借這「五九」一天來表現罷了。

什麼叫做紀念？兄弟到的地方很少，但在外國十多年，却沒有見到什麼紀念。我們爲人有怎麼許多紀念，多紀念是好事情，但也是很不好的事情。我且把不好的理由說一說，我家鄉有一句俗話，「等棺材來才哭。」就是說無論怎麼樣病得利害，但總盼望他有一線生機，棺材不來，是不會放聲號哭的。我們這個「五九」紀念的意義，就是每年把棺材抬出來看一看，使我麻木不仁的同胞受一刺激。照這樣說，三百六十日中，就得有三百五十九天是麻木不仁。所以說紀念是不好。但這是不相干的，剛才陳先生提起共產黨，大家異常氣惱，可是漂亮英俊的汪精衛爲何受了他的迷，至今不明；我們要高呼打倒他呢。就因爲汪精衛也是中國人，須等到棺材到，才會知道。我是深知他的，我信他決不會虧總理。我們知道脈搏已停，但他還想把死馬當活馬醫，我們以此也可以見得中國人實在麻木得利害。不過中國人難道一竟麻木的麼？像我這老朽昏庸固不必說，汪精衛雖尚不老，但朽亦快了。總督糖漬的事，我生也晚，沒有看見，但比我長一輩時代的同胞也如

不見。麻木得如此，後來接連的外交失敗，才漸有表示。等到總理出世，義和團起事，雖沒有秩序，但現在看來麻木的病，可是已好一些了。至「五月九日」麻木更好得多了，三百六十天中，已有一天不麻木了，一般小兄弟也許完全不麻木了，說不定明年不用紀念國恥而要慶祝外交的勝利了。

剛才陳先生講到共產的問題，應告各位，或覺得外交情形是很奇異的，各位知道，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狀態麼？兄弟老朽昏庸。可以報告些歷史。在五六十年前。我是一個小孩，看不起洋鬼子的。爲這和猴子一樣，要長像人還早得很，其時中國人實在還瞧不起外國人。過了二十年甲午戰後，紙老虎戳穿。到現在覺得洋鬼子好看，恨不得鼻子長高些，頭毛變黃些，拏了根「史的克」就算得神氣十足。唉，這都是心理作用呀！須知乾隆時候，外國派來的使者，平時都視作常人，有一位爵到中國來，仍要他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禮，他因不願，只得推說病了，只能推說腿紅不起，而不敢說不願行禮。這不過距今百三四十年的事呀。過了五十年，道光時代，外交狀況開始變換。爲了吃鴉片煙，始則在總理衙門拍桌子，後來竟因此開戰。不過後來與法國之戰，猶能轟燬他的戰艦。

等到甲午和義和團兩次戰爭失敗，於是看了外國人愈高，看了自己愈低，現在可又不然了，大家心裏覺得他能如此，我也能如此。到「二十一條」他們改了欺騙的法子。在昔騙我們無知無識的吸食鴉片煙，後來騙我們無智無識的做皇帝，吃鴉片和做皇帝都是舒服的事，做了皇帝更可大吸鴉片煙，總之，他們騙法很多，現在的洋人却又改用輓法。因為我們有強盜，他乃幫助我們打強盜，強盜打退，就開口索酬報要地盤了。還昌言這是公平交易。這個法子，正合着書本上說的，叫做『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我們不管是狼或是虎，試問中國為什麼不自己革命呢？中山先生固亦主張聯俄，認俄爲友，但這是不足奇的，他做第一任總統的時候，用美國做人顧問，後來更用過日本人、德國人、英國人。他的容共也叫過他們不要胡鬧，而領他走上正道。中山先生在時有大氣魄，還能提醒他們，死後他們也就昏迷了。譬如我在馬路上走，撞着了洋鬼子，只得退在一旁，不敢與較，恐怕除總理外，大家都如此罷了。什麼叫聯俄，就是在昔覺得非有洋鬼子在後面，就站不起。我們現在應得覺悟，不要叫洋鬼子來革命，靠了洋鬼子革命，革命有什麼價值，我們紀念什麼呢？

在東路軍總指揮部特別黨部執監委員就職宣誓典禮大

會演講詞

我這次到說了幾句，引起政治上重大的變動，我們不能退避了，所以挺身而出，並不是要出風頭。

今天是東路軍總指揮部特別黨部執監委員就職典禮，我們大家總是同志中的中堅。

中央黨部執監委員會的任務，比其他各級黨員容易作。因為中央所接觸的，多是忠實同志，各黨部所接觸的是大數複雜的羣衆。軍隊中的工作，尤其困難。諸位明天出發，還能在百忙中努力如此，正顯出革命的精神，我希望不久諸位到京歡聚。

至於共產黨，我們非但表面上反對，並且還要勸告這般有名無實的黨派。即使遇着列甯，我們還要勸他把主義改正一下。他的主義是根本錯誤的。兄弟沒有學問，不能多談原理。不過事實上，我們不能承認他是一箇健全的主義。說來話長得很，所謂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就是我

講兩三天，也說不完。初八有一位北京工大代理校長吳承洛先生自漢口來說。近日漢口與湖南外僑總回來了。一星期內，未殺人，未講演，究其故，原來他們是不得已而出此。第一，信陽戰事不利。第二，食物缺乏，不能支持兩月。第三，更有一種可笑的原因，就是因為帝國主義有四十艘兵艦受北京公使團的訓令，提出六條如限一星期遷回湘鄂外僑，三星期內驅逐俄僑出境，工廠主權還與廠主，工人須受廠主指導等，共產黨軟下去了。他們素來是用強硬的，自大的手段，爲什麼這樣軟弱的呢。前年國際代表在廣州對總理說。俄國列甯主義是由愛變恨，例如普通仇恨的朋友遇着了尙可敷衍着，若是愛人，往往一反目即成大恨。當年在北京時，時與共產黨人往來。例如李大釗人家罵他是共產的右派。他常說共產黨犯着幼稚病，俄國革命最不容易，他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比國的獨立，意大利的統一，日本的維新，都遠勝於他，只有五十六年的演進。就是中國的辛亥革命，也在他們的前頭。俄國百五十年中，不知多少志士被放逐於西伯利亞。經過多少犧牲，出了許多怪事，才結晶而成布爾什維克。如化學中酸鹼化合而成一非酸非鹼的一種化合物。布爾什維克因忿恨所以什麼當都不背上成爲不妥協的正面。他們爲目的不擇手段——這就是他

們的幼稚病，例如敲門不開，就一拳一脚的從窗子裏打進去。睡着來不及蓋被就拉下帳子來。不過雖是這種發狂的態度，爲什麼還有條理呢。這是因爲東西民族性不同。東方民族是浪漫的，西方民族是嚴整的，尤以寒帶爲然。例如德國人崇信法律，斯肯丁挪威半島嚴冷整齊，爲列國所不及。所以一到俄國，就變成極端專制。因爲天氣很冷，他們天天在屋裏烤火喝燒酒，思想總是主觀的。以前的專制是帶着帝王的面具的。現在的專制不過換了一個民衆面具罷。他們的選舉，是先指定的，再到會場裏做個形式。開大會的前晚，總有一個預備會，因爲世界上面不必要此種態度，我們要緊張，要緊張剛好，照現在俄國的行動，不是進步，而是退步。像一個瘋子，被人打了一下，驀地醒轉來，遂亂了方向瞎跑了。

三民主義是進步的，合時勢的，三民主義成功後，即是很正當的共產主義——這也不一定。是馬克斯的共產主義——總而言之。什麼無政府主義，無人道主義，馬克斯牛克斯主義，都是門面語。往往帶着假面具，而內容另是一物。列甯的共產主義，簡直是個有組織有訓練的張獻忠李自成主義罷了。馬克斯死後若干年，他的主義，當然要隨環境修改。先是中山先生修改他。列甯再

修改他，列甯一修，修得更遠了。第三國際宣言裏說，「把世界上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乃是真正馬克斯主義。但是行不通，列甯又添了「把世界上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這兩句話看起來似乎一樣的，其實馬克斯要聯合起來各個無產階級，列甯却增加民族，民族是一團一團的，不是一個一個的，就是從馬克斯前面跑到中山先生前面來了。

兄弟是個有洋鬼子病的人。許多事體我總勸人學洋鬼子。但是不是說，馬克司是洋鬼子一定可考第一，列甯是洋鬼子可考第二。中山先生不是洋鬼子，便只好考第三啊。

中山先生顯然比列甯優勝。（因為列甯崇拜他們民族主義）何以反把他考在後頭呢，這豈非是媚外成了習慣麼。我們漢口的朋友，所以也到處靠着一個鮑羅庭，才可生活。細細想想，不覺得自慙嗎？我勸我們還要崇拜自己的土鬼子——中山先生！

中央半月刊弁言

我們本黨的刊物，已經極多，現在中央黨部宣傳部何以又有中央半月刊的創刊。這是胡展

堂先生擔任了宣傳的總機關，想起他始終追隨了總理，知道總理對於黨義，是斟酌盡善；到了改組以後，好像預先知道他自己就要謝世，所以把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一切大綱節目，都完完善善寫了起來；因此在彌留之際，給我們的遺囑，開了一筆清賬，叫我們好像新舊約一般，明白遵守；何物共產黨，却來分左派右派，並且就是左派，還批評說是『小資產階級，根性是永遠動搖不一致，整個國民黨還未形成一個有確定政策的政黨』。這真是海外奇談。可憐我們那班妄自菲薄的重要人物，想做左派，想昏了腦筋，就弄到天天讀國民黨的遺囑，却句句喊共產黨的口號，於是半年一個大花樣，三天一個小把戲，弄得左派先生心目中的國民黨，真似還未形成一個確定的政策，這才叫自輕自賤，背叛了總理，還貽禍於黨國哪。因而胡先生常以為我們既在中央機關服務，最要緊發的言論，便是要致意整個國民黨。大家最急切的，莫過於遵守總理確定的主義與政策，左一毫不得，右一毫不得，才算是真正國民黨員。若在國民黨主義政策之外，加起荒謬的新花樣來，自命為左派，這簡直是叛徒。若是連到放棄了國民黨的主義與政策，或者腐化了，或者惡化了，這什麼還可以得右派之名，簡直也是叛徒。所以止有國民黨或叛徒，並無左派右

派可以稱呼。無端受鮑羅庭陳獨秀的催眠，在豬精肚皮裏來舞弄金箍棒，幾乎整個國民黨員，都自認有左派右派，真是大笑話。自從有左派右派的分別，無異便是說一半是超越國民黨，一半是放棄國民黨，早已暗中就沒有了國民黨，這個大毛病，當作爲最應該矯正的中心點。那就中央機關，不得不有個定期刊物，叫服務於中央的人，及黨中的人人，大家在這個刊物裏來說話，得以貢獻於全黨，希望把什麼荒謬的左同右，完全矯正，大家方能本了。總理確定的主義，及確定的政策，絲毫不加多不減少的迅速實行。因此，就創刊這個中央半月刊。其事也並不甚難，無非把總理遺囑內授我們的清帳，說明最沒有比他適當，比起現世界什麼黨的主義，什麼黨的政策，都比較優良，這就是異說皆息，而南針可以得到了；我們天天讀國民黨總理遺囑，庶不至於再喊共產黨口號。

天下爲公——中山先生的將來主義

今天中山先生辭世的第二週年了，大家每年都要把他的好處述說一番，我們的同志，叫

我也來說說。我以為若把他已經做出來，已經告訴我們的，盡量的鋪排，終不免把中山先生的六十歲畫住了，算他登峯造極的一年；換言之，就是說他再沒有進步，也應該死了。我這說話，雖然大不敬，然請大家仔細一想，雖然不該說他應該死，也無異說他可以死了罷。因為什麼什麼，他已經一齊告訴我們了，倘然一起做到了，就一千年，一萬年，也是這麼一回事，後人更不容議及其他。那末，我倒要發一個疑問。幸而他老人家活到了六十歲才死。倘然他三十歲就死了，他所留遺的，便是那封二十九歲所做的上李鴻章書。那末，我們抱定鴻章主義，也做一千年一萬年，豈不大糟其糕呢？所以我想中山先生果然三十歲便死，我們中國的環境，永遠像那李鴻章的時代，自然鴻章主義的確需要。我們是中山先生的信徒，我們自然誠心的貫徹那鴻章主義。可是中山先生雖然死了，時世是一直活下去的。時世活到了中山先生陰間的六十歲，不能不需要三民主義。我們若是一個中山先生精神上的信徒，就應該體他的心願，拿出三民主義來，替代鴻章主義。因此中山先生是死了，時世是沒有死的。中山先生陰間的壽數，也是無窮。今年是六十二歲，明年是六十三歲，歲數跟着時世一年一年的增長起來，我們閉了眼睛試想，倘然中山先生活到九十歲，我們

國民黨的出版物，會不會增添中山先生許多新聖經呢？那是一定有的。那末，現在閑話少說，終當有書爲證，中山先生留遺的東西，他寫得最多的筆墨，不就是「天下爲公」四個字麼。就是四個字，也就夠知道中山先生一千年一萬年以後的心願了。拿中山先生來比孔二先生，縱然比得很周到，我是不服氣的。因爲我相信後頭人，定規強似前頭人。強爺娘，勝祖宗，乃是最吉祥的人類。否則一代一代的退化下去，止是鷄變蟲，蟲變蛆，何苦爲恭維幾根枯骨頭，要糟塌無窮的子孫呢？可是借孔二先生來說明中山先生，也可以使人了解古今確是都有非常人。并一面也可以代孔二先生吐氣。孔二先生掉鎗花，掉得烏煙瘴氣，若真是目前丁祭裏的孔夫子，做復辟黨的護符，那就糟了。幸而有一篇禮運，算說是他做的。於是便有康有爲，也能夠出來辨護，說共和算不得什麼，孔子的大同，便是共和。大同止是共和，那是別一個錯誤。然足見古今的非常人，不是八股先生一般見解，聖功王道，便是聖功王道。三綱五常，止是三綱五常，不能半點搖動。所以中山先生的天下爲公，也就把這一切的新鮮主義，包括在內。自從中山先生在世，就把什麼共產黨無政府黨，都收做黨員，安見他不是暗示三民主義是第一步，共產是第二步，無政府是第三步。（這倒不是我的看

重無政府，乃是新近共產黨陳獨秀先生說的。他說，到產已分配得十分圓滿了，還用得着政府麼？這不是說無政府是共產的再進一步呢？）接着時世叫他次第發現起來。然而自從共產黨等都入了國民黨，再遇着中山先生辭世，沒有了一個常常訓話的總理，便弄出各方面的懷疑。一方說：國民黨終得給共產黨借屍還魂。（這句話有人不明白，若加個注解，便是說國民黨被共產黨做貓爪，或做傀儡。）一方又說，共產黨終得給國民黨做個贅疣，學土耳其那種排他出去。我想都是自己騙自己，自己駭自己的謬誤。爲什麼要三民主義，乃是時世需要。就是目前蘇俄，掛了共產招牌，却實行新經濟政策，不還是行他變相的三民主義麼？什麼有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這並不是一二暴徒，初立新奇名目，也是時世的需要。否則爲什麼研究系的先生們，也力說共產主義，我們也是歡喜研究的呢？不過時世雖不到實行，已到了鼓吹，不止研究。乃是不是共產黨，使見解不同罷了。至於說到借屍還魂，果然到了變屍的時候，無論什麼主義，凡是適於時世的，也就都來借了，何止共產黨呢？至於爲什麼被人看作贅疣，竟然排出，乃一定是時世不到，急色兒要勉強猛進，欲速則不達，反添了進步的曲折。其實將來到了剛剛恰好土耳其也還是要歡迎共產黨無政府

黨都進去的，所以我頂了一個三千年後無政府黨的頭銜，笑的罵的，不一而足。其實我愛主義，我亦愛真理。宇宙的年載，三千年算得甚麼。我幫忙目前貫徹三民主義，我贊美將出世的共產主義，我認定都是三千年內要走到無政府的一段。止不要開倒車，贊成復辟，行中山先生已捐棄的鴻章主義便好了。我想同志們，若認定各派都是一家，不要失時，亦不要忘用氣力，我們內部自然鞏固，不給漁翁來當我們鵝蚌了。記好天下爲公，中山先生的最後目標，當然連無政府黨，無人道黨，都要超過。不是做一個三民主義的屍，借一個共產主義的魂，就算了事的。他今年是死了兩年，過二十年，你們再看；過二百年，你們的令孫再看：到底中山先生止是一個六十歲死的中山先生麼？

（一九二七年三月）

總理蒙難五週紀念會演說詞

今天紀念總理五年前五月十六日廣州蒙難，就是陳炯明背叛總理那一回的事情。總理蒙難，本不止這一次。不過要說一句笑話，「總理福氣大」人家想害他，總害他不死。陳炯明六月十

六廣州之變，想害他也不死，前乎陳炯明的，有幾十年前的倫敦被難。那是什麼一同事呢？是那時總理老早提倡革命，滿清政府聽到有個名叫孫文的要革命，不懂他要革的是什麼命，只以為革命就是出了真命天子，而且聽說他今天忽在香港，明天忽傳在倫敦，覺得孫文這個人實在神行莫測，更是害怕起來，所以就下令捉他。有一天總理在倫敦遇着一個人，這人問他『你是那裏人呀？』總理說：『我是廣東人。』這人說：『我們是同鄉呀，我是賣茶葉的，請你到我家去談談呀。』那時倫敦中國公使館的房子是很不像樣子的，也認不出是公使館，所以總理就同他去了。到了那裏，這人就引他上樓去談，坐下來一問，這個人說：『你是孫文呀，我們這裏是中國公使館，你想造反，我們接到公事，要捉拿你呀。』總理才知道被騙了。後來公使館來了一個外國當差的，進出拿東西，總理看他是個好人，就同他談談，寫了一封信，請地送到總理幼時一個先生的家裏去。這位先生才設法救了他出來。這就是總理在倫敦第一次被難的故事。第二次被難就要要算六月十六日陳炯明背叛總理這一回了。但是總理總是害不到的。我又要說一句老話，他是「天與之人歸之」，所以謀害他不到的。什麼緣故呢？他老先生的思想，總是同我們人人所希望

的一樣，甚至我們不曉得想的，不曉得希望的，只要他一說了出來，無論什麼人都不及他。你要見他，他什麼人都見的，見了就同你談革命，談完了又去看他的書。除此而外，什麼他都不談。有許多人恨他的思想太好太周到，他都不當作一回事，他也不管，還是要提倡他的革命。無論如何反對他的人，像陳炯明六月十六背叛了之後，假心假意說假話，總理都說『只要他寫了悔過書來，也就算了。』這樣寬宏大量的人，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了。但是有許多人還不滿意他。他們動不動要什麼都是「新的」，方覺得開胃。方覺得漂亮。孫先生說王道，西方說霸道，而他們趨「新」的人要講霸道，王道便不算漂亮。但是王道是什麼呢？就是博愛。他們聽到博愛兩字，或以爲還算可以，要是你講王道，那就不漂亮了。如現在的汪精衛，這位先生就是要學漂亮的，所以就要跟共產黨喊馬克斯牛克斯，要同陳獨秀發表什麼國共兩黨領袖宣言，那就覺得了不得。我和陳獨秀也是朋友，他的人怎樣呢？哈，他的面孔要我形容出來，實在說不像，只好說他的頭是向後突的，他的面孔好像一把鑷刀，然而他却自命是了不得的。他的兒子陳延年，還有一個陳什麼年，他父子三人我相信凡是見過他們的，都一定說，像他們這樣的尊容，再醜也沒有了。他們就是穿了一件漂亮

的紡綢長衫，人家也還要說他是小偷。你們如願意見見他們的醜相，我們可以到武漢把他們捉了來給你們看看。你們看過明孝陵掛的朱洪武的像，他不是嘴巴兒像豬的嗎？對了，陳獨秀就有點像他。說不定他就自命要做一個有皇帝的運氣的人。我並不說他真能做皇帝，不過他有野心。想靠俄國來幫他做個噤哩咕嚕的東西。現在好些人都是靠俄國的。靠俄國做什麼呢？你們不知道他們要做盧布黨呀，如果他們做盧布黨成了功，陳獨秀就不是要做中國的俄皇帝了嗎？不是的，他做得成也不過是俄國的奴才罷了。陳獨秀是你們要曉得是一個很腐敗的人呀。別的我也不必說了，只要說他吃鴉片烟，你就要想到以吃鴉片烟的人來想替俄國做中國的皇帝，這真是豈有此理，汪精衛跟着陳獨秀在一起賣力，也想將來沾一點兒什麼噤哩咕嚕的洪福，這豈不是更豈有此理的嗎？他們簡直了不得，比陳炯明還要凶。陳炯明不過想謀害總理的生命，他們却在總理死後謀害總理的精神。想把馬克思主義牛克思主義來謀害總理的三民主義。你道可笑不可笑？可恨不可恨呢？我敢說他們簡直是沒有主義的。殺人放火，難道也可做主義嗎？他們不但

是盧布黨，而且都是「蘿菠黨」。南京人所謂「大蘿菠」那有什麼主義呢？他們拿殺人放火來謀

害總理的精神，你道他們會成功嗎？我決不相信。殺人放火，把四萬萬人殺到剩下他們幾個大蘿菠，就算是革命嗎？我說他們是世界上最懶惰人。因為他們想把國民殺完了，他們就好睡覺去。我們所以今天紀念總理，不但是紀念陳炯明謀害總理的生命之失敗，簡直要紀念陳獨秀這些大蘿菠謀害總理的主義之失敗……

「國共兩黨關係」之說明

總理臨歿，致蘇聯遺書，有「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真正同志之人。」照此看來，我們國民黨員，止有老實不客氣說，治理中國，止有國民黨，沒有連了共產黨來共治之可能，於又一方面，於總理的聯俄政策，容納共產黨政策，及友視不入國民黨之共產黨，皆無抵觸，聯俄政策，即遺書所謂「予我國之援助」，自然不是請他共治中國，至於容納共產黨，乃是叫共產黨內的個人來服從國民黨主義，他便是國民黨，至於友視不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充其量也與所聯

之俄國一樣，請他們「予我黨助力」，不是請他共治中國，更不是一定容許他們來鼓吹共產主義，止容許他們相當的研究，然若有抵觸國民黨，或竟危害國民黨者，執總理囑付我們「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之旨，我們定可有相當之制止，他們自去擁護共產黨，我們也要擁護國民黨，他們的擁護，若出了友誼的範圍，或要共治中國，甚至於他們想獨治中國，那我們的擁護，也不得不增高力量了，這是凡尋常與國所謂聯盟，及我總理所謂聯俄，汪君所謂聯共，皆有相當之範圍，無人不知者也，聯共二字，本不見條文，我們國民黨之條文上止有容納共產黨員入國民黨而已，汪君說去年有國共兩黨員聯席會議，聯字或由此而出，然聯席會議亦止是合一切之共產黨，友誼的解說誤會，并非定相聯之名義，至於未入國民黨之共產黨，止憑幾封往還之書，是意在言外，應當文視而已，况我國民黨友視世界一切革黨之黨，本亦不待言者也，如此，四月五日報上所登汪陳二君之宣言，僅兩黨首領外交上之友誼談而已，不關於兩黨之政策也。

致陳德徵書爲大同學潮事

陳先生執事：以栗陸不能多承教爲憾。茲啓者，大同大學胡敦復君，以辦學過認真，致與近日學潮不合，事誠有之。然其每年招生廣告，板起了面孔，說明不投合者，不必入校。弟與精衛子民等皆贊同之；因其學課實良好也。若以胡敦復爲學閥，與黃任之之合傳通緝，非但全學界不服，卽弟亦不服。彼欲於滔滔橫流之日，運動讀書，多見其不知量。且所讀者亦洋八股耳，而且不擇手段，且欲倚章士釗，因女大抵制女師大，尤爲不知量。然節取其誠意，正欲爲讀書運動，初無別意。所以胡敦復仍不失其爲書生之胡敦復。弟等所以不左袒之者，因今日國中之所謂學校，皆可關門，卽或學課良好，亦不過製造科員科長，或製造革命健者，赤化分子如是而已。關門亦好，開課亦好。惟近日大同之學潮，全含報復，恐不免尙有CY分子在內，側聞近有復課運動，起而反對者，將通緝復課運動之人，並聲言黨部將作其後盾。弟意先生必爲之噴飯。夫擁護胡敦復而爲復課運動，其愚亦不可及，若并如是之復課運動而必罪至通緝，且誣黨部有如是與會，爲此等狂且之後盾，而爲鼓舞青年乎，策勵學生乎，真可發一大噱矣。萬望先生致意同人，聽其羊咬死狗，狗咬死羊，聽之可也。因什麼學校，什麼先生，還值得過問乎？若黨部代人通緝復課運動之人，代人通緝胡敦復，如是之

滑稽，則萬萬不可也。知先生亦必莞爾而笑，故拉雜奉聞，聊博軒渠。敬叩道安，吳敬恆頓首。

十六，五，廿三。

再致陳德徵書

陳先生執事，前爲大同復課運動中，有一友人之女，聽信謠言，懼怕通緝。弟承先生素見愛，故敢作私人通問，或便中得先生一言，亦可以代爲解釋。弟固知絕對無其事，不過漫述之耳。不料爲該女生抄付報端，遂引起他們學界之是非。昨得二區五分部來函，責以「不應滑稽滿紙，不負責任。以大同一部分事，甚而至於詆全國學校，全國學生無餘地，瓦解一國教育。」責我滑稽不負責任，亦或有之，惟說我「瓦解一國教育」，乃更滑稽了。瓦解一國教育，罪名到底誰屬，亦許什麼人都分明了罷。至於做教員的情願生生世世，不再投胎做教員，學校亦無一不與漢口商店一樣，止好關門，還待我來瓦解麼？所以我們來用滑稽調，居了一個不負責任的罪名，還敢負什麼責任呢？至於兄弟曾說，「近日大同之學潮，全含報復，恐有CY的分子在內。」至今也莫能釋我之疑。因爲

二區分部之書剛到，鈕惕生先生正送一張滿江紅給我觀看，內中無非罵我們是蔣介石的附屬品，意在言外，顯出蔣介石是個軍閥，應有人做他的爪牙。出諸共產黨之口，原不足奇；可怪的，二區五分部是黨中人，應曉得我與蔣各居什麼地方，爲什麼他們也恭維我。「又爲蔣總司令所倚畀，」不是無心的孤憤流露了出來麼？我到不能不提我的記憶力，繙起四月十四的舊報來看。我們共看三種報，申報、民國日報都尋不出什麼記載，尋到時事新報，便載着如下：「二區五分部，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二區五分部，昨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在南站大同大學第三教室，開第九次黨員大會，出席者四十餘人，由當務口口主席。（一）執行會員口口同志報告，現在革命趨勢，一面因要打倒帝國主義，一面更要使革命絕對的左傾，而打倒一切右傾的反動份子……」這位絕對左傾先生，並在當時的十天，前在大同講台上，喊過打倒蔣介石。就是這個二區五分部，至今還是這幾個人，他們也曾於繳械時，把槍枝不送警察署，而送總工會，並且清黨以後，有好幾個學生進了黨。剛剛接到先生們所在的市黨部之通知書，必定同日還接了別一市黨部的通知書。就是學生總會，也有兩個，同日通知。這種歷史，出在四月十三四以後，也算鐵中錚錚手段。

敏捷的了。所以我們止是滑稽不負責任，任憑羊狗互咬也就完了。從前兄弟把什麼煤山七怪，都尊做左派，使先生們憤慨，其事尚在目前。左派固可寶貴，無奈有藏在左派裏寄生虫，公然借左派開了門破壞一切；弟輩事事左袒，釀成今日局面！應責備我輩者，尚有過於先生等者乎？現在這種趨勢，沒有一處不發現些少，我們若提起責任來，責無旁貸，定請這種絕對左傾的先生們，避嫌疑些才好。至於弟代胡敦復君辨護，不應竟抬舉他學閥，恐失出入，同一可以失了判斷的尊嚴。更有我們黨部，誤據一種報告，又以朱少屏更爲學閥，爲反動分子，似乎更屬滑稽。朱少屏固無人不相識者，說起反動分子，他民元時陳英士先生爲他是革命健者，天天去看他疾病。至於學閥，他辛苦的招待千百學生出洋，實是一個學僕。難道豬怕長肉，人怕出名，大家知道了他的姓名，在軍卽軍閥，在學卽學閥，如此簡單麼？惡名可以隨便相加，惡名也必定成爲毫無價值了。所以我說大同學潮，恐有CY分子在內，也不會肯說定有CY分子在內。恐有者，無異言實際雖非，或行爲略同。果其曾喊打倒蔣介石，又愛絕對左傾，果其要他繳械，他還繳到總工會去，剛收一新黨員，而伏在隱僻處的上海特別市，已得報告，這種先生們，似乎在這個時候，也應該同我勸胡敦復一樣，勸

他們一同到校外去歇歇才好。是否有當，我們還是講我們個人之話，拉雜貢獻先生，並請各同志也俯加注意。再叩道安，弟吳敬恆頓首。

十六，五，二六。

黨的重要和黨的責任

本來吾們同志間應當常常談談一切關於黨的事情，可是忙得不能分身，總是不克如願，今天葛建時先生約我來和諸位同志談談，葛先生要問我討個講題，我隨便談，實在不好算是什麼演講，那裏有什麼題目呢？差不多吾們一般忠誠的同志，都是整天忙着工作，就像這裏省黨部的許多同志，各處來往接洽的人很多，真是不很容易，真是非常重要，今天我就略略把黨的重要和黨的責任和諸位談談罷？

黨部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黨的力量自然集中於黨部，不但如此，黨的工作雖不在地方行政方面，而實在差不多有個國家的立法機關，譬如各地團體機關，社會事業，都應調查，負責指導，光是這個小問題，已經覺得很重要，至於其他更大的問題，像訓練黨員，指導民衆，都是根本基

礎的工作，這種需要正像以前的所謂風化，現在便是吾們的主義。吾有負着護持總理主義的責任，一刻不可放棄；依現在時局表面而論，惡化勢力似已肅清，但是民氣浮動，非加急切訓練不可，革命一天沒有成功，吾們應當一天提心吊膽的注意着，這是總理指示給吾們的。所以現在的局面，一方有土豪劣紳投機份子想腐化吾們，一方有破壞吾們的敵人共產黨腐化份子容易借勢乘巧，間接有使各國共管中國的可能，跨黨份子則更公然直接做亡國亡黨的工作，這個對付真不容易了。

在這樣緊要關頭，吾們不能不有一種相當對付，拿哲學的眼光來講，譬如一缸金魚，水中有毒，那麼必得要想法補救，吾們知道金魚救金魚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外面第三者來設法，但是吾們是世界上的，人類以外，沒有第三者可以來拯救吾們，而且吾們超人的理想，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講穿了說：吾們在這種沒法解釋的矛盾之下，只有勉強自己救拔自己，用最適當的方法來自己安慰自己。吾國人往往轉一勞永逸的念頭，但又不能有澈底的辨法；這一點上不能不贊美西洋人，西洋人天天有事做，改良了再改良了，斷不生一勞永逸的懶念頭。拿吾們吃飯問題來

做譬喻，一年要吃許多飯，吾們能不能燒了一大鍋子飯，一下子吃到肚裏去就算了事，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再譬如修橋的問題，究竟修得好不好，吾們是不容易知道的，雖然化錢不多，但是心上總以為這橋樑是非常堅固，只要子子孫孫能借此拿着薄子去勸捐，便算了事，外國人就不同，一座橋雖沒有壞，總是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不但利用許多便利方法，却還有相當的智識來補充，這是很堪值得注意的事。

以前中國皇帝吃西瓜，不講好壞，總要吃三個，第一個好的不算好，第二個好的也不算好，第三個壞的也必算是好的，中國人習慣做事，都有這樣皮氣。吾們中國人做事總是講情，外國人做事樣樣講法，其實講情也未嘗不可，茫茫宇宙，多大問題，講法也講不了，隨情發揮，求個痛快，也還可以，像西洋人一張紙好換一千金佛郎，為什麼定要什麼去規定呢？所以外國人在這點上和中國皇帝吃西瓜一樣的呆板。中國人還有許多事情，都是虛偽到極點的，像一個人死了親爺，計問上什麼不自隕滅禍延……什麼苦塊昏迷語無論次，什麼泣血稽顙，這些騙人的話，不知從那裏說起，恐怕淚水還欠幾滴，那裏會哭出血來呢！我們現在要把吾們的黨整理好，自然不能有些虛

僞。

現在有人把吾們分成左右兩派。吾們本來是一直向前的，現在要問問吾們究竟應該向左還是向右呢？本來研究學問，應該各人出些主意，才有進步，辦黨就不是如此，黨的本體已完全無缺，規定了什麼樣，誰也不能修改的，黨雖不是宗教，而實際上就和宗教一樣。本黨反對宗教，是反對形式，信仰是誰也不能反對的，因為反對形式便是反對盲從，什麼上帝令生兒子，糊裏糊塗就好說是三位一體，都是莫名其妙。到是愛人如己一句話，真是一種信心。吾們絕對不相信兒子不兒子，但是中山先生便贊成愛人如己，吾們也贊成愛人如己，共產黨不愛人，不能愛人，自然不敢贊同。從前第三國際代表到廣東去請教中山先生爲什麼要革命，中山先生便回答說是爲愛人而革命，中山先生反問他，你們爲什麼要革命，那個代表老實不客氣說是爲恨人而革命，所以加入共產黨，上帝的兒子應該做不成，可是愛人的話也不能講了。

其實愛恨是同一的東西，不過是變化後的異互而已。不過變化以後，有利有弊，像化學裏 Soda 3 可以服食，Soda 4 吃了成毒，所以畢竟愛恨的問題，還須吾們鄭重討論。

吾們的主義是由愛發生的，所以恨吾們的主義恰是相反，所以主張恨的人，便要想法來破壞主張愛的人。所以加入一個黨，先要選擇一選擇，退出一個黨也須研究一研究，決不是馬馬夫夫，隨隨便便的，必須要認到清清楚楚才好。

愛雖然有不同的方式，看見壞了修修好，是愛，看見不好，改做個好，也是愛；所以愛是人性之所求。是永久的，是普遍的，恨是興之所至，只見其一而不見其二，是暫時的，是偶然的。所以澈底講起來，愛就是恨，恨就是愛，小恨可成小愛，大恨可成大愛；如果不明白這個道理，要把恨來和愛做成個敵對的地位，那就糟糕！我不相信佛教，但是佛說念經，也有些意思，念不斷的「南無阿彌陀佛南無……佛，這南無」兩字，本來不能讀做「拿莫」，他的意思叫人要一面念一面想南方沒有阿彌陀佛，我便是阿彌陀佛，無非是一種引起頓悟的方法，還有專門念「你那臭皮囊是那裏來的你那……的。」也是一個樣子，這種讀法，實在不是人讀的，山林木石，檯橙椅桌，飛禽走獸，貓狗狼鼠，蛆虫微塵都可讀的。

共產黨懂些什麼？共產黨真是二百五，一切都不管，打倒……，什麼東西都打倒，打不倒也罷，

打倒了就沒辦法？你們想，把這房子裏什麼東西都打完，打剩幾個板凳，哈哈，這些板凳說是無產階級，什麼智識人情都用不着，無產階級弄得像板凳一樣地無聊，共產黨是這樣去騙人的。

本來我老頭子不應該胡說亂道。現在事實上可不能不說，話歸正傳：吾們進行黨的工作，要像宗教式的做法。講到渺渺茫茫的真理時，活着難以置論，死了蓋棺論定；像中山先生便可論定了。以前先生活着的時候，人家還批評他，說他是孫大炮——這個大炮就是大家容易疏忽了的民生主義。

從前宋遜初先生有一天講到總理的主義，以為民族民權都還可以，民生主義就很困難。總理恨極的便是人家不明白他的民生主義，所以給鄧澤如的信上說：共產黨成功……底下不寫什麼。國民黨不成功麼？也不寫什麼。他又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總理看得多麼穿透，什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你做你的共產黨，他做他的共產黨，還有人自己標榜是馬克思的正統派，其實馬克思主義中的分派還不知多少，不曉得他的來歷真是莫名其妙呢！

汪精衛在漢口說吾們在這裏做籌安會，吾們用不到去比較他，而且在人格上決不說他壞

話。四月三日的一天，他跳着腳說，倘尙如此做去，吾們還是恢復十三年前的狀態。汪先生年紀輕些，不免過火，吾們講話做事都要實實在在地，不是受了煽動，便可發火的。講到中山先生的主義，最好不要有所增損，有一字講一字，有一句講一句，切不要截個上半段，或是截個下半段，或是取他的中段。所以中山先生的主義，不是一知半解的人可以了解的，必須要有澈底的覺悟，整個的認識，才能了解。

我不是自己說大話，一班人見了洋鬼子，都以為是了不得，凡是有一些洋氣的多是好貨，其實洋鬼子並沒有多大的神通，吾九歲的時候，洋鬼子都沒有現在樣的神氣活現。你們看洋鬼子活像個猴子，簡直不是個人，那時他們稱中國人的辮子為 *Big tail*，他們在拿破崙時頂通行的就是辮子，我們可稱他們為 *Sheep tail*，洋鬼子並沒什麼了不得啊！

現在我想把列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不同來向諸位講講。

馬克思這個人很是奇怪，他的主張果真是科學的，演繹的少，而歸納的多，他的書我雖未詳細研究。我看過之後，還沒有看出怎樣精密，不過羅列的證據確實些。但是他所得到的證據，還是

歐洲一小部份，工業發達的地方的調查報告，東方的情形，是半點全無的。他說資本愈發達，工人革命可以成功，這句話還確。歐洲地方的革命，大都如此；無奈革命鬥爭，不必定要用槍炮，兩個人的舌戰，可以曉曉不休，把資本發達起來，使造成階級鬥爭，這是矛盾不過的話，一定要拿一偏之見來這樣那樣，那麼革命一千萬年還是革不成的。革命必定要徹底才是真正的革命，有意造成了一個偶像再去打倒他，這豈不是多廢了許多手脚？馬克思還說：工業愈發達，工人愈痛苦，這句話真是說得太不確了。列甯主張革命成功，必要殺死許多人，才能成功，還說智識是資產階級的東西，非打倒不可。他雖有他的主義，但終沒有明白爲什麼革命要殺人？爲什麼智識該打倒！殺人是不是個辦法？智識有沒有真假？

馬克思在一八〇〇年時，最出風頭，當時手工業失敗，在歐美常見的：（一）到處城門口有一個頭放在木架裏，兩隻手垂在外面的；還有腳上帶着鐐的人在路上行走。（二）有一個老年人住在 Free Street 報館街，在一八五〇年，時常見保守黨和自由黨因爲爭論打起來，結果打壞了許多東西。（三）更前二百年時，英倫橋上陳列着二十多個腦袋，瘟疫流行，沒法辦時，畫了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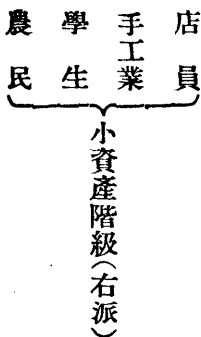
頭樣的東西朝着他磕頭。這些怪物，現在便看不見了。在吾們中國這種情也是常有，像上海陸家浜蘆蓆棚裏，拿棺材板舖着地上，六七個小孩子鑽出鑽進，在南京也是如此。做洋車夫，簡直不是人的生活，罵他甚麼東西都能忍受，不過罵了他一句「你這隻兩腳馬」任何一個都要氣得啞口無言。在這種地方洋人似乎好看一些，洋人落魄叫他推車可以，叫他拉車就甯死不可。總之生活不進步，所以產生這些怪東西，這是很容易見到的事。

列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很有不同。農工果真是富有革命性的，但是吾們現在要革命，去叫農工來做吾們的打手，那是根本要不得的，吾們在良心上說不過去，農工這樣的受壓迫，還要去踢他們的便宜，最近陳人鶴先生從上海來報告工人運動的情形，大家非常滿意，後來我想這是不對的啊！我在倫敦時留意英國的情形，他們供給海陸軍每年要四千六百兆元，他們應該如此，現在中國供給軍人每年要一千萬元，什麼工人運動教育經費，本黨還沒有辦法，不担一些責任，這是不對的啊！

以前衙門裏有位賬房，到櫥房裏去瞧瞧，只見廚子正舉起刀來切筍，先從老根切起，一面切

一面嘴裏噤咕着依次念道：西席老夫子……賬房，又一次廚子在切菲菜，先從頭上切起，一面切一面嘴裏噤咕着依次念道：賬房……西席老夫子，所以現在做西席老夫子的也只得如此。

共產黨已經把他全部的主張告訴吾們了！



他們以為無產階級沒有智識，可以鼓動，受人指揮，當他們是革命的戰士，這便可算是革命的左派。照這樣看來，吾們打仗，用不着招兵，招了兵來，打仗時軍費浩繁，平日還要養他們；如果指使工人去打仗，就便宜得許多了，要他們打仗時便去打仗，平日就讓他自已到廠裏去做工，這真是虧所謂共產黨想得出的啊！汪精衛先生說吾們不懂革命方法，不差，吾們果真不懂他們的革

命方法。吾們只知道中山先生是主張爲農工謀利益和幸福的。他不主張叫他們去打仗的啊！吾們如果懂革命方法的，便應該利用工人，叫工人去衝鋒，把兵士一概裁去，但恐事實上不是如此吧！

共產黨是在向後退步的，弄到民窮財盡的時候，試驗失敗的時候他們也曉得廠工不是隨便可以使用的，所以利用老頭子黨，所謂一班豪傑志士，老實講，他們樣樣講新，他們這種革命，已經退縮到十五世紀去了。

共產黨常常說工人運動，重要在生活的革命，這是對的，要他們去當兵，那就不必。他們還常常說說工人的利益幸福用不着別人去保護，那一個要去保護就該打倒。他們所持的理由，是工人運動要工人自己來做，用不着別人來給他們做。哈哈事實上全不如是，掩着人們的眼睛說亂話，他們把持工會來當做自己的大本營，叫工人去給他們做衝鋒，但是最近漢口却貼出很奇怪的話：「小資產階級保護無產階級」這真是莫名其妙哩。

講到革命，六七千年前，像伏羲等等大小酋長，分成世界萬國，這都可說是貴族皇帝，等到文

化演進，中國在春秋戰國，西洋在希臘羅馬時候，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像前清生員不打板子，這可說是紳士做皇帝，或說是紳士代用的皇帝。後來物質文明進步，工業革命以後流氓（就是臘底可兒的左派）起來要和紳士算賬，這才好稱做革命。所以革命事業只有流氓做的，鮑羅廷罵吾們幫助中產階級完成革命，簡直不成一句話；將來山東流氓還要出來，世界上簡直是變成個流氓世界呢，所謂共產黨爲什麼急不可耐呢，從前有兩個兒考中了回家，大哥的妻子正在廚房裏做菜蔬，聽說丈夫考中了回來，婆婆便叫他去玩玩走了，不多一回，兄弟考中的消息也報來了，兄弟的妻子說一聲我也好去玩玩，便拋菜刀跑開廚房了，共產黨介乎他們兩個之間，他也是急不待擇的不得不亂闖了！

完了！隨便沒頭沒腦的說說，不好當做演講，黨的一切都在諸位的肩上，祝你們努力前進罷！

最近寄汪精衛先生書

精衛先生執事，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再奉書於執事，如以私交言，將出不遜之言，自應求

先生恕其冒犯，倘以公義言，則言之激直，有不敢不盡其詞者，今有慈父，殞於郊，忽以變殭屍聞，每夜必出殺人，行路裹足，則剖棺而視，白毛毳毳然，遍於體，非復慈父狀態，爲之子者其哀痛何如，又有愛子，隔日尙趨庭溫語依然，忽明日由塾歸來，怒其目，擲書包，趨廚下奪菜刀執之，逐殺家人，不得已檻於書房，又日夜叫囂，伺隙則破柙出，較劇盜爲猛，非復愛子，爲之父者其哀痛又何如，我輩愛先生，敬禮則如父，期望則如子，而先生今日狀態，已變成屍殭及瘋漢，我等哭笑皆不可，痛苦極矣，弟等之所以有此言者，以前不必論，卽自今年四月一日相見而後，至於今日，先生之離奇怪誕，真使人莫名其妙，如先生果已歸化共產黨，不過借國民黨爲一種見客之面具，是則先生已服膺陳獨秀而爲之第二矣，先生居武漢三閱月，代共產黨恣意破壞國民黨，亦固其所，又如先生果如淺人之所測，不過好爲領袖，貪聯共之策，植勢可深厚，故至於山窮水盡，又必詭言反共，而不忘倒蔣，是二者而果信，則先生僅僅變爲僵屍，原亦可言不瘋。

但最近一週前，七月十八漢口中央日報發表所謂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之宣言，詞氣之間，有所謂共產黨「決議案」之內容，是對於本黨的生命加以根本的危害，似乎主席團中的先生，絕非

立在共產黨方面，而又灼知利用共產黨之不可能，然而何以又其勢洶洶，如欲率領張發奎之共產軍，願爲流寇，圖擾浙閩兩粵，爲最後之奮鬥，難道目覩共產黨禍湘禍鄂禍贛，慘痛不忍正視，復欲率此醜類，再禍鄰境，再禍鄉邦乎？汪精衛復何面目詆譏昔日之禍粵者，彼輩止楚弓楚得，以爭私利而已，而汪精衛乃率赤帝醜類，賣國劇盜，再據海疆，以便海參威之勾通，是先生將爲吳三桂猶不食其肉之舉動，豈非由失心而瘋，且厲氣所積，又變爲僵屍耶。

今且先載七月十八的中央日報政委主席團之報告於左。

其言曰：「本黨於今年三月開第三次會議，議決本黨與共產黨開聯席會議，討論一般的合作辦法，尤爲本黨對共產黨之誠意的表現，自有此次決議以後，本黨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便邀集共產黨諸負責同志，開聯席會議，或每日一次，或間日一次，開會時間往往延至四五小時，對於國內外一切問題，皆提出討論，共同解決，政委主席團以爲如此辦法，必能使容共政策，得更大的效果。」

「不幸六月初旬，政委主席團忽然由共產黨負責同志交給一個祕密決議案，這議決的內

容，是對於本黨的生命，加以根本的危害，這一位負責同志的姓名，此時不能宣布，所可聲明的，這一位負責同志，不是以祕密形式，而是以開誠形式，來與本黨商榷，惟共產黨方面，立即將這一位負責同志驅逐出去了，其罪名是洩漏祕密，共產黨既然如此瞞神瞞鬼，所謂聯席會議，豈不是一種具文，此不能不令政委主席團大為失望的。

今祇將這議決案的內容摘要宣布如左。

(一)關於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上級機關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

(政委案)這種主張，對與不對，姑且勿論，但這決不是本黨的主張，民生主義裏說明

「耕者有其田」的意義，但是同時說明「要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總理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演說耕者有其田的意思，再三叮嚀，要求這種主張之實現，必須農民起來，在政府領導之下，以和平方法，得到解決，如今他們却主張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豈不是與本黨的主張大相違背，倘使共產黨方面在聯席會議上提出這種主張，與本黨商榷，甚至爭論，甚至決裂，尚不失為相見以誠，光明正大，然共

產黨方面絕不提出這種主張，五月二十一日湖南軍民衝突事件發生後，共產黨方面也承認農民運動的幼稚與錯誤，也承認應加以制裁，却不道湖南農民運動所以如此幼稚與錯誤，完全是不受本黨上級機關之指導弄出來的，而這却是共產黨方面的主張，共產黨方面如今却又以本黨制裁農民運動之幼稚與錯誤為藉口，而說本黨不要民衆了。

(二) 在中央委員中增加新的領袖，將老中央委員代替了。

(政委案) 這種主張，是根本破壞中央執行委員會，須知中央執行委員是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的，如今却將新的來代替舊的，這豈不是根本破壞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組織，豈不是根本的破壞中國國民黨。

(三) 國民現在的構造，必須改變。

(政委案) 這種主張，更是荒謬，其破壞本黨之陰謀，可謂盡情暴露。

(四) 消滅現在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

(政委案) 這種主張是根本破壞國民革命軍，而建設共產軍。本黨自實行總理容共政策以來，在武裝同志中，向來沒有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的區別，每每對武裝同志演說，我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無可分拆，這是本黨負責同志所諄諄而道的，如今他們却偏要分出誰是共產黨員，誰是非共產黨員，要武裝兩萬共產黨員來消滅非共產黨員的軍隊。所謂工農分子，其名則美，既經挑選，其必為共產分子，不言可知，這種主張，如果實行，則國民革命軍與共產軍戰爭，必不可免，這真所謂大亂之道。

(五) 以知名的國民黨員作領袖，(不是共產黨員)組織革命法庭，處罰的反動官軍。
(政委案) 這種主張，不值一笑，在共產黨看來，知名的國民黨員，不過是共產黨的劊子手。

「政委主席團自發現這決議案以後，因關係重大，」不能不審慎考慮，既不願輕率的破棄革命聯合戰線，又不能不為本黨生命及國民革命前途謀安全發達之保障，乃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正當審慎考慮之際，而七月十三日又有所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

宣言，對於本黨，厚誣醜詆，無所不至。並鄭重申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這是共產黨員破壞本黨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國民政府是本黨執行命令之最高機關，既然退出國民政府，便無異脫離本黨，乃偏說退出國民政府以後，仍在國民黨，於理論上實爲矛盾，且國民革命及各級政府機關，都屬於國民政府統系，既然退出國民政府，則在國民革命軍中，及各級政府機關中，亦無須存在。

本黨既發見了共產黨方面危害本黨生命的議決案，又發見了共產黨方面退出國民政府的宣言，容共政策，已可謂破壞無餘，然本黨仍體念總理遺囑，對於共產黨力求容忍，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七月十五日通過決議案原文，與共產黨七月十三日宣言，兩相比較，誰是極意保持革命聯合戰線，誰是任意誘過他人，藉端攻擊，讀者必能一覽無遺的。

精衛先生，吳稚暉讀完右邊所載之宣言，最爲難過，從頂門麻起，麻到脚底，肉麻得耐不得者，就是「我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又就是「既不願輕率的破棄革命聯合戰線」，爲什麼爲了這三句話，肉要麻到這般田地，就是把列甯的恨世認做革命，尤其是把鮑羅廷那班賊強盜，算做

革命黨更十分叫耳朵吃虧，把陳獨秀李立三那班惡徒，也算做革命黨，同他們結起革命的聯合戰線來，還要生在一塊，死在一塊，何物共產黨，有如此魔力，能叫白面書生的汪精衛傾倒如此，汪精衛不知如何中了風着了魔，如醉如狂，並香臭黑白，一切顛倒，竟放任那班惡徒縱惡了三年，中山先生的容共，批示在鄧澤如先生的呈文下，批得清清楚楚，止為他們要借共產搗亂，妨害國民革命，所以收容到國民黨裏來，叫他們服從三民主義，停止他們錯認的共產政策。精衛先生，你發什麼瘋，要同他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結起革命的聯合戰線來呢？

所以先生在武漢綜合演講之詞，訂成一小冊，不久尙有此間報界的忠厚長者，同你對牛彈琴，什麼馬格斯牛格斯，什麼資產階級民主政體，辨論起來，他還諷示我應當辯駁，豈知我在一個月前，便大澈大悟，覺得先生不過癡人說夢，何必化了氣力，我們反來對實策做史論，徒然叫那班共產黨的惡徒，坐在旁邊好笑呢，因為主義政策共產黨的實際，那裏有這麼一回事，我對旁人早說，汪精衛先生替共產黨辯護，若共產黨果有一毫實際，果然是無產階級專政，我當樸通的跪在地上，受共產黨的洗禮，其去馬格斯牛格斯更十萬八千里，共產黨我在一個月前，尙信他們有合

於張溥泉先生品題的，叫做強盜主義，我也曾經賞贊他，稱他爲有訓練有組織的李自成張獻忠主義，然而一個月以來，我却大大以爲不然，那裏夠得上強盜，更那裏夠得上李自成張獻忠。強盜李張，都被共產黨笑爲英雄氣概的一種，他們還嫌強盜方法太老實，共產黨者，簡直是一個寡廉鮮恥，萬惡千刁的毛賊，如是而已，請以一事作證，自從反共以來，會聞有捉到共產黨，臨死戟指痛罵，慷慨就死者乎？無不叩頭乞命，聲淚俱下，以求倖免，此非彼等之卑鄙，仍是彼等之策略，苟僥幸得釋，而搗亂如故，所以凡稍有一知半解，具些少的人根人氣者，決不會成共產黨，凡成共產黨者，決然再沒有一毫人根人氣，能轉移其賊性，何以辯其爲共產黨，卽其人第一先要終身沒有一句真話，第二以能騙人爲第一種道德，所以他們什麼馬格斯牛格斯，什麼無產階級有產階級，什麼革命戰線革命方法，都不啻若自其口出，我輩最好惟掩耳不領教，之子你替賄選議員去談國利民福，真算你的倒霉，汪先生還要替他們去結革命聯合戰綫，要生在一塊，死在一塊，我連帶想到了那個聾頭鼠目的陳獨秀，肉麻呀，真正肉麻。

先生若說我言之太過，我自然也原諒那班赤俄，他們止是遙遠的革命，綿亙了一百五十年，

終不成功，眼見一票一票的人送到西伯利亞去死，所以積忿成恨，積恨成厲，送變爲什麼當也不肯上，止要能達洩忿目的，什麼手段都肯用，因爲什麼手段都肯用，所以什麼說鬼話用騙術，都算做最高革命方法，至於共產主義，無產專政云云，都是說鬼話用騙術的材料，你看木司科，無產階級整千百的睡在火車站待合室的內外，那專政的，止是幾個說得鬼話更像，用得騙術更辣的共產黨，所以蘇俄也居然要冒充世界革命黨，且倒慢些瞎說，何況要同他結革命聯合戰線，至於中國的共產黨，更是不堪，他們並無什麼忿恨，簡直閉了眼睛一想，都是造假鈔票的詹大悲，痞棍的李立三，無行文人的陳獨秀，一班頂骯髒的垃圾，成起來的糞堆罷了。

精衛先生呀，你何以至死不悟，還要率了死臭的小共產黨張發奎等，去搗亂父母之邦呢？到底何時因天狗星經過你的睡床，你才變了殭屍，你飲了什麼狂泉，就失心的發了瘋，我細細追原的原諒你，因爲你在北京看顧總理的疾病，太勞苦了，互兩三月沒有好睡，陳頌平先生批評上海店夥，對客沒有好聲口，止爲睡眠不足，肝火一旺，容易失去常度，何況你是數月不得好睡，嗣後且亦果會激發肝病，先生至今的如醉如狂，大約是肝火太旺，果然止是如此，願你在廬山爲長時

間的休養，我們哭笑俱不可，痛苦萬狀，話太激直，望你多多見諒，弟吳敬恆頓首，七月二十六日，蔡李兩先生亦寄聲候候你。

可以告訴人人

終是這幾句老實話

半月刊又要稿子了，手頭寫不成，剛剛草給馮煥章先生一封信，想那幾句話，不是光可以告訴馮先生，應當對讀者諸公，也得訴說訴說。因此，就算只一期，也跟着有幾句話說。

煥章先生勸鑑：大局安危，中國存亡，皆集於我公一身。弟等出於萬不得已，與共黨分離，實灼知馬格斯主義，並不合於世界革命，有如我總理之主義。列甯主義，又非馬格斯主義。（僅為一種俄羅斯長久革命，屢不能成，積而成恨之反響。）目前蘇俄人物，止取其一部分之殺人放火政策，介紹於中國，又非列甯之主義。加以中國人流氓混混遺傳之歷史，學其殺人放火之手段，又異於蘇俄之政策。然彼等悍然猛進，自以為忠於其主義。無論或伸或縮，或以進為進，或以退為進，而千

遇萬折，終必達其有我無人，不肯妥洽之目的而止。其抵觸於總理之主義，固非所問。尤其抵觸於中國四千年人民之性習，且抵觸於全世界人民之性習，皆所不顧。一味用其主觀，削足適履，強天下以必同。此實俄人專制性習之妄態，亦猶猶太人鄙棄於世界之反應。殊不知盲目直前，或乘他人之民窮財盡，容易煽亂，暫作陳涉吳廣李闖張獻忠，以開禍端，似亦有一長。若欲達其無產階級專政之目的，幾乎如月中欲有空氣，同一不可能。（即在本國，亦欺騙百兆無產階級，政權則專於三五神奸巨猾之盜魁手中而已。）故運動於德意志，三年不成。推行於伊大利，激成相反。扶助土耳其，土耳其叛之。試行於中國，中國又苦之。否則如湖南者，乃十分鞏固，盡歸其支配，已成爲放手試驗，一無抵抗之根據地。然而長沙一夫夜呼，全省崩潰。共產黨已跑得一縷烟，躲到無影無蹤。牽連至於武漢，亦有岌岌不保之勢。假若現在還受其催眠侮弄之四軍八軍等，早知必有一日，終了受暴徒解決之禍。（軍官兵士都已無不知之）長江流域，必早無共產黨之隻影。故弟等曾爲汪精衛先生正告之曰：『凡其人方有地位正受若輩之恭維，必且以爲若輩亦通商量。（却健忘了他們以不妥洽爲惟一信條。）及一旦至於無可商量，自然先生亦同來相對痛哭。』然而汪先生

等至今猶躊躇者，徒刼持於彼輩之譏言，以我輩有封建思想，造資產階級，崇拜英雄主義，蔑視農工政策。我等愧悚無地，竟區區不見諒於汪先生，而思想落後至此。然我等亦不敢驚怪汪先生之故意周納，惟覺汪先生愛好太過，失其理性，猶受人之蒙蔽而已。汪先生甚而至於薄視其舊友，斥弟等爲新籌安會人物，侮蔣君爲新軍閥，如其世間真有此事，則并汪先生亦可加以不成體面之名詞，以爲互詬之資料。弟等爲世間人保持人格計，不願出此也。

（下略）

卷十
文藝

亂談幾句

有人問，「現代評論上載了一封羅志希先生從美國寄回的信，他極說你有能做文學家的材料，不做可惜。並且西溼先生還加上一個跋尾，可惜你不曾寫些過去的革命人物。你可有什麼答復呢？」我說，只是他們今天鬧文學，明天鬧文學，他們自己的確又都是文學家，鬧成了僻。好比吊死鬼，落水鬼一般。恨不得人家都變了吊死鬼，落水鬼，方才舒服。因此不管什麼三七廿一，有幾分可以受騙的弱點，便引他進圈套，引他入泥潭。但也不是他們有意，只是自然而然的。記得我三十歲以前，一落筆喜歡撐着些架子。應該四個字的地方，偏用三個字。應該做兩句說的，偏併成一句。應該怎樣，偏要那樣，諸如此類的矯揉造作，弔詭炫弄。人家都說，你是常州人，應該接着揮子居的陽湖派，做他的後勁。這就隱隱要叫我做一個野蠻的文學家。我的確也努力過。然而心上終覺得雕蟲小技，壯士不爲。爲什麼學劍既不成，一定要學書必成，過那俳優生活，還要將來做那災梨禍棗的害蟲呢？假如有什麼說的話，自然愛說便說，何必有什麼做文章的名詞，存在心頭呢？難

道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那種狗屁的理由，還會成立麼？我們愛說話，止是計較行遠麼？果然狗口裏掉象牙出來，也止適宜於一時罷了。那裡來幾千年不變的金科玉律？用了手術（所謂文），僥倖行遠，還不像那李耳孔丘之徒，適用了一時，貽害到無窮麼？當時這種盤算，可巧在小書攤上，翻看了一本極平常的書，却觸悟着一個「作文」的秘訣。這本書就叫做「豈有此理」。我止讀他開頭兩句，即不會看下去。然從此便打破了要做陽湖派古文家的迷夢，說說話自由在得多。不會屈我做那野蠻文學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開頭兩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用這種精神，才能得言論的真自由，享言論的真幸福。專門想做文學家的，天天匠心作意，恰把自己言論，墮入泥犁地獄。但是我是止管享我的自由幸福，不提防喜笑怒罵，純任自然，未免像煞有价事，避免了野蠻文學家，却好像有意冒充文明文學家。因為之乎者也得熱鬧，野蠻文學家便高垂青眼了。等到的麼呀啦得有勁，文明學家文又會特加賞贊。「閱微草堂」裏的鬼，固愛迷人。土窟大王手下的幽靈，也能拉客。人家偶愛打諢，他們就有什麼「射地耳」「幽默」一類好聽的名詞，勾引他入港。譬如遇見一個村姑，不幸包裹着小小的腳兒，便有舊式虔婆，稱贊他該做秀女。可

以升步步金蓮的貴妃。幸而放成天足，又有漂亮的密司，勸他着高跟鞋，可以做外交場中的花。其實還止是一個粗頭亂服的毛了頭，叫他真上臺盤，還要吃着無數矯揉造作的苦頭，不定果能入格。這就是羅先生等拏文學家來款動我，要叫我不自量，去上文學家的當。我要不上他們的當，還落得說大話，簡直批評文學家是塔頂上的金葫蘆。有着些擺個樣兒是要的。終究是個廢物，定是不可諱的。縱然今日的文明文學家，把我那種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的嚼蛆，也能節取了，許我做文學家。自然比那野蠻文學家，非之乎者也得十足，決不許可，高明了許多。但文學家買幾文一斤呢？「射他耳」及「幽默」比到「樸茂」「淵雅」差別何在呢？做了新人物還是鬧「文學家」宜乎章行嚴先生在席上答我，說是今日開一個編譯局，乃為急要，就因為今日好像嚴友陵那種的文章，是日少一日呀。「編譯是為着書的學問，決不是為着古的文章。如果為着文章，何不開個「文選」翻印局呢？為什麼要煩勞現在仿古名手，在編譯裏鬧些假古董呢？這無非章先生又學其自己嗜好之文學。不覺欲人之類我，遂不恤生今返古耳。終之彼含有文學家三字之毒素，也正相等於簇新時髦之「的麼」文學家。並非章先生別有肺腸。充文學家之弊害，你以為「射他耳」

「幽默」之足尚，我以為「樸茂」「淵雅」之可貴，腹非白話文，害及普及教育，皆從此多事。故我願奉勸羅章諸位先生，愛「之乎者也」也好，愛「的麼呀啦」也好，「文以載道」是古訓，「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是天真，取必于嚴友陵的文筆，勸人做文學家，皆大可不必。我願為沒世無名的小卒，不願做什麼烏煙瘴氣的文學家。我也不配，故落得說大話。

一五五，八。

上下古今談序

憶戊戌變法之際，朝旨（？）欲卽寺觀爲學校，當時之輿論不相入。曾見一賣菜男子，攘臂怒目，抗論於市人曰：「寺觀爲從來所有，烏可議廢者！」嗚呼，從古所有，豈獨寺觀？攘臂怒目，爲從古所有爭者，豈獨賣菜男子？故篤舊而誠一者，非必有所緣，坐解從古所有誤耳。不則，賣菜男子，於寺觀爲風馬牛，攘其臂，怒其目，胡爲其不憚煩。其實大字之內，時時相似而不同，必無從古所有之一物。古之爲義，對今而立。彈指之頃，以正彈指時爲今，則未彈指時可古。惟其如此，故吾人論古之心

量，爲廣爲狹，可以遠不相倫。假若賣菜男子，亦如老學究能稍通史事：縱彼別有所蔽，並可爲寺觀左袒，然必不肯言從古所有。極從古所有之弊害，莫可得而盡言，我生五十載，正所謂一彈指之頃；顧在前二十年，吾耳吾目，驚怛咨訝，以爲創有者，竊窺今日青年之態度，淡然漠然，早視爲從古所有，習焉相忘。有不然者，止少數沃聞父兄之提命，及多讀斷爛國聞記載者耳。夫曰從古所有，若寺觀類者，輕重尙少；設或推諸庶事，以强者憑陵之權利，許爲從古所有，或以弱者奴隸之義務，亦安爲從古所有，則優劣之天演，忽焉而行乎其間。由微之著，爲存爲亡，禍福大矣！雖然，二十年之短時，或有或非有，尙不能無所提命，無所記載；則求賣菜男子，能得老學究之智識，一部十七史雖繁，不能不從頭說起。因是去歲消夏，卽思以無足重輕之文章，成一中國六千年史談之小說，既而乃悟老學究，誠較通達，必可不言寺觀爲從古所有，然彼仍不能與知於寺觀與學校之得失，適與賣菜男子表裏相左袒者；其蔽卽蔽於以六千年所有，亦稱從古所有而已。故欲與今之青年，上下於古今，將進之以六千年之近古者，必且先進之以六千年以前之遠古。天人之際，鑿而可溝者，無論爲宇宙，爲星辰，爲日月，皆一一窮其構造，著其系統，是卽所以說明六千年之由來，先使知六合內外，

事事物物，無所謂從古所有。此無量數世界變相四卷，所由先史談而脫稿。且萬物交於吾前，又有所謂向來如此之一說，此即吾人噓濡於大氣，俯仰於雲物，莫不以爲兩間之現象，無非向來如此。向來如此者，其義猶夫從古所有，而不知風雲雷雨等等，亦即無量數變相中之一境。故從其類而演述之，並以明其何以如此，亦不欲使人習於向來如此之故見，適以堅其從古所有之信仰而已。四卷既就，且取與吾黨青年上下於古今之義，名之曰：上下古今談。以此四卷之演述無量數世界變相者爲前編；他日六千年中國史談續演畢，卽以爲後編。

——一九一一年——

茶客日記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七時，與仲英翰青懷新同上新銘船。惠卿父子行李已先在。我復送仲英上電車，順便買些小食物，夜已深。惕生之女押僕人送行李來，客皆去，余卽獨自閉門熟睡。

二十五日，早間惠卿劬成惕生次第來，送行者有蘭臯、延川、湘臣等。余又上岸買面盆等等。十一時開船，午飯菜八色，至佳。同船遇見數議員及謀事人如朱廢石之徒十許。夜風水並不大，惠卿即不食。

二十六日，略有風，我與惕生飲食如常，惠卿父子睡倒。

二十七日，午到煙台，停約三小時，賣水果者較少，因此時水果已不多，止有乾癯菜、陽梨。少數葡萄等。我買茗帚三把，本需一把，（因彼必躉購，二角三把）房內掃得極乾淨。

二十八日，一早已抵大沽口外，逕入港，午才抵天津，爲佛照樓接去，房間還好。我與惕生同一間，價二元。惠卿父子一間，一元六角。同去吃飯，飯館名四時春，吃去一元六角。我送被包至南開，放在門房即歸。與惕生同往老龍頭車站一看，歸乘河北車，至鐵橋旁，見本年大水冲壞駁岸等甚多。鐵橋之河已填塞，又至三不管，玉壺春吃雞絲麵、豆沙包子。惠卿曾去看曹潤田，沒有看到。

二十九日，早與惠卿同去車站，惠惕先買月台票入佔座位。余與劬成候行李過磅，比入車，幸坐得飯車內四座，後至者均終日植立。十時半開車，總算運氣，五時即抵永定門外。聞候查必一

兩點鐘，余即乘東洋車入城。欲先到大同公寓，問有無空屋。是日風勢極狂，入永定門，飛沙走石，迎面垃圾打來，面上極痛，眼睛不能開。到西交民巷，忽想車若到站，惠惕等必久候不耐煩，仍即折至東車站，時已六時半，車却未到。候半點始到。因運行李等不便，遂定住泰安棧。惠惕先去棧，余與劭成守提行李，等到九點鐘方能取出。到城門，幸未關。他們問你恭喜那哈兒，我說北京大學；他們說好好，你去罷。到棧，惠卿已喊去了。叔方來，講一切近狀，大都亦報上所有。惟言李彥青新近會打過皮鞭四十，又願付十七萬，已共交出五十萬。其餘招供之事甚多。惟與曹三會否鷄奸，則不肯招。叔方去時已半夜。

三十日早與惕生吃小館子。進城，他去看徐季龍，我去看李石曾。到李家，門前電車滿停，我暗好笑。精衛孫科都在別一室，來一握手，仍去。我問石曾要我來何事？他說：「要出一報。」正講話，客一批一批來，石衛青皮宗石等，亦與我談別話。未幾，惕生亦來，弄到午飯時，客大都散了。石曾留我吃飯，精衛夫婦住在他家。又馮玉祥的代表馬伯援也在座，約明早去西山看馮。（夜間又說不去。）飯後我到大同看叔方，坐不久，惠卿惠惕亦來。張宗昌有電話來，要我與惠惕同去。據惠卿云：是周

季眉李徵五所介紹。（李同乘新銘船）惠卿去。我等囑言未遇其人，無從偕來。惠卿去即復來，言張處座客極多，如應季中等。張如此應酬，張想代齊燮元。叔方在寓，請吃夜飯，尚有惕生的學生錢孟才。又有保定怪人張墨池也來，惠卿父子搬住城內。

十二月一日，早與惕生出門，即遇劉雲華，同吃擔上豆腐漿，同往東車站待合室坐談。遂別。余與惕生至丁慕韓家，有同鄉會顧名君在座，言及江蘇事。有人欲舉慕韓做省長，我說歡迎之。至。顧君要我到會，我說：『我是無政府黨，若預聞建設事，必又為同黨所責。其實聽得莊思緘冷遇秋，也都要做省長。也要我與惕生到會，彼此甚不便也。惕生則言我有嫌疑，恐人說我運動什麼，故江蘇事開會，我不到。』出了家門，惕生邀我去看他女兒。他女嫁沈奎侯，曾做過南京河海工程校長，現在交通部。惕女要父親住在他家，順便囑我也去，皆謝之。我去尋叔方，尋到前國務院路警督辦處。周季眉亦在。我在他處寫一封薦書給葉恭綽。（託孫揆伯轉交）惕生來大同，同至他的女兒家吃夜飯。我去看揆伯，未遇。

二日。睡到八時，忽為惕生叫醒，言徐季龍來電話，言十時石曾精衛等聚于其寓，同去旃檀寺。

看馮玉祥，有要話談。不得已，欠筋縮脈的起身同去。在途遇冷遇秋，惕生與他略談。至徐家有馬伯援已來。未幾，精衛孫科邵元冲亦至。惕生臨時言不去，因莊思緘有要事來約。我便與精季同車，孫邵馬又一車。先至馮軍祕書任佑民家。任加入余車，逕赴旃檀寺。旃檀寺者，卽丁慕韓時代之航空署，後改爲檢閱使署者也。入門第一兵房內，任言卽李彥青拘留處。過此房時，任急曰：「李彥青！李彥青！」及余矚目，李已面朝內，欲入門矣。後隨兩兵，蓋出房散步，見客來縮入也。李着脫龍皮袍，長身尖面，僅觀其半面。入參謀長處，見第一師長李鳴鐘，第三師長張之江，皆樸厚。馬君指余卽做客座談話，彼等皆極喜。似乎客座談話，在彼等如讀說唐三傳。說了一點鐘的各道仰慕話，並無馮玉祥出來。（馮自然仍在西山）始知此行全係馬君欲余與精衛孫科諸人，恭維恭維衆軍官，要他們高興而已。余與精衛同至石曾家。余兩日內聽四面風聲，昨夜感到，或者張作霖可以殺孫文，復辟，幽段祺瑞，解散馮軍，驅淨北京大學，說與各人，各人亦不敢否認吾言。遂擬由國民黨內幾個學者，出名請孫文宣布入京主旨，並云不久出京，擬一進京，卽神龍變化而出。擬好一書，至皮宗石等寓裏商酌，彼等或唯或否。彼等又因一雜誌名『現代評論』將出版，正要議事。在皮寓吃夜飯。後

知張作霖忽出京。全與所料相反，付諸一笑。張出京，外間亦有說孫入京，馮即推他爲總統，在席上拘張氏父子殺之。足見京中內部之各存疑怪。余之疑：（一）因張要調十五師在，豐台請段大閱，（二）那兩天祕密閣議，甲處置曹錕，乙回復優待條件，丙取締過激黨等等。

三日，早頭痛甚。客人極多，惕生竭力肆應。我惟臥在床上，與裘鐵心談赤俄狀況。據鐵心所言，赤俄專制狠辣，也是實在。然他改進世界，真不可及。他惟待青年有好意，一般老朽，止送他閻王路上去。宜乎舉世的紳士最恨毒赤俄。姑舉問答數條，以見一斑如左：

（問）他注重科學工藝麼？

（答）注重極了。然他俟教育青年成就，來不及，故所有以前有本領的頑固，仍重用。每個工廠，皆黨人做正，有本領者做副。然報酬則正得百元，副可得六七百元。

（問）然則正的得錢少，倒甘心麼？

（答）黨中說明給副許多錢，是買他的本領。等青年學成，即可淘汰此輩。

（問）這就有了人種優劣問題了。我們當了廠中正管事，不連廠本一齊上腰，便算好了。豈能

甘心受最少之錢？

(答)講起人種來，他們高得多。他黨務辦得好，沒有敢胡鬧的。且得了許多錢，也沒處去揮霍。

(問)我便要請教，人之所以要多財，便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他們難道就沒有那種慾望麼？

(答)妻是有的，妾是絕對沒有。嫖也是禁止的，但男女的交際，却別有自由之處。故妻妾之奉，不見得新不如舊。至於宮室之美，卽衣着亦在內；他們住房是有限制的。着了華服，反受人吐罵，所以這種慾望，也就淡了。

(問)那末這個社會，豈不索然毫無意味麼？

(答)那也不是那種說法。他們的社會，自有他們的樂趣。譬如在政治上活動，他們也可做到極有權力那政治，慾望是達了。至於日常娛樂，一種學術上運動上社交上，也別有天地，不過與帝國主義世界一般嫖賭吃着那種娛樂，他們是沒有了。

我聽到這裏，就覺着如大叢林的僧社會，大教堂的教士社會，他們也有一種別有天地的趣味。但他們都沒仕宦男女之樂，也少學術上之奮進。赤俄却添了他們，也不會狼寂寞。如此，那歷來

的紳士虛榮社會，恐怕要打不過他罷。他盼望虛榮社會的老人死乾淨，請青年都變成那種較正當的社會，便是他們的立腳點。

昨日汪孫等已去天津。今早石曾又去。出報事止談到三天，皆止數分鐘，客來截止，故仍無下落。裘君等去後，余出大汗，遂與惕生同入城，先至石曾家一看，尋覓公寓，尋到乾麪胡同西口北京公寓樓房一間，每月十二元，添一人加一元。此樓甚整潔，且向南。大喜。傍晚又在叔方處小坐。

四日，早押行李，與惕生同遷北京公寓。午許多保定人，因兵事請惕生吃飯。余亦往。又去看了幾個同鄉，拉至孫揆伯寓所。

五日，余未起，惕生赴天津，一去看孫文，二因曹潤田之父歸葬。惠卿來談，言有參謀部小官某，上半年因索薪事，被車慶雲打了一記巴掌。後投入馮軍，爲某師參謀長。此次車亦被捉，此人囑守兵云：「車某是惡人，他若開口，卽打巴掌。」所以車已被打幾十次，巴掌爲腫。報復主義，可笑可嘆。與惠卿同吃開成素飯，王揖唐一來便出京，惠未遇到。故其子覓事等等，似乎又成畫餅。至於石曾清宮事，自段祺瑞囑他不必再管後也無下文，要候孫文來再說，我等看皇后住處之願，亦不能

即達。錢玄同曾去看過，言皇后所住之屋極文明，有腳踏車，有商務印書館辭源等等。

六日，起來已不早。在左近吃大餅兩張，炒蛋一盆，芡菜湯一碗，可皆口，止小洋二角。閑游隆福寺，還有許多如大阿福的旗女往來。買些脚刀等。惠卿父子又來長談。

七日，午尙未起床，叔方攜來蹄胖一碗，饅頭三十個，駭得我無手撒籬，只好留下。同去東安市場吃飯，又吃茶甚久。他去同看了慕韓等。我獨往天橋，要買文火爐一隻。夜至青雲閣，遇孫聖伊同慕藩及薛某等回寓。惕生已從天津來，言中山病胃乃實事。

八日，早與惕生同去東安市場吃東西。他去看李思浩，我囑他必要薦叔方做財政部秘書，他應允。忽起大風，午後倦極而睡。上燈時，惕生回言李思浩出門了，一切事皆與章佩乙接頭；我舉叔方，彼似極贊成。未幾，揆伯來言，已見過葉恭綽，他也要一人常同他寫寫應酬東西，大約請叔方在秘書上辦事，月薪二百元，先要叔方去見見。一看似乎兩着，倒躊躇起來。倘財政部能補秘書，那更好了。看惠卿之意，二百元不甚稀罕，所以明日去商量再說。

九日，早十時醒來，惕生已出。我即寫此日記，將饅頭蒸蒸，弄一碗蹄胖，半碗付入字麓。又要去

買一碗雞，配了兩瓶茶葉，送去。甚矣，應酬之爲害！

我既曉得王宮是看不到，報是我決不高興做的，因尙無影響。此大學生已有幾個來，借獻書法及謀事等等，又一是非場。工業學校是說不到。本想馬上出京，恐爲汪精衛老婆所笑，笑我無常心，只好忍着，仍作北京生活。惟此番住着的房子好極了，恰恰英文獨修書的料頭全帶，大約可以動手了。

京中每元換二千七百五十，大家說百物皆昂，然以錢價比例，也未十分昂貴。且有些東西，仍廉于上海。

惠卿不在翊教寺了，住的叫前紗絡胡同十五號，八元房租，五間好屋，倒也不錯。惟他自己呢，本不必說，就是他的世兄，不知如何是好，並聞他的姪，他的女婿，皆需謀事，正麻煩他老人家了！

十日早與惕生同在東安吃茶。（爲看報，或爲飽肚皮。）下午同去石曾所，遇徐季龍顧孟餘。又同往西城看保定黨人出宣武門，惕要印片子；又至青雲閣吃茶。

十一日早惕生又去候李思浩，彭濟羣皮海寰來。夜間去吉祥胡同，彼等高興立一中學，丁巽

甫言，尙能借到東廠胡同黎元洪宅，尤美。我因數日內黎在天津，好像狠與孫汪等接近，又因石衛青等素爲黎所善，故我卒然允函精衛，試戲言之。（不料精衛當了大事，自云於黎尙無此交情，且揣度情形，無異向哈同借花園，恐太滑稽。然殉我等之意，姑請李印泉說之。黎答曰：「倘朋友如石君等借住，馬上歡迎。作學堂則不可，我將不時回京也。」余接書，發一軒渠。深夜又造皮宅。

十二日。午惠卿在六味齋請李思浩章佩乙銀行潘某嚴仲珍叔方惕生及余，余不願往，恐情形如同一班措大，軟請財神。諷惕生同至館門，余推之入，遂逃去前門。後聞李未至，章潘等皆盡歡而散。午後與叔方惕生又在青雲閣一座。

十三日，早與惕生至中興茶樓，遇馬幼渙陳佩忍李志雲看叔方。因惠卿昨日欲卽筵爲叔方謀財政部印刷局長事，叔方不懌，以爲此種天鵝肉，太覺滑稽。三人同在近處小飯莊小酌。

十四日。早，衛青鯁生海寰通伯來，談久，卽去近處小飯店（注意小飯莊者，聚商之類，小飯店則尤下矣。）吃飯。夜與惕生在東安茶食。余獨去王法勤家開國民黨執行會。因要派人至北數省宣講國民會議。本處精衛擔任訓練三天，彼託余代。

十五日，下午三時到北大教室開訓練會。夜教育部國語同人如黎錦熙陳仲平等請吃宣南春。

十六日。皮海寰丁巽甫來談。上午三時又開訓練會。顧鐵僧來看我，未遇，一報謁。夜出前門。惕生之學生王夢青者來談，至夜深。

十七日。早李聖章潤章陳頌平皆來談。午後仍開訓練會，派定人數完畢。晚孫岳宴客中央公園。今雨軒。彼適有要事赴保，請劉汝賢代作主人，到者皆政客黨人，大半食一兩菜即去，形同妓女之飛座。土頭土腦終席，止我與惕生石曾等數人。富家一席酒，並不終席。彼此酬酢無虛日，可嘆！夜深又看叔方一談。

十八日，早送現代評論稿與皮海寰，日間來客四五人。

十九日，早與叔方期石達子廟，同就大甜水井胡同看葉玉虎門者云：未到新寓。又五里，趕至西城。在途笑語叔方曰：「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叔方微笑。余實感洋車夫之直跳而前，形容奔走之途三字，不禁莞爾。至則葉不在，遂各散歸。下午沈睡。晚與惕生同至石曾所，有日

本二人來，似黨人，亦似偵探。余與談英語幾分鐘，彼此皆不能暢，乃去。

二十日早石曾來，同車入神武門。門西小屋卽所謂委員會辦事處，有鐵箱一具，乃攝閣時代財部發出費用二千元，用五百元買此箱也。因溥儀取物出宮時，在彼之舖蓋中，搜得王羲之快雪時迹晴墨（卽三希堂所藏之一希也）用鐵箱保存之。會員到者二十人左右，委員外，有監察員六人。內會聘者三，余與莊思緘、張溥泉也。官派者又三，警察總監，北京地方檢察廳長，北京教育會長是也。本日思緘亦到，已五年不見矣。至北連房溥儀之汽車房，作爲會場，議定點查規則。散已正午。歸與惕生就食東安樓，同候黃膺白，未遇。歸寓畫清宮，在會借得也。夜楊杏佛丁在君適之來談。

二十一日，早晨九時到教育部開國語統一籌備會，已一年不開會矣。今日余主席，通過議案六則。會散，卽與座客同至汪一厂家午飯。又回寓睡，夜通伯等六人請客於東興樓，赴之。客有安徽新來之英國同學三人，又胡適之等，連日不得好眠，忽在車上傷風（亘一月未愈，但身體甚健好）。

二十二日午後又進神武門，集前日之會場，議定查點清宮日期，到者三五十人。忽警廳送函

來；言奉內部訓令，執政府祕書廳傳執政命令，囑停止點查，會場皆起反對。所持理由，會中保管已一月半，倘不點查，接收者詭云空無一物，如何承當？余言：即係賊匪搶到之物，亦能由律師請當場點查，方能定罪。若既由攝閣命之保管，今乃止其點查，是待罪犯所不如矣。無理之亂命，應當駁反，遂全體議決，送還內都公函。明日先請會員參觀宮室內各處，作點查之整備；後日開始點查。夜與惕生就食東安市，余定印李彥青照片，赴前門取之。順便至東昇平洗浴，遇楊子旻，在浴室久談。

二十三日早揆伯來。因今日參觀清宮，允有四五外客可介紹同入也。石曾亦到，遂偕揆惕同車往宮。至則惠卿父子與叔方已候神武門外。進門至辦事處，陸續客來，如柏烈武蔣伯器于右任等，約三十人。會員三十人，一點半由警察四人兵四人，領了一同由西邊宮牆夾道曲折往南，抄至隆宗門，遂達乾清門外；門對保和殿之後階。由乾清門西，所謂內右門者，入看南書房，上書房，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遂達御花園。園中樹木奇古。園之後牆即順貞門，倘開此門，即與神武門數十步對峙。不開順貞門，亦謹慎之意。故甯可每日進出，歷曲折之夾道，約一二里之遠也。園內養性殿，即英人莊士敦每日教授溥儀英文之處，彼當時必出入順貞門也。惟此處窗上有白疏簾，洋氣十

足，由窗窺之，西壁書架上有餅乾四匣，方在黃袱中解出，匣尾猶留袱內。最北峙於假山石上，正當順貞門東城牆之御景亭，卽十二年九月景山開放，溥儀夫婦及其夫人之弟（約十二三歲）執遠鏡窺視遊人之處。今則物是人非，當日在煤山望彼之人，亦登彼所立之處。（破舊不堪，惟遠望尙亭亭耳。）在亭後，砌成爲余等攝一影。出御花園，又至延禧宮，看未成之鐵亭。到承乾宮魚藻堂，看二三十缸之金魚。據說有成豐年間之魚，則當呼之爲魚哥，其價值可至三四千元一尾。（指古且大者。）又退至內右門旁，看御膳房，污穢不堪，想尙無忠信堂福壽堂諸大飯莊廚房之潔。有人云：曾得飯食賬一冊，內開小月用醬一百九十斤，大月則二百十斤云。又由乾清門外至極東，看所謂九龍碑，卽玻璃盤成九龍之照壁，北海中亦有是製；至此已四時半矣。依章共出宮，所看者皆中間正屋，屋皆封鎖；惟走室外，已大家筋疲力盡。所有東西十二宮，及東偏殿，尙有十分之七，達封鎖不能參觀。溥儀夫婦所居之養心殿儲秀宮等，皆不得往看。今日思緘來言，昨晚龔心湛請彼往談，言：「你是我們老朋友，何以亦反抗？且請寄語吳稚暉等，政府無惡意，不必力抗。」思緘言：「不合理，自不能承認。你知道稚暉前與陶子方交涉，彼皆又硬，又能問執人之口，彼亦非妄鬧也。」余爲解

頤。出宮與惠卿父子叔方揆伯同吃四時春。二時遂偕揆伯叔方至交通部，候見葉玉虎。揆伯領余等至技術室坐，有施秉之、宋蘭佩等皆相識，室內甚熱。揆伯時出時入，余與叔方只好殭坐。熱到頭昏腦脹。余又掉古文觀止曰：「雖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相與粲然。叔方頗倦，又殉余意不能去。余亦殉揆伯意不能去。揆伯則彼亦有校事接洽，直候至晚七時，若非揆伯知內情，斷無人爲此時衙門尚有人者。聽差報揆伯總長已到，同出技術室，見院內車馬縱橫，皆候總長，未敢散也。入總長室，總長方與貴客延接，坐余等於東廂。揆伯則自入內，約一刻，以爲總長將傳見。不料總長施盛禮，自造東廂，並道久候之歉。此所謂「相公厚我厚我」。談清室事，彼云：「執政並無阻撓之意，前日之停止點查，係誤會，現已撤回。惟欲多派國務員幾人，耳目較多，亦彼此皆便，請善爲疏通。我亦本派在內，我則不願招此麻煩。今日閣儀，派章行嚴、龔仙洲、馬叙倫、林建章四人。」余說甚好（然後來告諸石曾，石曾堅不允言：「彼若善意的商酌，不要說四人，卽十人亦可。今彼用惡意相向，偏不允。我們已請警察總監檢察長監視，又各部衙門本請助理員各二人，難道還不夠監督麼？彼總長便與人不同麼？彼等豈能天天到，倘派代表，與已派之助理員何異？疊床架屋，直無理取鬧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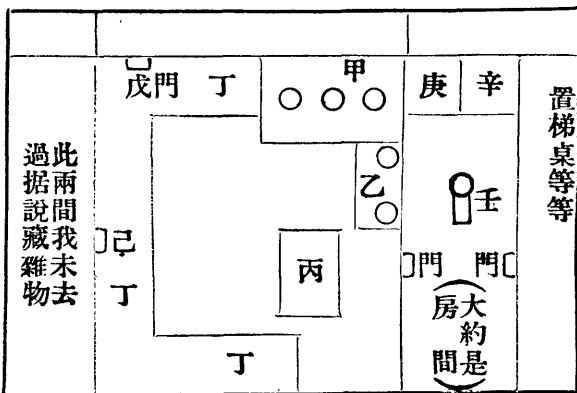
所以至今總長四名加入，迄未實行。石曾與鹿鍾麟等之意，甯可聽彼解散，鬧一小小風潮亦好。葉又與叔方談久慕等數語，遂別。

二十四日，早八時與石曾、惕生、徐季龍同車出平則門，三十里至五里屯，又換騎驢子，走七八里，至天泰山（或作天台）。一廟在山之深處。至則馮煥章着灰布棉袍，老棉鞋，已候於山門。曲折同至一客室坐。馮云：「民元此廟止十數間，破屋，今則金碧輝煌，已四五十間，老和尚至有能力者也。」余爲設便等飯，四碗素菜，兩大盆花卷，彼則已飯矣。飯罷，同上後山，數百兵丁方爲山坳小村之人治山田，用舊日所見湖南山田法，層盤而上，全山皆已盡闢。又從五里屯入山，亦廣道修整，皆彼之兵爲之。兵携石塊來，主客共席地坐，縱談約三小時。既而又來參謀次長劉汝賢，議員王倬勤、孫岳的參謀長王勇公，馮之身軀偉大，肌肉結實。如彼壯健之容。生平少見。陳頌平前告我，馮率兵搶塞永定河時，彼能負土三百斤，抵兩兵之力。今見其人而益信。有如此精神，所以彼能慮周藻密，細大皆治。在山半有大石三方，削而平之，彼自書楷槎大六字刻之，曰耕讀，曰淡泊，曰靈境，字亦雄健不俗。彼不大言及時事，惟言埋頭練兵者，再則亦情見乎詞。兵權固未肯放手。言及洋人，必曰鬼

子；則言我兵不打同胞，鬼子則願與一決。彼述彼兵副目以下，不准帶手鏢。每人袋中不准多過一元，多則囑寄家，或存銀行。所述三十餘條，皆津津有條。歸途，惕生獨曰：「馮煥章善理財，此真別具隻眼。馮出自一兵，能有今日好處固多。第一則用財省，且當彼之崇儉，非以矯飾實節用以成其業耳。半月前陳頌平告我，人言馮玉祥亦愛錢，取趙倜藏金四五十萬，實有其事。惟彼軍財政公開，所取之錢，付予軍需監，五六年内政府常欠餉七八月，彼乃添兵至四五萬，皆以取得他人贓款爲之。目前敲出李彥青等之錢，亦供添兵之用。陳言不知何所據，然以情理論之，陳言可信。彼兵皆肥碩年輕，笑容可掬，衣裝厚煖整潔，非化巨款，何以能有五師十三旅之衆，一律如此？彼得吳佩孚截京漢路款二三千萬，得政府補助，又以千萬計，乃至開赴山海關寒衣不周，豈洛陽不過冬耶？話正針鋒相對。又如趙倜藏款，據云皆現金，拾四五十萬人現金，必需至少一二百人，豈有大帥將巨金向府上送，却穿了灰布袍子在人前矯飾，兵丁不匿笑，能愛如父母，怡怡如子弟之服從乎？總而言之，馮玉祥用一錢，抵得過人用三四錢。彼兵之嚴正慈良勤奮，我於南北未見有其對。倘馮軍狀態能常此不變，真可愛之國軍。愈多愈有益於國家前途。馮之頭腦，確已夠日本維新人物之頭腦。吳

佩孚挾十六世紀之頭腦遇之，如何能敵？且此公沈勇陰鷲，真所謂冷突狗一隻，又非吳佩孚驕之比。車至城中，在西單牌樓與楊生同吃夜飯，又就叔方處一坐。

間二 間 四 凡 間二凡間一



(說明) (甲) 卽三大鍋，(乙) 乃巴斗大的青花磁油缸二隻，有架，若油店售油之式。(丙) 有一宰牲之桌，據說日殺二豬，王國維言他在南書房，常乞肉食之，至美。(王言亦傳來者) 余不甚信。如其天天豬宰，必血迹滿地；現在並無其迹，亦無洗濯痕。甲乙丙旁並有燒火具盤孟秤刀等等。(丁) 皆低坑，據說吃肉時皇帝坐南坑北向，王大臣西向就地坐。(戊) 懸七仙女及皇媽媽奶奶像。(己) 懸關帝像。(庚) 有坑，雖無被鋪，疑卽大婚日帝后共宿之地。(辛) 亦有坑，庚辛之上，並有矮閣，奉有神佛。(壬) 此處放王莽嘉量。(另有紀載)

二十五日，昨日清宮已開始點查，警察廳總監未到，將以消極抵制。今日不理他，彼亦派代表來。所謂段政府，已完全隱忍矣。下午第一次與點點坤甯宮，坤甯宮即皇后所居之正宮，宮九間，繪圖如右。所以有鍋竈，即因皇后主中饋，這裏是天下第一家。此宮亦即第一付竈頭之意。新年賜王大臣在坤寧宮吃肉，亦即留客在內廳吃家常便飯之意，深爲可笑。廚內三大鐵鍋，約有常州天甯寺飯鍋尺寸，西邊南向懸七仙女像，即在長白山下河中取得朱果有孕，生努爾哈赤的始祖；祀之，即祀十八代老太婆之意。像下有綢製女像二，約有三尺長；一穿紅衣者，有一警察說是皇媽媽；一穿綠衣者，曰皇奶奶，大約即燒火老婆婆之意。據陳去病君讀滿洲四禮考，載坤甯宮祭祀甚詳，此二像乃萬歷時奶媽，不知有何因緣，得清室陪祀，余未問及，西壁懸帝像，亦不可解。

二十六日，下午又至清宮，在乾清宮點書。乾清宮九間，正殿三間，正中爲寶座，上有光明正大四字額。順治書（大約代筆，好像孫文體，甚有姿態，絕不莊重。兩壁有長檯，上置圖書集成，屏後亦置圖書集成，共三部。

二十七日，上午請揆伯做代表，仍查乾清宮，下午余自往，仍查坤甯宮。查西壁兩櫥，皆係燭台

祭器鋪墊等等，燭台等皆刻鏤甚細。查點時，兩三人動手，口報名目，一人登簿，一人寫票簽，一人繫貼，又一人記載雜事，如品物貴重與否，如何安置等等。三四人袖手監視。又警察二，守兵二，亦協同監視。凡檢西壁，同組（即合以上各種人曰一組）之人咸聚西壁，不准向他處走動，亦不准一二人獨進退。如遇貴重及奇異之物，即由指定一人照相。

二十八日，下午會中許多會員介紹朋友，入宮內參觀。余亦余夏霆軒等數人，共約五十餘人，參觀各處仍與二十三日所至無異。夜間丁庶爲爲王星拱程弢甫等請吃番菜，余亦往。

二十九日。一日在清宮，上午仍在乾清宮點書，下午仍在坤甯宮點櫥物。夜間曾至張少和處一坐。

三十日，上午仍至乾清宮點書，何以三部圖書集成，必連點旬日，因彼每十冊或八冊貯一紅木匣中，欲每匣開看有無缺少，故不能不遲。照此種點法，原定六個月點畢，現恐三年亦點不完。儘管每天分六組，分點各處，亦恐至少要一年工夫。下午請通伯代表點坤甯宮。（惟監察員不能不到，不到亦需請代表，故請定數人，各代表了幾個半天，庶可另做他事。）往前門代惕生買馬掛。夜

惕生去開封，余至中央公園，石曾因欲請馮軍築溫泉馬路二十里，故宴宛平縣知事及馮軍營長，請余陪客。

三十一日。上午請丁巽甫代表查宮。下午因有謠言，說孫文來時，有人要與精衛搗亂，（完全謠言）。故我也去歡迎孫文。到車站，止十二點，說是一點來，直候至四點半。歡迎約兩萬人，皆凍得垂頭喪氣。軍警則列隊，時作頓腳取暖。孫到，余至青雲閣吃茶點。

十四年一月一日，早起惠卿叔方留字，囑去中興社吃茶。許久，獨與惠卿至石曾處，未晤，余遂歸。擬再繪一清宮圖寄仲英，未成。至大同公寓，送一副及九宮格四包給店主及小夥，因每至皆殷殷相款也。夜與惠卿叔方同吃小館。

二日。早點乾清宮，屏後有木箱，大小不倫者六七。不料開看皆寶物。據丁巽甫言：三十一日所點，皆玉如意，又有兩寶。（皆乾隆之寶）。今日余所點者，如缸盆如飯盃大小之玉水盛五十餘事，白玉青玉綠玉皆備，雕刻各種花色，精緻異常。據我估價，有值一二十元者，有值五六百元者，所點一箱，足值五萬元。其箱係木板所釘，塞空皆破紙。上有宣統二年，小黃紙封條，既非合理之貯藏，又

不像進貢；未開箱，（器上多半有乾隆雍正年製篆書。間有御題詩文。）何以如此裝置？大約必係預備偷運，或者已運去不少，此爲剩餘。終之看了如許寶物，決不願再購小玩物以炫珍貴。因無論如何豪富，終不敵彼之多如瓦缶棄擲若不顧惜也。卽此破木箱之物，所稱琉璃廠火神廟等之古玩店，已絕不見有同樣之品矣。下午點坤甯宮，卽點上圖房間處。最貴重者爲王莽嘉量，約有三斗米大，銅綠蒼潤可愛；篆文甚多，有榻本，錦袂成冊，有御題，有詞恭題，冊量架抽屜中，估價此量當值二三十萬元也。四壁有畫軸，有蘆塘柳塢一軸，款高不能辨，大約芸軒見之，必稱還好還好。（畫幅書籍到處皆有，其總匯處亦有數處云。）送徽章與邵成，請他每星六星一代表往點，才能騰出工夫寫信理報等。卽在東洋夫人小屋吃便飯。夜至石曾冢，晤精衛夫婦。

三日。睡到下午一時；接上海來報及信。

四日。上午畫清宮圖，有兩處招宴，皆未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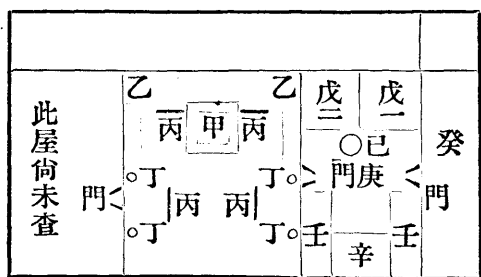
五日。劾成查點畢，下午五時送徽章來，同去東安市場吃晚飯。

六日。上午至清宮，下午通伯代去。夜間國民黨開會，討論善後會議應加不應加，主不加者多。

數。

七日午後因昨日宮內發見竊物之事。(宮內但有內右門可開，有兵站崗，必成組乃許入內，一二人不准進出。然宮內却留有老太監一人，與其跟人二，住南書房。)又承乾宮有金魚三十餘缸，仍留向來看護者四人在內。此四人居然扒牆往天穹寶殿以南之破庫中竊物，前日在夾道中行走，爲兵遠遠窺見，卽去截住。詰他：「此地非爾所當至。」彼言語支吾，搜其身，舊長衫內華衣見焉。往搜其宿所，有贓物十二包，玉器銀器衣服皆有。審詢之結果，四人中三人皆同犯，已扒牆四次，衣則着中間，小珍物則藏袋內。混出神武門，已賣贓與日本人得千餘元。經此小警，遂將金魚送出宮外，安放從前委員開會，溥儀前放汽車處。宮內之人一齊逐出。然有教育部中人言，新近已有人伏太廟中，挖牆挖到午門，歷史博物館，幸所挖處無要物，恐宮門深閉，也有挖牆情事，故擬此後每週派一組人巡游一二處，下午余卽隨巡游之組，往看寧壽宮等處，牆壁鎖封，皆無毛病，但是這件事情，要算麻煩已極，幸而宮牆之峻高，牆頭套數之多，決非尋常賊匪所能侵入。惟宮殿繁多，占地寥闊，品物之富，真不可思議，終竟保管之難，已達極點。此次看魚人所扒之處，(已入一宮，則隣院

之牆較低，且該處適係破敗，故能扒越。已爲屋頂滲破之舊庫。然竊出之物，余目擊者，竟有斬新法蘭絨褲掛十餘套（褲管竟已用挖洞及洋鈕）又約二百元一個羊皮統子之藍寧綢皮袍兩件。甯綢之好，皮毛之輕長，簇斬全新，竟在此極遠極破之庫中，究不知何人服御。（疑係內監）失



竊後，開封入查，約有箱子一二百，止開二三，已有好衣若干。被賊踏扁之銀盃亦三四，玉帶頭之類亦二三十件，其餘一二百箱。又不知何物，故我瞎想，卽宮內便衣，亦將開設一二十家大衣莊，綽綽有餘。因見會中報告溥儀取出之衣物，動輒皆八十件一百件一色之物，今日檢查寧壽宮各處鎖封，約見二三十處。從窗內窺見，皆貯物極多。有景乾清宮圖（甲）寶座，約二丈見方之矮方臺，中設御座御案，四面列寶瓶等。（乙）卽置圖書集成。（丙）四面大插鏡，紅木雕龍架，約一丈四尺高，七尺寬。（丁）天球，星球等。均拷栳大。（戊）兩個夾室，與坤甯同，惟無坑，在戊二內祀神佛，戊上有閣，曰東煖閣。（己）一玉盤，圓徑有最大圓桌

面大，厚度有桌高，下承以紫檀架。（庚）大鏡（辛）坑（壬）對直兩大櫥，寬二丈，高二丈五。（癸）套間，置黃轎等。

新閣，共七間，滿壁皆紅木紫檀之架，若五十部二十四史排列而成，初會中以爲書籍，今日余細窺，見匣上刻有題識，則係宋元明磁器等，度之可三百事，假定平均萬元一具，卽三百萬也，真正說洋話。

八日，早北洋大學劉校長偕一何某同來，忽要約我去做北洋國文教務主任，財運不通，只好辭却。午後仍點乾清宮。在圖中辛坑上，列有御製詩文集（順治至光緒全）有小几，文具外有寶一，綠玉者曰：「古稀天子之寶。」另有方形草鞋底大綠玉片，刻就御製平定土爾扈特文，盛京賦等，共七種，每文約刻玉十二至十三四片，兩面刻字，中有五篇，皆有注語，言「每篇爲庚子聯軍各取去四五片，一現惟兩篇完好。另列紅木箱五隻，中間三隻，大如戲箱者，皆空，大約內藏之物，或爲聯軍取去。兩旁兩小箱，尺寸好像大馬杌者，每箱藏瑪瑙盆盃五格，每格如飯盃七寸盆大者則十四五件；如海碗洋盆大者則七八件；雕工之精，或薄如玻璃，亦希世之寶也。夜先在石曾處，與精衛

杏佛談賠款事。歸寓，惕生已從開封回，包志拯又來談蒙邊事，至夜深。

九日，上午與惕生談話。下午入宮點南書房，僅有一大間有物，皆書籍，無特別貴重者。目錄上有宋板數部，大約已爲遺老羅振玉等偷去。送徽章與劭成，詣叔方處，歸來少和至，同去荊仲寓。夜深包志拯又與中山連襟孔容之同來，久談蒙情。

十日早起甚遲。惕生赴西山，夜頌平來，要求石曾在俄賠款內，補助教部八附屬機關，如國語統一會，天文臺，歷史博物館等。

十一日，山東學生王殿瑗來，同至師範大學，開一科學同志會的談話會，至宴賓樓吃茶。下午又沈睡，夜間吳玉章，馬覺非皆來。

十二日，上午在中興樓看報吃麵。交通部有信轉叔方，因我不在，未交下。

十三日，上午仍往清宮點南書房，取出宮史十四套，存委員會，於點查有益也。下午叔方來，言交部已直接送信去，乃參事上行走之委任狀，賞洋一元。

十四日，鄧孟碩來談，又至石曾處，汪夫人等邀我游溫泉，辭之。下午點上書房，其主要處已點

過，余未與。今日點過道處，有書數架，固有二十四史，御纂七經之類。然又有有養雲山館試帖，太上感應篇，二十一史約編等。坊本不全之四書五經，亦有好幾部。上書房者，王子讀書處，大約此等破書，尙是道光時所遺，弄得一身好灰，出來時面目亦與煤鬼相等矣。晚又至叔方處，留吃炒飯。

十五日，午前黃攻素來談，同至中興社吃飯。下午回看鄧孟碩。晚間又在石曾處開執行會議。十六日，上午點上書房西套間，明板書甚多。且上面坑上有三鑲玉如意一大盤，約二三百支，大約從前皆以賜人者，現不甚愛惜，閣於坑上。下午點乾清宮，卽上圖戊一夾室，東壁架卜每格有大小木盒十許事，中皆藏至貴重之玉器，有綠玉盤三隻，皆面盆大，作珮翠綠，薄而透明。又有綠玉刀兩把，有一尺四寸長，彼題曰：「赤刀。」各器匣大都雕有御製詩文，真正玩物喪志。照這種玩弄寶物，那裏還有功夫治國？所以得見寶物甚多，不惟不歎羨，且笑區區富家買了數百件珍奇，自以爲豪，真可憐可鄙矣！上圖壬字櫥內，除實錄等以外，尙有御製手卷十許箱。每箱數十件，乾隆康熙爲多。大手卷有二三尺長者，小手卷有指頭大者，皇帝之好玩，直與小孩無異。有字有畫，亦有當時名人之畫，皆與御製有聯帶關係者。此種箱內，並非收藏名人書畫也。莊思緘云：「他前年曾遇有

偷出之小扇面，比洋錢略大，二十餘頁，要賣八百元。」惠卿云：「他曾買得八頁，在東洋賣四千元，此種小玩意兒，乾清宮千字處箱內甚多。惠卿嫌室小人多，已獨遷至叔方近處五族飯店。晚與叔方同造談，余又獨出前門一次。

十七日。傍晚有護兵來携惕生行李至旃檀寺，擬明早與馮軍旅長王某同赴宣化閱馮軍，因馮玉祥新聘惕生爲彼軍之「檢閱使」，（說說笑笑。）擬先到宣化，次至張家口，次至綏遠，回來再看北苑之兵。夜送惕生至錢孟才家宿，便於上車也。十二時余歸。

十八日，起極遲，頌平來談，惠卿亦一來。最後張慰西至，談久，又同至開成素飯店吃晚飯。別張後，又至五族店與惠卿叔方久談。

十九日，起甚遲，作駁郭文一篇，送京報，途遇曹亞伯等，同至青雲閣吃茶，遇孫聖伊。夜間有數人至，惟黃攻素來談無聊之國事，頗可厭。

二十日，上午與惠卿同入宮，會中聘惠卿爲專門顧問，聘書昨日才送去。同查端凝殿，所查皆御用帽子朝珠等，帽子略有貂等值錢之物，朝珠大約值四五千元。乃於一黃綾小帽籠中，發見溥

儀先生辮子一條，有黃紙條曰：「宣統十三年閏五月初三日上交來辮子一條。」黑且粗，惠卿已有詩紀之。下午莊思緘來言；近來溥儀又上書段祺瑞言：「優待條件將自動取銷，攝閣之命令，彼不承認。」並要求取用物件。袁珏生並對莊云：「吳某我們也見過，請他讓「上頭」（遺老呼溥儀之稱呼，不曰上，而曰上頭，語稍替矣。一笑）取各物去。」真倒楣！關我吳某什麼事？大約彼中人之目我，亦如我們之目羅叔蘊矣。最近聞日使館中仍懸南書房軍機處牌子。一日段祺瑞遺教次馬叙倫去見溥，止於南書房中見羅，後羅語人曰：「今日有姓馬號夷初者，突來要見上頭，一何可笑！上頭豈輕易要見便見者？此亦妄人也已矣。」羅實認識馬，故馬擬再遇羅，即問尊姓大名；問訖，將大駭曰：「羅某聞已殉節贈文烈諡法矣，今尙活耶？」以調之。下午與惠卿同點乾清宮戊二夾室，架上之物，大都已失。其木匣二三十，丟置架頂，略有十許事，亦皆珍玩。有寶三，曰：「咸豐御筆之寶。」玉最佳，又二寶已忘其字，玉亦佳。另有大木箱一，中貯金絲所織萬年如意六十支，從甲子至癸亥，六十花甲俱全，每如意金重十八九兩，約金一千兩。至吉祥胡同，皆不在，惟見仲英的三少爺及二小姐，又至石曾處一坐。

二十一日，早在石曾處，會見博泉等十餘人。下午聞溥儀果要取物，然徽章爲丁巽吉取去，相期神武門前，竟相左；趕至吉祥丁寓，伊未歸。幸皮宗石借我一徽章，入宮取物者方至養心殿未出。候至五時，一行人從內右門出，鹿鍾麟介晤龔心湛，叙舊情，不勝謙恭。龔又介晤寶熙，今日遣來抬物者三四十人，候於隆宗門外。結果止取得書籍十餘套，黃袱所包雜物一包，貂帽一隻，約明早再來，夜余約南湖同入宮。

二十二日，早入宮，惠卿思緘亦來。未幾，清室耆齡等至。龔仙舟遣參事周學熙之子明泰代表，同至養心殿後殿取衣，皆皮衣，共扛去兩大箱，四五大包。下午寶熙亦來，仍至養心後殿，仍取皮衣，共扛去兩大箱，又三小箱單夾衣，又五六大包皮衣，又大筆一大箱，大約貂袍有二百件，廉者每件二三百元，貴者當二三千元，卽此一項，已值二十萬元。其餘玄狐白狐青狐海龍金絲猴毛等，又不計其數。狗皇帝真可笑！看了這許多，想到有人有了貴重皮衣數十襲，卽沾沾自喜，一何可笑？寶熙等皆笑逐顏開而去。可憐溥先生，卽此一項，已足挾了二三十萬金，到外國去一生快樂；然那班奴才，決不放他如此舒服，彼等乃專爲元旦而來，不日將日本使館的要人，及遺老陳鄭羅袁之輩，皆

賜貂謝恩，一散而空。尤其是「挨里牙篤，古柴伊埋斯」最受實惠也。夜獨去東安樓吃茶點，晤吳松雲先生，彼已略健，可間日出來坐茶館矣。惕生從宣化回。

二十三日，起甚遲，至東安吃鍋貼，又吃牛奶。夜在西單牌樓吃餛飩畢，乃候叔方及惠卿父子，同暢談。今日有七八處來邀吃大年夜飯，皆謝却。

二十四日，起來自煮元宵等，與惕生同食。同去虎坊橋看劉允臣，同至琉璃廠海三村叔方惠卿父子（劬成小湖）皆先在坐。久之惕生去，又至火神廟一走，遂別。五時余歸，惕生又取行李去。今晚宿其女處，明早赴張家口，夜有美專學生二人邀演講，辭之，乃寫畢以上日記，下午回寓，過大柵欄。見一程豔秋戲目，出五角一觀，這是第一次又看老戲，肉麻之至。

三十年前日記之一斑

十九日，昨日下午往紫竹林佛照樓客店街左郵政津局寄書。局中人頗和靄。夜與煒士暢談算數聲韻之學，伊所作測量儀器，甚精簡。伊又稱博文書院將延伊為教習，月二十金。其歸葬也，欲

令余兼攝之。早讀天文圖說，略畢。玩壬辰會墨三篇。煒士來，出所作蘇恭人墓表相示，余議其不合數處。伊約飯後携方侍郎集來。命余參酌，下午煒士來，過河，同測量鐵道側，測村屋一處，步底線四十步，以三角檢尺約表算之，甚易。又示伊心造畫格，法以斜行成橫格，大小任意，談笑甚樂。伊云那總辦處信已交閱，伊云尙待稟王制府，以不稟則見惡於制府。余知此行又成輕出，思當時戲約仲反，及穩就此席，遍語同曹甚可笑。然事皆預定，無足計慮。煒士去，暢讀方集，及日間所讀戒禮西禮二種，躁氣盡斂。欲參煒士墓表，就其意，若不相融，思別作而博笑噓。

二十日，作墓表，至下午稿成。今日陰霾，既而微雨，窘况與後况客况并思之。覺死活皆非，愁樂並無，欲哭也。此涕向誰人雪之？欲笑也。此境向何處覓之？有生三十三年，未有今日一天之毫無趣者也。晚煒士來談，稍暢適。

二十一日，晴，早煒士來。言那公已有命，教習一席，伊有人已待之數月，所有薦吳某一說，着無庸議。余聞之，早知之早料之矣，毫不覺奇。即與煒士同至電報學堂，晤教習徐印生，稽查委員陳一甫，惟壬石埭人，年三十許，談笑頗洽。飯堂中三下鐘，隨煒士至博文書院，約五里而近。其地清曠，大

洋房一所。卽盛杏生奏設之北洋二等頭等學堂也。總辦候補道王某，總教習洋人丁加立。賬房常州莊欣梓，煒士去看莊欣梓，余立近處土城上待之。想起此行，百感交集，朋友之憐我而笑我，家人之恨我而愁我。又在近日聽見了無算議論，知此後萬無吃飯處所，媚人不能，騙詐無術，貿易無資，所欠債款，何日奉還？思之思之，獨立蒼茫，無端感歎，不覺悲歌慷慨。有上城之鄉人來止，見其衣褲不完，面有菜色，相視之下，大爲慘然！朋友朋友，將爲爾續也！又重二三大人先生之延譽，十數良友之相愛，無數親族之體貼周全，誠天上有，地下少也。平日小不如意，動輒使氣，苛於責人，豈不作孽已多？該受此苦？姑言無聊議論如下：

一，余以爲往作教習，雖不能如東西之多禮，而所謂總辦者，亦必有體面待人之處。乃聞天津候補道之驕，異乎尋常，由下等人捐班者多。了頭做太太，其裝身分處，自然更辣也。就館者又皆流品卑污。拜跪習慣，故所謂教習，無異雇一匠人，且較輕褻，匠人尙有益于人，有藝可食故也。諭教習之缺一出，必求得硬氣之薦書，又擠排獻媚，技技皆工，然後能得之。又必上其著作，聽候考驗，然後乃用之。此凡館皆然，迨教習請定，乃具手本往見，自稱教習，稱之曰大人。烏乎！余早知作幕如此矣。

豈知教習亦然乎？

一、煒士博文書院教習館成，余親見某君者，向伊賀曰：「恭喜！恭喜！」余當時不覺駭甚。又可憐得館之難，爲衆人悲甚，又知自己皮氣，處館一事，總算割裂，不覺愁甚。煒士出，謂余作真言，明爾去代館，初一過去罷，余唯唯。出電堂門，寒甚，至此甚思飲，飲趙桂興，又談余所，夜儼呈都察院。

二十二日，上午敬作條陳。煒士來，同行河干，吃茶德成樓，夜讀國聞報。陳徐二君來談，聞膠州之青島，德人變起倉卒，未知所起事。

二十三日，煒士來，赴城內營務處看朱仲超紘。煒士內弟，二十七、八，新過班之直隸州知州也，不晤。走城東南荒地，見道旁有新阡，旁臥碑碣，又見有老媪執香將禱于墓，異之，察其碑，其一曰清故顯考劉老先師之墓，其一曰萬古流芳靈感非常，皆徑五寸大書。詢之老媪，則曰：此人生前爲病者祈禱，老師父也。余子爲官僕江南，十年無耗，將求老師父示靈也。碑立於光緒十二、三年，問其何以碑臥道側，墳無宿草，則曰：本葬海大道，今年該處讓爲租界，此遷於海大道者也。噫嘻，一巫也，儼然將血食一方矣！回租界，又茶于德成，談在外交接，頗憎此行。煒士亦喟歎良久，然余思之，言頗過

當，所謂不如意人，多怨誹之語，亦未免落套矣。夜徐印生汪仲全招飲于廣怡安，座間煒士陳一甫。夜聞膠州失守，並不知何故，談電堂，頗激憤，并談傅雲龍書，與其爲人，喟然而歎！

二十四日，陳一甫又招飲，作戒宴樂一篇辭之。下午寄書傅丞惠卿。又之火車路久坐，夜方歸。煒士上午來晤，卽去。下午至未遇，汪仲全陳一甫至，亦未遇。夜煒士來談許久，以簡馬相商。昨煒士給我五洋，行篋爲壯。今日聞膠事爲鉅野教案，德船二隻，謂章高元，率兵離營，否則將以爲敵兵。章不得已令兵他去，已仍在營。從今日起，永戒宴會，從今日起，永戒穿講究華服。夜在煒士處教伊簡馬字。盡通其奧，至十下鐘歸。

二十五日，上午與煒士同過莊欣梓約二三日間遷去。莊君二十四五，人頗能。帳房不特與聞外事，且與聞學生事，以一人兼之，頗勞。午煒士又往謁總辦王公，煒士此席，係王公特地采訪而延。尙算體面不至於掃地，然例須教習先謁者，教習亦下札子，本作屬下看也。學堂所造就，亦不過工作之才，欲望儲才爲國家用，難言之矣。吁，到了此地，又看煒士一面，不得不且去噉飯，權充教書之匠。天教書匠之名目，設立已久，至此我中國遂實有教書匠。午陳一甫朱仲超來，仲超忽發胖，不似

甲午鄉試時之面有菜色，儼然一貴人烏乎！心廣則體胖。余於上海見夏曉岩，亦面團團，儼然若三十年老州縣，見舊朋友，其氣概亦若東翁見老夫子也。居移氣，養移體，移之時義大矣哉！聞教案起於初七，係盜戕二教士也。未事，東撫未奏，已事，東撫奏參章高元，又請募五營兵對壘，李中丞且恐重得罪也。

二十六日，早未出，午過河看火車，既返渡，遇煒士於道，茶德成樓。傍晚茶罷，又遇劉開寶，伊從東撫張漢仙來。既別，與煒士同至河干。直督等正迎張公歸，車馬如夢。晚飯罷，煒士與劉君來。遇之途，同往新園茶，晤孫小槎、陶小雲、孫亦峯（前記童孫誤也）談久，併吃湯圓。孫公約明日同至國聞報館。茶次見徊城方幼莊，孫云：余本不能憶人號，惟貌俊者與妓女，則一問便記。最易忘者，得意之官幕也。又云：介之推，好名者也，人皆好名利二字，不得利者，遂從而好名。

二十七日，早過陶丈，未起。過劉君，遇之途，遂別。過煒士，不晤。早飯再過陶丈，遇之途。同造孫公久談，遂至國聞館。晤賬房姚子祥，主筆洪桂孫，回至紫竹林已昏。孫公邀飲，堅辭之。造煒士所，與焦仲起談。歸棧晚飯。至新園晤裘嶸、雷汪植、卿裘住和興南里，自國聞館歸。先過未晤，又在煒士所談。

并代收拾。因雪歸。閩章高元被誘執之。

二十八日早晴，至煒士所代收拾。至夜大雪歸，新教習國泰晤陳君所。二十許人。陳君年二十八。煒士本擬今日行，後焦仲起來信云：可遲一日。午仲超一晤，夜自雪中歸，忽念客况，篋中適敷二日資。倘淹滯數日，不免質當。後顧甚不聊生，癡坐許久，既而思之，愁亦無益，不如讀書作文，落得受用。當盡賣絕，何妨何妨，夜讀時文。

二十九日讀時文，午送煒士登車，午後陶小雲來談移時，汪植卿繼至。談許久，夜隔舍寓客湖北人，詢之，隨州籍，姓吳名國輔。號弼臣，辛卯同年也。年三十八，曾就董福祥文案館。此次携一僕至京用功，明年應考，在上海臨登海舶之際。一大皮箱被匪人冒去。中間銀二百七十兩，洋六十元，皮衣表飾，共值七百余金，身上止留得洋銀四餅。至津招熟人，覓噉飯處，同病相憐，不覺撫然。夜陳一甫又來談，頗致殷拳，月小盡。

跋山邱偶語

弄慣了講白話，剛才規規矩矩違了南湖先生的命，大膽的在寒厓先生的詩集前面，扯扭了一篇序文，便像猴子頑把戲，穿着紅襖綠褲好久，要緊把牠撕下了才爽快。現在這卷山邱偶語，看南湖先生的題詞，亦許我插說幾句。我對於詩集，止是崇拜得了不得。對這卷東西，乃是叫做愛玩不忍釋手。所以要說幾句話，贊嘆一番，非用我新頑意的兒，所謂痛快的白話，不可。

什麼叫山邱偶語呢？就是說，在死人堆裏，噉噉的講一頓子。最傷心的自然莫過於親戚故舊的生死永別。縱使天天的豪陶大哭，可以強烈的發洩着悲痛，但鬧得人家太兇，人家沒有那種情緒，反叫頭昏腦脹，莫名其妙。說是『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簡直就悶在肚子裏，便算了罷。這真像山邱無知，那裏會叫人知道世界上曾經有過怎麼怎麼的悲傷呢？所以最好是噉噉，款款深深的偶語着，叫人既不討厭，又能同情，不是敘述一個傷永逝，哀陳死的好法子麼？偶語即是耦語，又算雙關。簡直有的便仗着十許個字的對子，不必另贅一詞，已叫「映徹了九泉」比「瞎子吃餛飩」到肚裏去還要清爽。

挽歌是我們歷來傳下來，對着死人表記念的作品。變了對子，不像亂叫亂跳，尤其合着『哀

而不傷』的原則把每人一世，挽人的對子，聚在一起，做個總紀念，真是最便當，最周到的法子。爲何這種放在眼前，很有情緒的事，老沒有人幹呢？真是怪事！便是南湖先生替寒厓先生集起這一卷好頑意兒，起意還止是爲着寒厓先生的挽聯，真可算得絕唱，要留這好東西給後生小子摹仿；但無意中發明了一種關係很重大的紀載。從此誰的山邱偶語，一種種的出來，山邱裏便不寂寞；死人堆中，無異有了生氣了。所以我們對這小冊子，不但贊嘆寒厓先生的挽聯真好，而且贊嘆這種新花樣的記載，尤其真好。吳敬恆

寒厓詩集序

余不能詩，亦不好爲詩，故年二十有三，著學藉。適其時瑞安黃體芳，長沙王先謙，茂名楊頤，長白溥良，先後督吳學，建南菁書院，刻續皇清經解，振樸學於東南。講學南菁者，有南匯張文虎，定海黃以周，江陰繆荃孫，慈谿林頤山。余應選入南菁治學，第一日謁定海先生，先生銘其座曰：『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心竊好之。與無錫范蠡許士熊等，遂有志理前史，紀禮話，不暇爲詞人。同舍未成

年而所志同者，有上海鈕永建、永建來南菁之前二年，以十五齡天才，爲楊頤所拔。頤取永建所爲古文詞，邀番禺梁鼎芬評定，鼎芬尤禮重焉。厥後永建棄書肄劍，入湖北軍校，鼎芬爲校督，左右之甚至。時長吾曹舍者，爲丹徒陳慶年，慶年爲經師，柳興恩、姊子，能傳外氏學。慶年好談，常側其頭，唇翕張，格格笑不止。我等年少，往往慕效而狎弄之，彼亦不忤。我等所居爲詒字舍，各自以爲許鄭遷固聚此八舍也。其時院中彬彬文學之上選，產江南者，則有陽湖吳翊寅、金匱孫揆均、丹陽王英冕、無錫高翔、元和汪榮寶。其尙在童齡者，有無錫杜嗣程，籍六合而家江寧之田，其田才筆肆茂，年十三以神童爲王先謙拔食餼廩，意氣甚盛，頗跡弛。院之成年長德，皆爲詬侮。嗣程則秀拔俊整，不好弄也。產江北者，則有籍上海而家泰興之趙世修、泰興又有姚彭年。童子金鉞、世脩弟子，寬弱受侮其田，然鉞工李商隱偶體文，其田雖上規騷選，卓而成家，勿若也。敬恆所家無錫，時流年相若，談說文史，與南菁諸子上下者，則有廉泉俞復、丁寶書、顧蔭孫、裘慶年、昌年、曹銓及寶書弟福保、福保亦一奇童子，十四五卽通治漢魏六朝數十百家之文。後亦應選居南菁頗久。無錫諸人，每日夕，必聚市間茶舍，名春源者，據其一隅之晚紅晴翠樓，對九龍山暮靄，雜談訓詁詞章，至翫，輒引鄰座。

驚怪。當時隱領袖其間者，則爲廉泉。泉，壻桐城吳氏，其妻吳芝瑛。爲吳汝綸弟寶三，學者稱爲鞠隱先生者，愛女，才藻懿秀，爲當代閨閣詞宗。泉父宰山東，與泉外舅同官，廉吳兩家，皆好蓄書。泉芝瑛尤癖嗜，故泉家藏書，精本之富，甲於邑中。朋曹就鈔借讀，每無虛日。此皆三十年前事迹也。所謂孫揆均者，卽寒厓先生，爲是集作者。廉泉則南湖先生，因集刻己之所爲詩，並刻寒厓集，付余序之者也。寒厓先生之詩，余旣不能詩，如何能序其妙美？唯南湖先生謂寒厓集中詩，當比吾鄉之勝清作者楊芳燦，余竊不同意。因寒厓集，樸至清老，非蓉裳詩鈔藻故浮揚者可比。廉先生特以孫先生年少爲文，聘才獨往，英流秀耀，近似楊郎，故借評其晚年之詩，言傳世當如之，必非謂爲同值也。余雖不好爲詩，顧未嘗不好誦人之詩。余學南菁日，固名吳朧，命字曰稚暉，老猶殘存此字。名朧之故，因二十歲前，偶得謝宣城集精本，好其詩極篤，至取稚暉之名自名。於詩曾有如是故實。故二十歲後，不暇爲詞人，則有之；不羨詞人之能詩，則殊不然也。唯倔强不肯讀大官之詩，及詩名爲當世濫稱者之詩，所以於古止有謝朓、王維、黃庭堅、陸遊數人所作，時好誦之。因以品論當世，所取亦狹。吾近年以爲後之人欲在吾世求作者，謝王黃陸其人，唯有金匱、孫揆均、廉泉、長洲江滉、候官鄭孝胥。

而已。此余堅僻自信之說，果將如何？此千秋之業，非能以一二人輒是輒非之者也。孫廉兩先生詩之所造，亦在近十五年，始引吾措意，信其必傳。三十年前，數十詞老，乃止有兩先生之詩可傳，此余序寒厓集而不勝惘惘者。寒厓先生生長名家，其大父行以上文采照映，不必殫述，而建節開府，皆助在並世，先生甯能以詞人自詭？我華自甲午喪師，國勢日蹙，一介之夫，罔不憤發。丁酉歲末，余與南湖先生並偕山陰陶仁榮，就北京米市衚衕南海館，與南海康有爲談論國故，雖有爲言皇帝當爲公僕，心猶未以爲然。然知國事非可以考據記誦了之，則極豁悟。明年在上海，遂與元和陳懋治共約不復再讀線裝書，旋改定今名。因闕敬與恆，不足任已以天下之重，故命名以小箴。壬寅春暮，與寒厓先生同挈子女去日本東京。擬治歐羅巴之學，乃未及兩月，因上海吳慕良、寶慶、蔡鏗等欲以自資入成城軍校，公使蔡鈞例格不與送。吳與錢恂方爲湖北學生監督，說之不效。吳汝綸又說之，亦不聽。余與寒厓先生遂率同寓少長二十餘人，強桐城先生同造使署，堅請至夜半，不肯行。蔡鈞遂召日警扶余等出門，連日東京留學華生羣往譁詰。蔡鈞因曠日政府，以妨害治安之罪，罪余及寒厓先生兩人，捕置東京獄，流逐返國。警吏押余等上新橋火車，新會梁啓超特從橫濱來別解。

至神戶。復留羈守所一宵。明晨，送登神戶法蘭西郵船，山陰蔡元培，慮余等途中遭迫害，遂中輟其東遊，同舟共返。自是寒厓先生，亦改名道毅，其有任重天下之意，亦可知。顧爲學非盡人可能，而爲國則能者衆多，既不忍以能而無所用者與人爭爲學，復不敢以盡人所可能者與人爭爲國，是則雖無端而抱任重之志，正如古人所謂大夫繁憂，方有四而靡所騁也。余則二十餘年，僕僕海內外，不名一業。孫廉兩先生，亦至今窮老鄉國。清之季年，長白載濤良弼輩，方欲起先生等，任要職。南湖先生浮沈郎署，不之應。寒厓先生彼時方奇困，亦甯出關西行，任小史，丐食免死。但冀引彼輩日高，或挽回敗亡，所以仍取詩詞，與良弼吳祿貞等唱和不絕。良吳殺身之禍，皆未能挽救，而詩境却相引益深。此卽寒厓集等之所自產也。以兩先生名德碩望，清才閎學，僅僅使以詩集與後人相見，在國家爲大不幸。至於小己，正有可以自慰者：十年前余居倫敦，美利堅之總統羅斯福，挈其女漫遊英倫。其女所謂外交界之花，倫敦報界學界，爭歡迎之。羅女甫下車，卽問西朋斯德寺何在，彼將置百務，急欲先謁鄰尼孫墓。鄰尼孫者，百年內英之詩人，死行葬禮於西朋斯德寺，比隆於我國配食孔子廟堂。其詩就傳誦於美國人人之口，按其流品，正卽與陸劍南等同價。劈絲繡之團扇畫之

東海西海，妙年兒女之心理皆同。然則百年後，正有外交界之花，執寒厓集等而繡以絲畫以扇者，雖不得以豐功偉烈，範像九衢，亦奚憾歟？亦奚憾歟？中華民國建國之十有二年九月十四日，武進吳敬恆。

八大人覺經箋註序

吾友丁先生仲祐，自少卽具度世苦厄之婆心，故耽悅經史詞章之餘，窮研醫理，實際救人之患苦者已二十年。願雖每日求施治者衆多，先生得暇卽讀書，精篤特至。於學多所通，通必造其深。其著述若醫書，若詞章算術書，已刊行者雖極精博，尙僅所學之一斑。最近由文章之深妙，廣徵於哲理，由哲理之會通，潛心於內典。先生乃恍然曰：淺淺已人之疾苦，猶爲末施，而惟能澈悟人之迷妄，斯云大慧。今之同胞衆生，顛倒於四魔五欲，攪亂世常，卽自身亦同陷苦腦，藥之者其惟佛說歟？然三藏奧典，其蘊深秘，向日納氏箋疏，務暢玄論，不重訓解，所以詞理鮮通，難達經旨。先生乃發願以中土詩書箋註之法，施於梵經，並欲就漢魏古譯，先加釋註，重初源也。今註八大人覺經一卷已

成，殆爲先生度世之第一法身船，誰歟能先至涅槃岸？余姑序於其首，而與同胞之憶懷苦海者一商確也。民國七年一月六日吳敬恆序。

印度洋口占

涉海漫不似，盪空擬行陸；忽立山之巔，忽墜陵之谷。
萬岫縱遙目，實無魚龍戲；亦絕鷹隼撲，驕陽自炙膚。
浮雲積疊外，贖此一微粟；一粟含世界，世態無不足。
腰部居貴族，平民嚼酸鹽；貴族餘梁肉，一級開跳舞。
三級潔幃衾，四級委草蓐；草蓐何所有？蟲蟻走逐逐。
光昏氣尤濁，浪高閉左隙；目眇悲將哭，壁燈閃鬼影。
謔浪久寡味，喟唱不成曲；猝聞碎器聲，盆盎相擊搏。
搯水聲閣閣，客睡苦未穩；兩足麻繩縛，獄吏未知狀。
料知客囊慳，絕望行鄙薄；窮思多設禁，怒目時相矚。
奉以閻王號，

小鬼名餘僕。

君子謔不虐，

反嘲嫌太酷。

嗟哉亦人子，

同是陷黑獄！

半日滌穢廁，

終夜臥壁角。

笑顏媚羊尉，

簪敬遇狗督。

寡氣無所洩，

幸有客相屬。

暫亦使顏色，

兩月相持續。

客亦無所吝，

忍受贈少樂。

終古海內外，

到處成一局！

黃花崗薤露歌

嗚呼大名爭自娛！他人頸血購得來。——

黃花落，黃花開；

花開花落年年在，斯人一去不復回。

嗚呼論功行賞客！不記昔人頭刀推。

黃花落，黃花開；

花開花落年年在，斯人一去不復回！



A541 212 0012 92778

全書五冊——定價四元

不許翻印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總發行所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

書名	吳稚暉全集
作者	無錫吳稚暉
發行者	無錫方東亮
印刷者	羣衆圖書公司
出版者	羣衆圖書公司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印行

- | | | |
|---------------|----|--------|
| 中山全書 | 四冊 | 定價三元 |
| 中山叢書 | 四冊 | 定價三元 |
| 三民主義 | 一冊 | 定價五角 |
| 三民主義之研究 | 一冊 | 定價五角 |
| 建國方略 | 一冊 | 定價五角 |
| 中國國民黨演講集 | 一冊 | 定價四角 |
| 清黨運動概論 | 一冊 | 定價五角 |
| 訓政時期地方行政計劃 | 一冊 | 定價一角 |
| 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 一冊 | 定價一角 |
| 黨論 | 一冊 | 實價一角六分 |

中國書局

李佩蘭存書